俠笑江湖

上冊

朱哥 著
宗法白

傲笑江湖

上冊

朱宗法白 哥 著

金庸名者
笑傲江湖續集

傲笑江湖

上冊

朱宗法白 哥 續貂

皇鼎文化出版社印行

傲笑江湖

上册

朱哥
宗法白 續貂

李涼名著

① 神賭綠小千
② 酒狂任小賭
③ 快樂强盜
④ 淘氣世家
⑤ 江湖一擔皮
⑥ 夜遊神孫小毛
⑦ 天才混混

朱哥名著

① 邪仙陸飄飄
② 乖乖七小福
③ 歪哥甘國寶
④ 龍少爺的劍（撰稿中）

傲笑江湖

一 驚 變

上有天堂，下有蘇杭。

西湖位於浙江省杭州之西，舊稱武林水、錢塘湖、西子湖，而民間昔有金牛湖之稱；自宋代開始，通稱西湖。

杭州西湖的孤山，位於裡外二湖之間，一嶼聳立，爲湖山勝地。梅莊便建在一片廣大梅林中，氣勢極爲雄偉壯觀，但不失風雅靈秀之氣，彷彿世外桃源。

梅莊，乃是朝陽教置於江南的產業。

三年多前，此處曾是名滿天下的「江南四友」，黃鍾公、黑白子、禿筆翁和丹青生的隱居之地。

這四位深藏不露的「世外高人」，表面上不問世間事，恃才傲物，從不把武林中人看在眼裡，實際上，他們却是奉魔教教主東方不敗密令，負責看守被囚禁湖底黑牢中的前教主任我行。

如今，這裡已成令狐冲與盈盈的新居，經過重新改建裝修，另有一番新的面貌與氣象。

新婚燕爾的喜悅氣氛，瀰漫着整個梅莊。

時值嚴冬，莊內梅花盛開，已是大年除夕了。

三年多以來，雖是江湖中風平浪靜，相安無事，令狐冲却一步也不敢離開梅莊，負責守護被囚禁於湖底黑牢中的林平之。

令狐冲曾答應死去的師妹岳靈珊，有生之年，必將爲她好好照顧雙目已瞽的林平之。

因此，儘管林平之的所作所爲，已犯了武林衆怒，他仍力排衆議，保全了這位誤入歧途的小師弟性命。

愛屋及烏，令狐冲這樣做，何嘗不是對曾經兩情相悅的小師妹，岳靈珊仍難忘情？

因而，他不僅要對死去的岳靈珊遵守諾言，更要對天下武林負責。

每年三節，令狐冲都備了酒菜，親自進入黑牢與林平之共酌，聊表一番心意。

儘管林平之滿懷恨意，從不跟他說一句話。

像過去逢年過節一樣，令狐冲備了酒菜進入黑牢。

所不同的是，過去三年，林平之每日所需的飲食，都由投靠令狐冲的華山派弟子秦武負責，按時送入黑牢。

自從兩月前，盈盈物色到一名貼身丫環梅兒，才改由她接替秦武。

令狐冲懷抱酒罈，手提燈籠，帶着手携菜盒的梅兒，由暗門進入地道。

行了約莫兩丈，前面已到盡頭，令狐冲便從懷中取出一串鑰匙，插入一個匙孔，轉了幾轉，向內用力一推。

只聽得一陣軋軋聲響，一扇石門隨即緩緩開了。

石門後，走下一二十層石階，又是一條深邃地道，且一路向下斜傾，似乎愈走地勢愈低。

走出數十丈遠，盡頭處便是一道厚重鐵門。

令狐冲換了把鑰匙，打開鐵門，仍是一路向下走的地道，距離地面怕不止百餘丈深。

轉了幾個彎，連開了好幾道門，最後來到一道厚重鐵門前，只見門上有個一尺見方洞孔，想是留作遞送食物飲水之用。

如此防範，誰能從黑牢逃得出去？

令狐冲又換了把鑰匙，將鐵門打開，挑起燈籠一照，只見牆角蹲坐着一個全身赤裸的年輕男子。

雖值嚴冬，湖底的黑牢中，却是又悶又熱。

這個不耐酷熱，將全身衣服撕去，手脚均銬上粗重鐵鍊，鎖在鋼鐵所鑄牆壁上的人，竟是當年風度翩翩，一表人才，令岳靈珊一見傾心的林平之。

令狐冲剛叫了聲：「林師弟……」

冷不防林平之霍地跳起，突向他疾撲而來，但他忘了鐵鍊長度有限，無法達到令狐冲所站的位置。

由於用力過猛，全身只向前一衝，即被手腕和脚頸上的鐵鍊猛一帶，痛得慘叫一聲，重重跌回了牆角。

林平之猛一抬頭，只見他蓬頭垢面，雙目已瞎，兩個已無眼珠的眼眶深陷，形狀恐怖駭人已極。

令狐冲見了，心有不忍地勸道：「唉！林師弟，何必如此……」

林平之自從被囚禁在黑牢，每年與令狐冲相聚三次，從未說過一句話。

這時，竟形同瘋狂地跳起來，破口大罵道：「令狐冲，你這毫無人性的惡魔！就因爲我娶了岳靈珊，竟這樣恨我入骨、這樣折磨我？」

令狐冲深深一嘆道：「林師弟，天下武林同道，都要置你於死地，如果我不把你囚禁在這裡，怎能平息衆怒，保全你的性命……」

林平之狂笑道：「哈哈……好一位義薄雲天，寬大爲懷的令狐大俠，我林平之橫刀奪愛，娶了他心愛的靈珊小師妹，他非但不記恨，居然還要救我一命？」

令狐冲道：「靈珊小師妹臨終重託於我，我也答應了她，有生之年必好好照顧林師弟……」

林平之怒道：「照顧得好！照顧得好！照顧得我生不如死！」

令狐冲勸慰道：「林師弟，請再忍耐些時日，等武林中對當年的事逐漸淡忘，我自當……」

林平之咆哮道：「你若眞有此心，現在就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」

令狐冲爲難道：「林師弟，這個要求恕我目前不能答應你。」

林平之怒不可遏地叫道：「你怕什麼？我兩眼已瞎，武功也廢了，還怕我能興風作浪不成？哼！分明你是公報私仇，只爲我娶了岳靈珊。」

令狐冲嘆道：「唉！林師弟，不管你怎麼去想，我令狐冲但求無愧於心……今晚是大除夕，咱們痛痛快快共飲一醉吧！」

隨即放下酒罈，示意梅兒取出菜來。

林平之又狂笑道：「好一個痛痛快快共飲一醉！令狐冲，如果被禁在這暗無天日黑牢中的是你，你能痛快嗎？」

令狐冲道：「這……」

林平之怒問道：「令狐冲，你究竟放不放我出去？」

令狐冲歉然道：「抱歉，我不能……」

林平之道：「那你就殺了我！」

令狐冲苦笑道：「這個我也不能……」

林平之怒聲道：「你不能我却能！」

說完，突見他回過身，一頭猛向鐵壁上撞去。

令狐冲欲阻不及，驚叫道：「林師弟……」

丟下燈籠上前搶救，已然遲了一步，只見林平之頭破血流，倒地不起。

梅兒嚇得驚呼一聲，整個人呆住了。

令狐冲急忙蹲下，一探林平之鼻息和脈博，已是奄奄一息，急向梅兒吩咐道：「快去取傷藥來！」

梅兒這才回過神來，應了一聲，掉頭飛奔而去。

可惜傷藥尚未取來，林平之已氣絕而亡。

令狐冲沮然站起身，嘆口氣道：「唉！林師弟，你不能怪我，雖然你兩眼已瞎，武功盡廢，可是你還記得『辟邪劍譜』，我怎能放你出去？你說的不錯，被囚禁在這種地方，度日如年，生不如死，還是……」

又深深長嘆一聲，他才提起幾乎燒着的燈籠，懷着沉重的心情，悵然若失地走出黑牢。

剛走出地道，便見盈盈聞訊偕梅兒，帶了傷藥急急趕來。

盈盈驚問道：「林平之怎樣了？」

令狐冲沮喪地道：「死了！」

盈盈一怔，情急道：「那怎麼辦？」

令狐冲沉思一下道：「這個消息暫時不要對外宣佈，待我親自把他的遺體，護送到洛陽，交給他外祖父金刀無敵王元霸再說。」

盈盈有所顧忌道：「冲郎，你親自去洛陽不太好吧？萬一王元霸怪你監護不周，彼此衝突起來，豈不毫無轉寰的餘地？」

令狐冲道：「林師弟之死，我也確實疏於防護，王元霸如眞責怪，我也只有……」

盈盈急道：「不行，金刀門在洛陽人多勢衆，你一定會吃虧的，不如先讓秦師弟帶幾個人，將靈柩護送回洛陽，看他們的反應如何再說，他們即使對你不滿，也不致爲難秦師弟，冲郎，你看這樣如何？」

令狐冲沉吟之下，終於同意道：「事已至此，只好這樣了。」

回到廳內，立即命梅兒去找來秦武密商。

除夕夜，連棺材店都關了門。

秦武帶了幾個人，到杭州城裡去，總算買到一口棺木，運回梅莊。

好在莊內的二十幾名男女僕婢，都是經人推荐，慕名甘爲廝養，投效令狐冲的江湖人物，消息不虞走漏出去。

令狐沖交代了秦武一番，最後特別叮囑道：「即使王元霸無理，甚至辱罵，秦師弟也要盡力忍耐。」

秦武恭應道：「是！是！我會見機行事的。」

連夜，棺柩悄然運出了梅莊。

令狐沖親自送出莊外，不禁感到無限惆悵……

□□　□□　□□

數月後。

玉兔東升，金風送爽，好箇仲秋之夜。

皎潔明亮的月光，灑滿了整個苗嶺，這條狹谷迤邐達數十里，延伸至山谷盡頭。一片廣濶原始森林，巨木參天，矗入雲霄，幾乎掩蓋整座山巒，若是置身其中，眞箇不知天日了。

那一年一度，雲南「五仙教」的拜月大典，即將在這座峯頂舉行。

五仙教是個極爲陰狠毒辣的教派，教衆不但武功別樹一幟，更善於使瘴、使毒、使蠱，是以江湖上稱它爲「五毒教」，與「毒聖門」齊名，南北稱霸。

武林中自命正義之士，泰半敬鬼神而遠之，不願跟這兩派的人物打交道。

教壇便在雷公山峯頂下，設於一處足可容納數百人的岩洞內。

洞口外，以雲南著名的黑白兩色大理石，排列舖成巨大八卦圖形，中央石壇中豎起三丈來高的旗桿，桿頂飄揚着一面綠色教旗。

旗的正中以黃色托底爲襯，圓圈中繡一藍色鳳凰，圈外環繞着青蛇、蜈蚣、蜘蛛、蝎子、蟾蜍五毒圖案，色彩鮮明，栩栩如生。

巨旗迎風招展，不斷拍打發出「啪啪」之聲。

月光斜照，形成旗桿投射的長影，正由八卦圖形的「巽」位，逐漸向「坎」位緩緩移動……

當桿影指在「坎」位正中時，恭立在石壇前的八名苗裝少女，即時高舉斜掛在腰間的號角，仰起粉頸，朝向天空連吹三長聲。

「嗚……嗚……嗚……」

頓時，一呼百應，便聽整座山峯的四面八方，號角聲紛紛響起，回音不絕，此起彼落。

夜色蒼茫中，只見漫山遍野都是火把，遠遠看去，如同星光點點，以極快速度移動，朝向峯頂蜂擁而來，聲勢極爲浩大壯觀。

約莫一盞熱茶時間，將近千人分爲五股，浩浩蕩蕩直奔峯頂，來至岩洞外一片平岩上。

他們一律穿着苗裝，腰插苗刀，臉上塗着一條條的五顏六色。

除帶隊的高舉青蛇、蜈蚣等不同隊旗，其他人均各執火把。

岩上早已堆置了乾柴枯枝，當他們一一將火把投擲上去，便熊熊地燃燒起來。

將近千人以半圓形圍着火堆席地而坐，一面有節奏地擊着掌，一面哼哼嘿嘿地唱起了苗歌。

就在這時，又聽八名苗女號角齊鳴。

就見從岩洞內走出五名苗裝壯漢，上身赤膊，下圍短裙，裹腿、赤足，腰掛彎月形苗刀。

每人雙手捧舉一面令旗，分別是綠旗繡着青蛇、蜈蚣、蜘蛛、蝎子及蟾蜍五毒。

緊隨在五名掌旗壯漢身後，是十名婀娜多姿的苗裝少女，雙手各挑一盞燈籠，黃底繪一藍色鳳凰。

峯頂風勢甚大，燈籠竟然紋風不動，足見她們的功力相當深厚，才能具有這份穩定之力。

驟然間，整個平岩上靜肅下來，鴉雀無聲。

倏而，隨着一陣整齊的「沙沙」脚步聲，又從岩洞內走出五名盛裝的苗族女子，身後跟隨百名苗裝少女。

這五名服飾與衆不同，特別鮮艷奪目的苗女……

居中那位年歲稍大的，赫然正是江湖中令人聞名喪膽，「五仙教」的教主藍鳳凰！

分列兩旁的四名苗女，那就是跟她合稱五仙的紅玫瑰、黑蝴蝶、白牡丹和黃雀兒了。

她們一出現，頓時爆起一片歡呼，聲震四野，響澈雲霄。

藍鳳凰走向石壇前，雙臂平舉，歡呼聲便戛然而止。

拜月大典看起來聲勢浩大，場面壯觀，其實儀式極爲簡單，按照過去慣例，由教主喃喃默誦一段咒語，然後率衆向月神膜拜，即告禮成。

接下去便是搬出酒食大吃大喝，整夜狂歌酣舞，通宵達旦，直到日出始結束。

藍鳳凰年紀不算大，仗恃一身驚人武功和毒術，身爲一教之主，自有一番威嚴，令人對她十分敬畏。

這時，她眼光一掃，似乎覺出有什麼不對勁，却絲毫不動聲色。

她暗向左右四名苗女，輕聲叮囑道：「注意青蛇隊，傳話下去，看我的行動行事！」

事先毫無徵兆，突見她身形暴起，直向火堆右側疾射而去。

出手之快，眞好比迅雷閃電。

她當胸一把提起執青蛇隊旗的壯漢，怒喝道：「好大的狗膽，竟敢混進五仙教來，你是什麼人？」

壯漢出其不意地一驚，心知身分已被識破，拔刀就向藍鳳凰腰間猛砍。

只聽她一聲疾喝：「撒手！」

沉掌直切，砍中壯漢右腕，苗刀便告脫手墜地。

別看她身材苗條，驚怒交加之下，抓住壯漢胸襟的手向上一提一拋，那近百斤的龐大身軀，竟被拋向身後兩丈多遠，「叭」地重重摔在地上。

黑蝴蝶、白牡丹雙雙掠至，不容壯漢爬起，已將他踢翻。

就在同時，青蛇隊的近兩百人突然發難，紛紛跳起身，拔刀衝殺過來。

「衝啊！殺！殺……」

由於變生肘腋，事發突然，其他四隊的數百人，一時驚惶失措，情勢大亂。

藍鳳凰急向身後一打手勢，招呼紅玫瑰和黃雀兒，率領那百名苗女，迎向蜂擁而來的叛衆撲去。

「五仙」平時與常人無異，一旦運起「五毒陰烝功」，全身即散發劇毒，別說是接觸任何部位，即使接近數尺之內，亦會被毒氣所傷。

這個教派之所以能獨霸苗疆，甚至在江湖中插上一脚，便是仗恃毒功霸道，所向無敵。

那知這批叛衆竟毫無所懼，個個奮不顧身，似乎未將毒功放在心上。

藍鳳凰見狀大惑不解，心中好生詫異，難道這批傢伙不怕死？

尤其五仙教教規嚴厲，叛教是第一大罪，將受凌遲而死酷刑，絕無寬貸，這些人怎麼敢

……

念猶未了，十幾名壯漢已衝到，只見刀光霍霍，人影翻飛，齊向藍鳳凰攻來。

藍鳳凰疾喝一聲，身形去勢疾如旋風，出手更快似閃電，只見她雙掌交錯猛發，便聽慘叫聲連起。

首當其衝的幾名壯漢，個個口噴鮮血，紛向四下跌了開去。

五仙教教主名不虛傳，出手果然辛辣狠毒。

但那批叛衆並未被嚇阻，仍然前仆後繼，似瘋狂般衝來，向她展開圍攻。

紅玫瑰、黃雀兒及百名苗女迎上，出手更是毫不留情，見人就殺。

其他四隊的數百人，都是效忠五仙教的死黨，一見教主親率衆女動手，他們那能按兵不動？

只聽暴喝聲雷動，便見苗刀紛紛出鞘，蜈蚣、蜘蛛、蝎子、蟾蜍四隊的七、八百人，立即似潮水般向叛衆衝殺過去。

平岩上，除了八名吹號角的苗女，五名掌旗壯漢，及十名挑着燈籠的苗裝少女，不敢擅離崗位，雙方已混戰成一片。

若論雙方實力，「五仙」不但親自出手，加上男女教衆近千人，佔了絕對優勢，叛變的青蛇隊，不過一兩百人而已，無異是以卵擊石，螳臂擋車。

但事實却不然，這批叛衆竟情急拚命，個個奮不顧身，使得情勢大亂。

藍鳳凰突然發覺，青蛇隊的叛衆，並非她的手下，而是一批漢人僞裝，不禁怒火膺胸，喝令道：「快投降，否則殺得你們一個不留！」

叛衆充耳不聞，形同瘋狂，根本不顧死活。

就在這時，亂箭似飛蝗般從四面八方射來，雙方的人紛紛中箭，慘叫聲不絕，驚亂成一片。

這一着大出藍鳳凰意料之外，眼光急向四下一掃，漫山遍野人影幢幢，至少有好幾百名弓箭手。

她頓時驚怒交加，惟恐手下傷亡慘重，情急大喝道：「五仙教的人聽命，快快退回洞府！」

箭雨突止！

隨着一聲驚心動魄的長嘯，一條人影如流星飛墜，從數十丈高的峯頂直落而下。

寒芒乍現，掌旗的五名壯漢已人頭落地，身首異處。

來人落足在洞口，歸劍入鞘，動作乾淨俐落。

藍鳳凰連他形貌都未看清，就失聲驚呼道：「啊！辟邪劍法！」

一聽「辟邪劍法」，整個平岩上的人無不大驚失色，頓時被震懾住了。

三年多前，爲了一部「辟邪劍譜」，撼動整個武林，造成連番腥風血雨的空前浩刼，使得五嶽的幾位掌門人因而喪生，無數成名人物死於非命，傷亡的高手更不計其數。

風平浪靜了三年後的今夜，突然又見辟邪劍法重現，怎不令人駭然？

藍鳳凰在驚呼之後，定神一看，這才發現出手就殺了五名掌旗壯漢的來人，一身黑衣，黑布面罩，兩個洞孔後露出深不可測的目光。

一接觸這對目光，就使她不寒而慄，機伶伶打了個冷顫，驚問道：「你是什麼人？」

那人冷聲道：「妳既然認出辟邪劍法，難道不知道我是誰？」

聲音雖陰沉，却似女子。

藍鳳凰暗自一怔，心想：「三年前那場武林浩刼中，練過辟邪劍法的幾個人均喪命，唯一倖存的林平之，雙目已瞽，被關在梅莊地底的黑牢中，難道……」

她不由地驚道：「你是林……」

「錚」地一聲，那人劍已出鞘。

論武功，藍鳳凰足可躋身武林一流高手，但她似被「辟邪劍法」的威名所懾，以致手按刀柄，稍一遲疑才將腰間斜插的短匕抽出。

就這一閃神，先機已失。

「辟邪劍法」不但劍招詭譎，深奧莫測，更以出手快和狠取勝。

只見劍光一閃，唰唰唰三劍，已分刺藍鳳凰「華蓋」、「期門」、「膺窗」三處大穴。

她一見來勢凌厲無比，心知「辟邪劍法」厲害，可虛可實，不敢貿然硬拚，只好向後暴退。

那知此人劍法快，身法更快，竟然如影隨形，原式不改地挺劍仍向她三處要穴刺來。

這種打法，未免欺人太甚！

藍鳳凰不禁怒從心起，手中短匕向上一挑，硬向來劍撥去。

一聲金鐵交鳴，火星迸射，那人的長劍雖被盪開尺許，她却被震得整條手臂麻木。

好深厚的功力！

她不由地暗自一驚，突然情急拚命，左手疾出，一把向對方前胸抓去。

「五毒陰烝功」極爲歹毒霸道，不要說被她抓個正着，即使身體任何一部位接觸，也休想活命。

那人的劍被盪開，回救不及的空隙間，等於門戶洞開，除非及時暴退，否則絕難避開她的當胸一抓。

不料他竟有恃無恐，似乎故意露個破綻，好讓對方得手，將他一把抓個正着。

說時遲，那時快，那人翻手一搭，扣住了藍鳳凰的腕脈，頓使她全身一麻，已經動彈不得。

紅玫瑰、黃雀兒雙雙撲來，正待出手搶救，驚見那人已將劍平壓在藍鳳凰頸旁，嘿然冷笑道：「誰敢走近一步，我就將她立斃劍下！」

眼看教主受制，頓使她們投鼠忌器，不敢輕舉妄動了。

藍鳳凰把心一橫，振喝道：「不要顧我……」

突覺手腕一緊，竟被那人帶着拔身而起，直射旗桿頂端，揮劍斜斬，碗口粗的旗桿便應劍而斷。

就在教旗飛墜之際，包圍漫山遍野的數百人，已向平岩衝殺而來。

喊殺震天中，整個山峯頓陷一片驚亂。

原先以爲人多勢衆佔優勢的數百教衆，在教主受制，群龍無首之下，反而落居劣勢，亂了陣脚。

只見衝殺來的這數百人，一律黑色勁裝，頭戴黑布面罩，似不願被認出眞面目，暴露身分。

他們個個武功高强，身手了得，遠在那四隊教衆之上。

喊殺、慘叫聲交織成一片。

斬斷教旗的那人，身手眞夠俐落，居然將受制的藍鳳凰，綁在了桿頂斷去一截的旗桿上，才飛身直落而下。

紅玫瑰、黑蝴蝶、白牡丹、黃雀兒四女眼見情勢危急，突然奮不顧身，一擁而上，揮刀向那人撲去。

百餘名苗女則圍在八卦圖形外，堅守旗壇，阻止那批叛衆及黑衣蒙面人衝近。

那人身一落地，立即施展「辟邪劍法」，四名苗女那是他的對手，只幾個照面，便受傷倒地，被他一一點穴制住。

幸好他手下留情，否則一個也難活命。

效忠教主的那數百教衆，可沒有這樣幸運，被那批黑衣蒙面人殺得落花流水，潰不成軍，連逃命的機會都沒有。

他們雖情急拚命，負嵎頑抗，猶圖作困獸之鬥，無奈雙方實力懸殊，那批黑衣蒙面人的武功太强，支持不到一盞熱茶時間，數百教衆終告傷亡殆盡。

當大批黑衣蒙面人衝近時，那百餘苗女僅稍作抵抗，便一一被制住。

於是，一場驚天動地的惡戰結束了。

那人意猶未足，似乎要露上一手，炫耀一下自己的武功，突然揮劍連斬，便見那三丈來高的旗桿，一段段齊齊被斬斷。

伸手一托，接住了綁在頂端的藍鳳凰，放在地上笑道：「這五個女的，交給你們了，要怎樣處置，你們看着辦吧！」

「是！」衆黑衣蒙面人齊聲恭應，似對那人唯命是從，十分的敬畏。

那人一揮手，便見上來一百多人，紛紛動手將那百餘名苗女扛起，隨着他浩浩蕩蕩而去。

難道他們大舉突襲，是爲了要擄走這批苗女？

直到那批人已遠去，留下的黑衣蒙面人忽道：「大家有什麼好主意，怎樣處置這五個娘兒們？」

有人嘆息道：「她們長得如此標緻，殺了實在可惜……」

又有人笑道：「這幾個娘兒們全身是毒，誰敢碰她們？」

此言一出，頓時引起哄然大笑。

首先開口的那人又道：「那就讓她們晒晒太陽，消消毒吧！」

「好主意！」立即有人附議。

其實，他們是有備而來，早已準備了浸油蔴索，及一頭削尖的短木樁。

只見走上前的十幾人，均戴着防毒軟皮手套，不由分說，動手就去扒她們身上的衣服。

藍鳳凰起先尚有恃無恐，認爲身有劇毒，大不了是一死，絕不致受辱。

這時再也忍不住氣，驚怒交加道：「你們要幹什麼？」

衆黑衣蒙面人置之不理，七手八脚地，將五人全身扒了個精光。

再以浸油蔴索套牢手腕、足踝，分開綑在釘下的短木樁上，使她們一個個成爲「大」字形，很不雅觀。

一陣哄笑，這批黑衣蒙面人浩浩蕩蕩而去。

平岩上，留下她們五人，被赤裸裸地綁在木樁上，以及漫山遍野血淋淋的屍體……

二 報 復

春天已去遠，夏日也已逝。

時值深秋，冬的脚步已漸近。

梅莊，寧靜而安祥，只是歡樂的氣氛淡了。

令狐冲對林平之的撞壁而亡，一直耿耿於懷，深深自責，未能善盡監護之責。

善解人意的盈盈，爲了使丈夫把過去的一切淡忘，每天日出前便相偕在蘇堤上練輕功，來往於岳王墓與南屏山之間奔馳。

黃昏，沐浴着夕陽的餘暉，小倆口便泛舟湖上，陶醉在著名的湖心亭、三潭印月、雷峰塔等湖光山色中。

這日。

小倆口興緻特別好，午飯時相對小酌一番，飯後便在後花園「梅亭」內，面對湖上宜人的景色，盈盈撫琴奏模，令狐冲按孔吹蕭，合奏一曲「笑傲江湖」自娛，不覺意興飛揚，樂在其中。

一曲甫畢。

令狐冲突然若有所思，又像是觸景生情，不自覺地輕輕發出一聲喟嘆。

盈盈立時察覺，不禁笑問道：「冲郎，是不是又想起你的小師妹了？」

令狐冲微微一怔，忙掩飾道：「妳說儀琳？她不是好端端的，端午節才來這裡做客，我怎會……」

盈盈笑斥道：「你少亂扯，明明知道我說的不是她！」

令狐冲道：「妳是說靈珊小師妹？」

他又輕喟一聲道：「如今她屍骨已寒……」

盈盈故意也深深嘆口氣道：「唉！死者已矣，生者何堪，此情只待成追憶嘍！」

令狐冲强自一笑道：「盈盈，想不到妳居然跟死人爭風吃醋？」

盈盈啐他一口道：「少往自己臉上貼金，我不過是撿人家不要的……」

突然察覺令狐沖神情微變，盈盈忙歉然道：「沖郎，別生氣嘛！我是跟你開玩笑的。」

令狐沖敞聲笑道：「哈哈！我也是跟妳開玩笑的啊！」

盈盈笑罵一聲：「討厭！」，用力撥動幾下琴弦。

令狐沖這才正色道：「盈盈，不瞞妳說，每次一奏這曲『笑傲江湖』，我就不禁想起曲長老和劉正風兩位前輩，雖然有妳這位『婆婆』隨時教導，可惜我受天賦資質所限，不知何時才能完成心願，不負他們兩位老人家臨終所託啊！」

盈盈抿嘴笑了笑，道：「沖郎，你何必謙虛，其實近幾個月來，你的蕭藝已大有進境，只是無法排除心中雜念，不能做到心神合一，渾然忘我，所以才會影響了你每次吹奏時的情緒。

如果你想要突破被這種心理障礙，就得先把一切的雜念拋開，尤其是林平之的事……」

令狐沖神情黯然，又一聲長嘆：「唉！」

盈盈忙把話題岔開道：「對了，沖郎，咱們上回去華山，未能見到風太叔祖，趁着秋高氣爽，何不再往華山一行，即使找不到他老人家，只當出去散散心，順便也可以探望一下華山派的昔日同門，你看如何？」

令狐沖展顏笑道：「盈盈，妳的小心眼兒裡想什麼，我還猜不出嗎？大概是成天跟我這隻『大馬猴』在一起，心裡悶得慌，自己想出去野一野吧？」

盈盈又笑斥道：「呸！你眞是以小人之心，度君子之腹，我是讓你單獨去華山。」

令狐沖大出意料之外，詫異道：「妳不跟我同去？爲什麼？」

盈盈故意賣關子道：「你不是剛說能猜透我的心事嗎？那就自己去猜吧！」

令狐沖尋思一下道：「唔……是不是擔心見了風太叔祖，他老人家會把妳視作魔教教主之女？」

盈盈搖頭道：「不對！」

令狐沖又想了想，道：「我明白了，妳這叫欲擒故縱，故意讓我單獨行動，好暗中跟踪監視，看我有沒有越規，對妳不忠，不守『夫』道，對不對？」

盈盈幽幽地道：「你要是眞對我不忠，我就算查明了又有什麼意義？」

令狐沖茫然道：「這也不對，那也不對，我實在猜不出了，盈盈，乾脆妳自己告訴我吧！」

盈盈道：「有人不願意我出遠門……」

令狐沖詫異道：「哦？是誰有這麼大的膽子，敢管妳聖姑？」

盈盈欲語還休，嬌柔無限，半晌才羞答答低頭向自己腹部看去。

令狐沖這才恍然大悟，原來愛妻腹部微微隆起，顯然已有了身孕。

他不禁喜出望外，振奮叫道：「盈盈！妳……」

就在這時，只見侍婢梅兒，領着個手提大酒罈的和尙走來，正是那被迫出家的田伯光。他一走近亭外，就單掌舉胸，口誦佛號道：「阿彌陀佛！兩位施主別來無恙！」

令狐冲搶步迎出亭外，急將雙目一閉，嗅了嗅道：「唔……田兄帶來的是貴州茅台呀？」

田伯光笑道：「令狐施主酒是猜對了，但貧僧的法號可不對。」

令狐冲怔了怔道：「呵呵！小弟忘了田兄已是出家人，法號是不可不戒。」

田伯光敞聲大笑道：「對對對！不可不戒，啥都可戒，唯酒絕不可戒！」

令狐冲笑着接過酒罈，將田伯光迎入亭內。

盈盈對他毫不拘泥，上前笑斥道：「你這酒肉和尙，一來就想把冲哥灌醉？」

田伯光道：「令狐施主是海量，這一罈那會醉？恐怕應付他肚子裡的酒蟲都不夠吶！」

盈盈道：「那你爲什麼不多帶幾罈來？大概是輸光了，心有餘而力不足吧？」

田伯光自我解嘲道：「知我者，聖姑也，但這回不是輸光了，而是途中遇上我那太師父，要不是貧僧苦苦哀求，說明四罈酒是送給令狐施主的，請他老人家口下留情，連這一罈都保不住嘍！」

令狐冲笑道：「田……不，不可不戒大師請坐，我肚子裡的酒蟲，一聞到酒香就造反了，咱們就在這裡暢飲幾杯吧？」

招呼田伯光坐下，便向梅兒吩咐道：「去交代厨下，準備幾樣可口的下酒菜，送到這兒來。」

梅兒才來不到一年，尙未見過田伯光，問道：「這位大師父可要用齋？」

田伯光大笑道：「小姑娘，妳沒聽見貧僧的法號叫不可不戒嗎？大魚大肉妳儘管拿來吧！」

梅兒應了一聲，掩口笑着而去。

賓主坐定，令狐冲卽道：「大師從苗疆來？」

田伯光點頭道：「正是。」

令狐冲笑道：「大師跑到苗疆，該不是特地去貴州茅台買幾罈酒吧？」

田伯光道：「若是令狐施主眞犯了酒癮，貧僧能有此榮幸，跑一趟腿也未嘗不可，但貧僧出家人不打誑語，此去苗疆，却是受人之託。」

令狐冲又笑道：「能指使大師的人，此人必然來頭不小吧？」

田伯光道：「那倒不假，提起此馬，來頭可眞不小，他老哥就是當今的朝陽教教主。」

令狐冲意外道：「向大哥要你去苗疆？」

田伯光點了點頭道：「不瞞賢伉儷說，這大半年來，我一直在黑木崖作客，向教主待我若上賓，而且彼此很合得來，幾乎無話不談，聽他的口氣，似乎深以年過半百，至今尙是孤

家寡人一個爲苦。

我就問他，心目中可有什麼屬意之人，願意爲他撮合，向教主起先吞吞吐吐，經我一再追問，他才透露……」

盈盈忙阻止道：「慢着，你先別說，讓我來猜一猜，唔……他是不是看中了五仙教的藍鳳凰？」

田伯光大拇指一豎，讚道：「聖姑果然料事如神，佩服！佩服！」

令狐冲笑道：「如此說來，大師此去苗疆，是爲尚教主說媒的嘍？」

盈盈迫不及待追問道：「她答應了沒有？」

不料田伯光却避不作答，忽道：「兩位施主，貧僧是否可以先請教一件事？」

令狐冲心想：「田伯光這廝一向放蕩不羈，敢作敢當，說話更是毫無顧忌，怎會突然顧左右而言他起來？」

他瞥了盈盈一眼，彼此心照不宣，遂道：「大師有話請直說無妨。」

田伯光不動聲色道：「不知林平之近況如何？」

令狐冲與盈盈齊齊一怔，想不到田伯光的話題，突然轉到了林平之身上。

田伯光何等精明，立即察覺出他們神情有異，急問道：「他怎樣了？」

令狐冲沮然道：「林平之死了！」

田伯光驚詫道：「死了？怎麼死的？」

令狐冲深深嘆了口氣道：「去年除夕那天，我準備了些酒菜，親自送下黑牢，打算陪他共飲幾杯，聊表一番心意，不料他逼我放他出去被拒，一時氣憤，竟撞壁而死。」

田伯光「哦？」了一聲，追問道：「死的確實是他？」

令狐冲黯然神傷地點了下頭，忽道：「大師怎會有此一問？」

田伯光道：「我只是隨便問一聲，不知善後如何處理了？」

令狐冲答道：「我不便出面，派人將靈柩護送回洛陽，交給了他外祖父金刀無敵王元霸。」

田伯光又問道：「他外祖家如何？」

令狐冲道：「王元霸不愧人稱中州大俠，果然深明大義，並未爲難護送的人，還帶回了『咎由自取，死不足惜』八個大字。」

田伯光沉吟一下，忍不住連聲叫道：「怪！怪！眞是怪事！」

令狐冲詫然道：「什麼怪事？」

田伯光神情倏地一變，激動地道：「實對你們說了吧！中秋節那夜，五仙教已經被人挑了！」

令狐冲與盈盈齊齊一怔，不約而同霍地站起，齊聲驚問道：「藍教主怎樣了？」

田伯光道：「算她們五人命大，不過，雖然未死，却眞的脫了層皮！」

令狐冲急問道：「究竟是怎麼回事？」

田伯光深深嘆了口氣道：「向教主是有心人，記得中秋之夜，是五仙教一年一度的拜月大典，央貧僧帶一份厚禮前往苗疆道賀，偏巧，在途中遇上了太師父，不由分說拖我陪他老人家喝酒，結果醉了三天三夜，以致錯過大典，在中秋節的次日夜裡，才趕到苗嶺……」

令狐冲與盈盈互望一眼，坐了下來。

田伯光接下去道：「當我奔向峯頂時，只見漫山遍野都是屍體，沒有一千，也有個八九百人，我當時大吃一驚，心知五仙教一定出了事情。

當我飛奔上峯頂，發現藍教主和四個苗女，全身被剝光，赤裸裸地手脚分開綑在木樁上，已被晒了一整天，皮開肉綻，奄奄一息……」

不等他說完，令狐冲已驚怒交加道：「是什麼人幹的？」

田伯光道：「當時我急於救人，爲她們割斷綁住手脚的浸油蔴索，一一抱進洞府裡去，找來泉水給她們喝下，過了一陣，她們才能夠出聲說話。

我也像令狐施主一般心情，急於想知道是怎麼回事，只聽藍教主猶有餘悸地驚呼道：『辟邪劍法！』……」

如同晴天霹靂，使令狐冲全身一震，跳起來驚叫道：「什麼？辟邪劍法？」

田伯光道：「不錯，據藍教主說，突襲的有好幾百人，爲首的戴着黑布面罩，一出手就施展的是辟邪劍法，而且體型極類似林平之。」

接着便將藍鳳凰述說的當時情況，從頭至尾說了一遍。

令狐冲與盈盈聽畢，不禁相顧愕然。

田伯光接下去又道：「所以剛才我一聽說，林平之去年除夕夜就死了，忍不住直呼怪事……」

令狐冲若有所悟道：「大師以爲他從這裡逃出去了？」

田伯光點頭道：「正是如此，練成辟邪劍法的幾人均已喪命，只有他尚活着，藍教主跟貧僧的想法一樣，除林平之外，不作第二人想。」

令狐冲道：「大師忘了？林平之雙目已瞎，即使未死，又怎能……」

田伯光不以爲然道：「三年前在華山，左冷禪不也是瞎了雙眼，猶圖孤注一擲，搏殺各派高手！」

令狐冲沉吟一下道：「但左冷禪至少是個活人，況且，我曾向武林各派保證，負責看管林平之……」

忽聽盈盈失聲叫道：「大馬猴！」

田伯光聽得一怔，莫名其妙，不知大馬猴是誰？

却聽令狐冲問道：「妳說勞德諾？」

盈盈道：「他不但偷偷練過辟邪劍法，而且至今還活着啊！」

令狐冲搖頭道：「不可能是勞德諾，他偷練不得法，一身武功已盡廢，況且，他跟藍鳳凰毫無瓜葛，不致有如此深仇大恨，要一舉消滅五仙教。」

盈盈皺眉道：「這就怪了，難道除了我們所知道的幾個人之外，練過辟邪劍法的尚另有其人不成？」

一時之間，三人都陷入了苦思。

倏而，盈盈關切地問道：「藍鳳凰她們的傷勢如何？」

田伯光憂形於色道：「她們並無內傷，只是在烈日下被曝晒了一整天，全身皮開肉綻，且有嚴重失水現象，雙目恐有失明之虞。」

令狐冲重重一拳擊在石桌上，憤聲道：「好毒辣的手段！」

田伯光嘆道：「藍教主對自己的傷勢倒不在乎，只是擔心被擄去的百餘名苗女……」

令狐冲道：「這實在教人想不透，那批身份不明的人物，不惜勞師動衆，大開殺戒，絕不可能是爲了擄去那百餘名苗女，而且，既被藍鳳凰識破，爲首那人施展的是辟邪劍法，又爲什麼不殺她滅口？這，這究竟是爲什麼？爲什麼？」

田伯光伸手一拍石桌道：「對啊！我那太師父也是這麼說的，他老人家認爲……」

盈盈打斷他的話道：「不對啊！你不是在去苗嶺之前，遇見不戒和尚的嗎？」

田伯光道：「剛才我未說清楚，咱們醉了三天三夜，醒來時已是中秋之夜，我不等他老人家清醒就急忙趕路，結果……等我從苗嶺回來，他老人家居然還在那家客棧未走，又喝得爛醉。

他見我提了四罈酒，不由分說，奪過去抱起罈子就喝，實際上，我根本沒時間去茅台，四罈酒是藍教主託我帶來的。」

令狐冲嘆道：「唉！方證大師說的不錯；『禍福無門，惟人所召』，如果你不是遇上不戒和尚，在途中醉了三天三夜，中秋夜之前就趕到了苗嶺，那……」

田伯光强自一笑道：「說實在的，憑我那點武功，充其量多殺對方幾個人而已，絕不可能扭轉乾坤，八成還得賠上這條命！」

令狐冲忽問道：「不戒和尚已經與妻子團圓了，爲何不還俗，還在外面到處亂跑，如此狂飲？」

田伯光道：「家家有本難唸的經，他老人家是借酒澆愁啊！」

盈盈道：「他找了這麼多年，終於找到了妻子，還有什麼好愁的？」

田伯光吶吶道：「這，這……」

他似乎礙於有盈盈在場，有話不便說出。

幸好梅兒領着兩名婢女，這時端着菜進來，解了他的圍。

盈盈也不追問，忽道：「冲郎，我看你得去一趟苗嶺。」

令狐冲不置可否道：「這……讓我借花獻佛，先敬不可不戒大師幾杯，再從長的計議吧！」

田伯光道：「令狐施主倒不一定要親自赴苗嶺，貧僧此次來杭州，主要是想證實一下，林平之是否眞的逃了出去，既然他已死了，就絕不可能是他，我這就趕往黑木崖，請向教主派人協助查明眞相再說。」

令狐冲微微點頭道：「這樣也好，不過，藍鳳凰她們幾人，須防對方再……」

田伯光道：「這倒不用擔心，她們已離開苗嶺，暫時住在八寨療傷，安全應該不成問題。」

梅兒已擺好杯筷，將酒罈封口啟開，用長杓將酒舀起，倒入酒壺，再爲三人注入杯中。

田伯光舉杯道：「貧僧見了酒就走不動，尤其與令狐施主共飲，更是酒逢知己千杯少，但貧僧急於趕往黑木崖，只敬賢伉儷三杯，就此別過，來，我先乾爲敬！」

他不等令狐冲和盈盈舉杯，已舉杯一飲而盡，接着自行斟酒又連乾兩杯。

夫婦倆陪了三杯，他便起身道：「叨擾了，告辭！」

盈盈道：「特地爲你準備了下酒菜，怎麼……」

田伯光哈哈大笑道：「那我就不客氣，帶着在路上吃吧！」

說完，隨手抓起盤中油膩膩的整隻燒鷄，放進了袖內，引得三名婢女一旁掩口葫蘆。

令狐冲也不禁笑道：「何不用菜盆，讓大師全帶了去？」

田伯光搖頭道：「不用不用，這就夠了。」

令狐冲也不勉强他，起身道：「那我就送大師一程。」

田伯光雙手合什道：「別過聖姑！」

盈盈起身襝衽答禮，送出亭外道：「大師慢走。」

走出月洞門外，令狐冲忍不住問道：「剛才提到不戒和尚發愁，田兄爲何欲言又止？」

田伯光笑道：「令狐兄，當着嫂夫人的面，我能說出太師父的老婆，天天怪他沒能把你抓去做女婿嗎？」

令狐冲不禁啼笑皆非道：「原來如此，那倒眞難爲不戒和尚了。」

田伯光道：「令狐兄却救了我一命！」

令狐冲一時未能會過意來，茫然道：「這話怎麼說？」

田伯光邊走邊說道：「如果不是太師父捱了老婆的罵，遇見我硬拖着陪他喝酒，睡了三天三夜，以致錯過五仙教的拜月大典，逃過一劫，今日還能活着來見令狐兄嗎？」

令狐冲沉吟一下，忽道：「田兄此去黑木崖，見了向大哥，千萬勸他不可意氣用事，輕

舉妄動，如果不出我所料，事隔三年多，辟邪劍法又重現江湖，並且造成上千人傷亡，只怕不單是要滅五仙教，很可能是另一場武林浩刼的開端。」

田伯光鄭重其事道：「我所擔心的也正是這個，三年多前爲了一部辟邪劍譜，使五嶽各派元氣大傷，至今尚未恢復，尤其，如今老一輩的大都死了，後一輩的還不能成氣候，正值青黃不接，倘若別的門派懷有野心，極可能蠶食鯨吞，將這五派一一消滅。」

令狐冲神情凝重道：「我實在想不出，當今武林之中，還有誰已練成辟邪劍法，他故意留了藍鳳凰她們五個活口，會不會是別有居心，想利用她們之口傳出，辟邪劍法已重現江湖呢？」

田伯光不以爲然道：「這不太可能，因爲我若不去苗嶺，她們再曝晒一日，必被活活晒死，絕難活命。」

這時，二人正並肩走入梅林。

時值深秋，樹枝上已結滿青苞，須待初春才盛開。

令狐冲突然止步道：「我很想親自走一趟苗疆，可是……不瞞田兄，我剛剛得知盈盈已有身孕。」

田伯光振奮道：「哦？恭喜令狐兄哪！」

令狐冲道：「照理說，五仙教出了這麼大的事，我是義不容辭該去一趟的，但爲了照顧盈盈，恐怕一時走不開……」

田伯光接道：「令狐兄不必爲這事煩心，朝陽教人手衆多，等咱們查出眉目之後，再作計議不遲。」

令狐冲微微點了下頭，忽道：「在下自從與盈盈成婚後，即未在江湖走動，不知田兄可曾聽到林平之的死訊，或洛陽王家對在下有所不滿？」

田伯光笑道：「令狐兄忘了？近半年來，在下一直在黑木崖呀！」

二人出了梅林，已到莊院前。

走上一條濶逾五尺的青石板大路，莊丁們執禮甚恭，紛紛退讓開一旁。

田伯光見狀，羨慕道：「如今令狐冲的氣派眞不小哪！」

令狐冲莞爾一笑道：「要不是爲了防範林平之，何須如此，日前在下尚與盈盈談過，如今林平之已死，莊裡用不着這麼許多人，有意遣散他們，免得讓人說我令狐冲打腫臉充胖子，故意招搖啊！」

田伯光笑道：「想不到令狐兄婚前婚後，簡直判若兩人，非但不復往日放蕩不羈的豪氣，連旁人說什麼都很在意了。」

令狐冲强自一笑，將田伯光一直送出大門外。

田伯光單掌舉胸道：「令狐施主請留步。」

令狐冲道：「那就偏勞田兄了，見了向大哥，請代爲致意，只要用得着在下，隨時通知一聲就是。」

目送田伯光去遠，他才回進莊內，匆匆趕回後花園。

只見盈盈正默默沉思，用手不停在轉動着酒杯，似被什麼嚴重問題所困擾。

令狐冲走近她身邊，輕喚一聲：「盈盈……」

盈盈猛一抬眼，想要說什麼，才想到亭內尚有三名婢女隨侍在側，便把手一揮道：「妳們都退下吧！」

梅兒恭應一聲，領着兩名婢女退去。

令狐冲不禁笑道：「這三個丫頭太不知趣，還要妳吩咐，早就該退下啦！哈……」

盈盈却正色道：「冲郎，你坐下，我有重要的事跟你說。」

令狐冲暗自一怔，忙坐下道：「哦？盈盈，瞧妳這般嚴肅，莫非想到了什麼？」

盈盈鄭重其事道：「冲郎，剛才我突然想到，林平之是不是眞的死了。」

令狐冲驚詫道：「妳懷疑他是詐死？」

盈盈神色凝重道：「我心裡一直在想，關於林平之的事，有些情況實在不合乎常理，首先，以金刀無敵王元霸的聲勢，絕不在五嶽任何一個門派之下，他的外孫林平之，縱然所作所爲犯了武林衆怒，又怎會甘心任由別人把林平之關在這裡，居然不聞不問？」

她頓了頓，繼續道：「其次，林平之撞壁而死，王元霸正好趁機宣揚，怪你監護不周，甚至一口咬定林平之是遭了你的毒手，利用這個藉口大興問罪之師，可是，他非但沒有這樣做，反而將林平之的死訊秘而不宣，這又是爲什麼？」

令狐冲道：「盈盈，妳所說的這兩點，我也曾經想到過，林平之犯了武林衆怒，成了衆矢之的，人人都想置他於死地，以絕後患，如果不是我力排衆議，向天下武林保證，林平之關在這裡，一切由我負責，能留下他這條命嗎？

況且，王元霸的勢力雖大，這事却關係整個武林，並非單純五嶽門派的事，他也得有所顧忌，不敢犯下武林的衆怒啊！

至於說到林平之的死訊，王家不願張揚，這是更可以理解的，第一，林平之的死，並不是件光彩的事，人既死了，就犯不着再自揭瘡疤。

第二，王元霸若要以他外孫的死，來向我興師問罪，心知武林各派勢必作我後盾，他惹得起嗎？」

雖然經他一番分析，盈盈仍不以爲然道：「冲郎，你說的固然很有道理，但我總覺得有什麼不對勁，最近我經常做惡夢，夢見林平之滿臉流着鮮血，充滿恨意地站在我床前說：『我要報復，讓你們也嚐嚐生不如死的滋味！』，尤其他那沒有眼珠的眼眶，好像要冒出火來，好怕人……」

令狐冲自責道：「這都要怪我，在裝他入棺時，不該讓妳在一旁看的，才會留下那恐怖的印象。」

盈盈道：「當時我不是看熱鬧，而是要看他是不是眞的死了啊！」

令狐冲詫異道：「盈盈，妳爲什麼一直懷疑他不是眞死？」

盈盈憂形於色道：「我本來只是懷疑，現在却是擔心了，冲郎，我看你得親自去一趟苗疆。」

令狐冲面有難色道：「這……」

盈盈道：「冲郎，難道你忘了，你的身體裡，還流着藍鳳凰她們的血液啊！」

令狐冲微微一怔。

他那會忘記，三年多前，爲了他受傷失血過多，藍鳳凰曾帶了幾名苗女，利用水蛭，將她們體內的血轉輸給他。

想起往事，他不禁黯然無語了。

盈盈含着無限柔情蜜意道：「冲郎，我知道，你是不放心我一個人留在梅莊，其實，這有什麼好擔心的，如今又用不着監護林平之，有梅兒照顧我，她做事既伶俐又勤快，不會有任何問題的，五仙教出了這麼大的事，藍鳳凰又跟咱們交情很深，你總不能置身事外吧？」

令狐冲猶豫了片刻，始道：「好吧！我明天就啟程，去苗疆走一趟，我不在妳身邊，一切妳得自己當心，天氣漸漸涼了，千萬多保重啊！」

盈盈內心感到無比欣慰，臉上更似春花初綻，大增嬌艷嫵媚之色，欣然一笑，柔聲道：「冲郎，自從婚後，我們從未分開過一天，此去苗疆，路途遙遠，你也要多加保重，早去早回，免得我日夜掛念……」

雖是小別，亦難免有番別情離緒。

他們彷彿一對熱戀中的情侶，卿卿我我，兩相依偎，一副難分難捨之情。

直到夕陽偏西，他們把田伯光帶來的一罈酒飲得見底，尚意猶未盡。

當夜，盈盈親自爲丈夫準備了旅途衣物、銀票及一些銀子，還在包袱裡，放入了兩瓶傷藥。

上了床，彼此又一再叮嚀，少不得一番纏綿，才交頸而臥，漸入夢鄉。

熟睡中，盈盈又被惡夢所擾，只見林平之滿臉流着鮮血，充滿恨意地站在床前，指着她道：「我要報復！我要報復！讓你們也嚐嚐關在暗無天日的黑牢裡，生不如死的滋味！哈哈……」

一陣狂笑，把盈盈從夢中驚醒，失聲驚呼起來：「啊！……」

令狐冲一驚而起，發現是盈盈又作了惡夢，急忙把她摟入懷中，安撫着道：「沒事，沒事！」

盈盈像小鳥依人似的，依偎在他懷裡道：「冲郎，我又夢見林……好可怕！抱緊我！」

令狐冲笑道：「好，我抱緊妳，乖乖地睡吧！」

在丈夫哄孩子似的輕拍下，她才逐漸重入夢鄉。

次日一早。

盈盈又親自做了幾樣蘇杭名點，讓丈夫吃飽了上路。

一直送令狐冲出了莊外，目送他跨上那匹烏騅名駒，朝向蘇堤奔去，小倆口仍在依依不捨地頻頻揮手。

人已去遠，盈盈才悵然若失地回進莊內。

秦武本想跟去的，但令狐冲要他留在莊內照顧盈盈，使他大爲失望。

不過，他對令狐冲和盈盈十分尊敬，不敢露出絲毫的不情願。

倒是盈盈顯得坐立不安，丈夫突然出遠門，使她感到渾身都不太對勁，彷彿失落了什麼。

尤其到了晚上，回到房裡更感到空虛和寂寞，便想叫梅兒來陪她睡。

那知出房叫了幾聲，却不見回應。

梅兒就睡在內廳的耳房裡，距離主人的上房很近，平時只要叫她一聲，立即應聲而至，非常機伶。

盈盈心想：「這鬼丫頭上那裡去了？」

突然間想到，梅兒頗有幾分姿色，模樣兒又乖巧，平時就察覺她跟秦武眉來眼去的，莫不是趁冲郎不在，動了春心，溜去跟秦武偷情了？

梅兒已是十七八歲的大姑娘，那個少女不懷春啊！

盈盈不禁暗自笑罵一聲：「這個鬼丫頭！」

走到內廳的耳房一看，梅兒果然不在房內，她便走向通道外，叫另兩個婢女：「春香、阿菊……」

仍然無人回應。

盈盈更覺詫異了，尋思道：「難道這些丫頭全……」

男主人今天剛出遠門，莊內的婢女就全按捺不住，各自去偷歡作樂了，這還像話？

盈盈生氣地怒哼一聲，便向通道右側的下房走去，要證實一下，那兩個婢女是否也溜了出去。

走到門口，她又大聲叫道：「春香！阿菊……」

房內燈亮着，却仍然無人回應。

盈盈推開門一看，頓時驚得她魂不附體。

「啊……」驚呼一聲，嚇得她連連倒退。

原來，兩個婢女全身赤裸，被倒吊在屋樑下！

盈盈只是出其不意地吃了一驚，隨即定下神來，仗着藝高膽大，決定進屋去看看究竟是怎麼回事，至少得弄清她們是死是活？

那知伸手一觸春香的身體，竟已冰涼，只怕早已死了多時。

所謂多時，應該也不算太久，晚飯時她們不是尚隨侍在側嗎？」

盈盈這一驚非同小可，急忙衝出房大聲叫道：「來人哪！」

平時無論是令狐冲或盈盈，只要叫一聲，便有人應聲而至，今夜她叫這麼大聲，居然會無人聽見？

盈盈情知有異，突然想到睡在西廂客房的秦武，一面奔去，一面叫道：「秦師弟！秦師弟……」

不料剛奔至長廊上，赫然發現簷下，一排倒吊着四具赤裸裸的屍體，擋住了去路。

任憑她藝高膽大，見了這副景象，也不免心中大駭。

不消說，整個莊內的人，包括秦武在內，必已悉數遭了毒手。

但她毫未聽到動靜，更無打鬥交手之聲。

梅莊的二十多人，除了三名婢女，及兩名洗衣燒飯的中年婦人，其他的人個個身手都不弱。

當年爲了監護林平之，令狐冲特地從各方推荐的好手中，親自挑選了這批人。

難道今夜他們竟毫無抵抗，無聲無息地，就被人趕盡殺絕了？

究竟是來人武功太高？還是潛入莊內的人手衆多……

盈盈突然想到了五仙教被殲滅，不由地大驚，顧不得去查看秦武，回身就直奔上房。

她心知敵人尚在莊內，而整個莊內只有她尚未遭毒手。

强敵當前，隨時可能出現，她赤手空拳，如何能與强敵力拚？是以，她急欲回房取兵器。

盈盈一口氣奔回房，一脚才跨進門，就見房內赫然站了個黑衣蒙面人。

她驚得一退，怒問道：「你是誰？」

黑衣蒙面人冷森森道：「林平之！」

聲調極似女子。

盈盈暗自一怔，定神一看，只見那人從黑布面罩的兩個洞孔後，射出惡毒無比的兇光，不由地斥道：「你不是林平之，他的雙目已瞽，而且已經死了！」

黑衣蒙面人嘿然冷笑道：「無知的婦人之見，妳認爲雙目已瞽就不能復明，人死就不能復生嗎？」

盈盈暗自一驚，心想：「莫非眞是被我說中了……」

她不愧是見過大風大浪的，力持鎮定道：「不管你是誰，你想幹嘛？」

黑衣蒙面人恨聲道：「我要報復，讓妳也嚐嚐生不如死的滋味！哈哈……」

盈盈心中大駭，此人的語氣，豈不跟夢中一模一樣？

她突然把心一橫，趁那人狂笑不已，冷不防欺身而上，出手就攻。

要知近三四年來，自父親任我行死後，她在黑木崖服孝的三年中，每日以練武打發時間，內外兼修，武功大爲精進。

尤其婚後，與令狐冲互相切磋，功力更是突飛猛進，較之數年前，簡直不可同日而語。

這一掌攻出，不但暗含無限殺機，而且快得恍若電光石火。

快，正是從「獨孤九劍」的「破掌式」中悟出。

「破掌式」原是自己持有兵器，而敵方自恃功力深厚，赤手空拳搏鬥，用來破之。

有一天盈盈突然想到，萬一自己兩手空空，對方却持有利刃，當如何破呢？

小倆口花了三天三夜，終於思出一式反擊的掌法，命名爲「掌破式」。

顧名思義，也就是將「破掌式」主客易位，來個反其道而行。

想不到今夜這「掌破式」，竟然派上了大用。

那知她快，黑衣蒙面人的出手更快。

只見他肩頭微動，劍已出鞘，直向她掌心刺來，正是「辟邪劍法」中的一招「花開見佛」。

盈盈被迫收掌暴退，對方却欺身逼近，接着使出一招「流星飛墜」，劍尖直取她「氣海穴」部位。

這兩劍有如一氣呵成，不但快得令人不可思議，且更辛辣歹毒無比。

盈盈驚怒交加，一個倒縱，已暴退出房外。

她從小就傲氣十足，那甘示弱，心想：「房內地方太狹小，施展不開手脚，等我把你這廝引到大廳去，不見得就怕你！」

主意既定，她回身就疾奔而去。

黑衣蒙面人果然毫不放鬆，急起直追，一面以那娘娘腔的笑聲譏道：「小心啊！別動了胎氣！」

盈盈暗自一驚，心忖道：「我有身孕，只在昨日才告訴冲郎的，夜裡冲郎曾一再叮嚀我要保重身子，這廝怎會知道的？」

心念飛快地一轉，是了，想必這廝昨夜就潛入莊內來過，竊聽了他們的枕邊私話，由於冲郎在，這廝不敢貿然動手，所以等到今夜。

當時小倆口分別在即，只顧着親熱纏綿，竟不知強敵近在咫尺。

盈盈一想到有孕在身，脚下不由地一緩，幾乎被黑衣蒙面人追上。

好在穿過廻廊卽是大廳，只需加快幾步就到了。

令狐沖臨走時特地關照，他不在莊內，夜裡各處要燈火通明，這時，大廳內如同白晝一般。

盈盈一咬牙，手按腹部，一個箭步射入大廳。

廳內，秦武與十幾名莊丁的屍體，赤裸裸地被倒吊在大樑下，如同屠宰場殺好洗淨的一條條猪體。

盈盈驚呼一聲：「啊……」

身形一頓，黑衣蒙面人已到身後。

她尚未及回身迎敵，突覺背後「靈台穴」一麻，頓時失去了知覺。

□□　□□　□□

不知昏迷了多久……

當她緩緩清醒時，眼前一片漆黑，不知置身何處。

暗自一運功，覺出穴道已自行解開，想必被那黑衣蒙面人制住穴道後，已經過很長的一段時間。

她急欲撐起身，才發覺雙腕和兩脚上，加了粗重鐵鍊。

盈盈這一驚非同小可，意識到已被關進了黑牢！

她情急大叫道：「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……」

黑暗中，從鐵門上的洞孔外，傳來黑衣蒙面人的嘿然冷笑道：「現在妳該知道，被關在這裡是什麼滋味了！哈哈……」

狂笑聲逐漸去遠，任憑盈盈叫罵，他只是相應不理。

盈盈急得哭了起來：「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啊……」

突然，黑暗中又響起了一個聲音道：「沒有用的，安靜些吧！我每天會按時送飲食來！」

這聲音竟是梅兒！

盈盈驚喜道：「梅兒，是妳嗎？」

黑暗中，脚步聲逐漸遠去，除了盈盈的哭叫，一切陷入了無聲無息……

三　黃　山

令狐冲離開杭州，一路馬不停蹄，急急趕往苗疆。

此去苗疆何止千里，至少也得半個月。

這日來到黃山地面。

黃山介於歙縣與太平縣界之間，有三十六峯，氣勢極爲雄偉。

令狐冲記得黃山派多年前已沒落，那時他尚未出世，但風聞黃山老祖已屆百歲遐齡，至今尚健在。

只是，他早已與世隔絕，隱居深山，過着不食人間煙火的歲月。

如果不是急於趕赴苗疆，他倒眞有意深入黃山，去尋訪這位眞正的世外高人。

正飛騎馳經山下，突見前面有人橫刀擋道，擋住了去路。

令狐冲急將韁索一帶，勒馬收住奔勢，只見擋路的是個年輕人，看上去至多十七、八歲，體壯如牛。

雖已經是秋涼天候，他仍打着赤膊，手握一把鋒利厚背鋼刀。

令狐冲心想：「這小子想攔路打劫？」

他便開口道：「喂！小兄弟……」

那知話猶未了，年輕人竟不由分說，撲上前就是一刀，雖看不出他的刀法路數，來勢却極爲兇猛。

令狐冲惟恐傷了坐騎，急將馬頭一撥，向道旁衝了開去。

不料年輕人身法極快，跟着第二刀斜劈而去，意欲砍斷馬的後腿。

令狐冲驚怒交加，再也按捺不住，單手一撐坐鞍，騰身落向馬後，轉身以劍鞘盪開來刀，怒問道：「你想幹嘛？」

年輕人一臉憨氣道：「哼！有人跟我打賭，說我不敢惹你，我就非惹你不可！」

令狐冲詫異道：「哦？你知不知道我是誰？」

年輕人大聲喝道：「我管你是誰，看刀！」

喝聲中，揮刀就連連猛攻，一口氣連攻了七八刀。

令狐冲並不還手，只伏矯健身法，連閃帶避，使對方刀刀落空，連他的衣袂都沾不上。

他心想：「你這楞頭楞腦的小子，我倒要看看，究竟你是什麼來頭？」

年輕人一面加緊猛攻，一面口裡數着：「十六、十七、十八……」

但見他愈攻愈快，只不過片刻之間，已攻出了六十刀以上。

令狐冲突然發現，這小子的刀法毫無路數，竟與「獨孤九劍」有異曲同工之妙，也就是說，出手乃在刀意，不在招式。

幸而他已深得其中奧秘，這年輕人的火候也不夠，否則連十招也難支持。

令狐冲不由地暗自一驚，他簡直不敢相信，世上還有「獨孤九刀」不成？

年輕人一個勁繼續猛攻，七十招一過，已是額頭上汗水涔涔而下，開始心浮氣躁起來了。

他數到「八十一」，突然收刀暴退。

年輕人一臉驚異之情，望着令狐冲呆了片刻，喃喃自語道：「咦？這個人眞不好惹，我的八十一刀已經用完了，居然……」

令狐冲一聽，心裡更是一驚，這八十一刀，豈不正合九九之數？天下眞有「獨孤九刀」？

要知風清揚在華山石洞內，傳授「獨孤九劍」時，曾說這是天下獨一無二的劍法，雖只九招，每招却含三百六十種變化。

而更重要的，則是出手不在招式，却在劍意，使心神合一，與手中劍靈犀相通。也即是劍隨意發，毫不拘泥於劍招，全憑意動劍發，意收劍斂。

眼前這年輕人却犯了個大錯，一心一意念着一招一式，如同死背古人文章，只知一字一句不漏，既不明白文中內容和含意，更不會靈活運用。

看情形，說不定他根本從未學過刀法，只不過是仗一身蠻力，揮刀亂砍一通罷了。

縱然有人教，教他刀法的這位師父，實在也不見得高明。

令狐冲這樣一想，心情頓時輕鬆不少，反覺得自己未免大驚小怪了。

年輕人正攻出第九十九刀。

令狐冲突然拔劍出鞘，以「獨孤九劍」的第三招「破刀式」出手，劍勢由下向上斜斜一挑。

「噹！」地一聲金鐵交鳴，星火四射，年輕人的那柄厚背鋼刀，已被震得脫手飛出。

令狐冲只想試試這小子的功力，想不到他如此不濟，竟然不堪一擊。

年輕人的鋼刀一震飛，掉頭拔脚就逃，一面大叫道：「小姑奶奶快來，我打不過他啦……」

令狐冲身形暴起，從他頭頂上方飛射而過，攔在前面擋住了去路。

年輕人收勢不及，乾脆使勁一頭向他撞去。

令狐冲毫不動怒，只是心中好奇，急於想知道「小姑奶奶」是誰，伸手一擋，抵住了他撞來的頭頂。

年輕人用力過猛，使得令狐冲不由地向後退了一大步，急忙暗運三成眞力，才得把身形穩住。

這一來，憨小子就算使出吃奶的勁兒，也無法使對方移動半步了。

偏偏他還不服氣，雙手左右開弓，連連出拳猛擊，破口大罵道：「他奶奶的！大欺小，現世寶，我才不怕你吶……」

可是，儘管他左一拳、右一拳，不斷猛揮，總是差那麼一兩寸，無法擊中令狐冲的身體。

令狐冲不禁暗自好笑，遂道：「小兄弟，你是不是打不到我，心裡很不甘心？」

年輕人怒哼一聲道：「有本事就讓我打到，我就要你趴下，在床上躺三個月！」

他倒眞是死心眼兒，繼續連連揮拳。

令狐冲笑道：「好，咱們來打個賭，如果我讓你打一拳，不能使我趴下怎麼說？」

年輕人停止揮拳道：「我就讓你打還三拳！」

令狐冲搖頭道：「這樣不好，如果你一拳不能讓我趴下，就得回答我三個問題，如何？」

年輕人心想：「嘿嘿！小姑奶奶老罵我笨，想不到你比我更笨，居然敢跟我打這個賭，我這一拳，連一條水牛都打得死，難道你比水牛還壯？」

他立即一口答應道：「就這麼說！」

令狐冲這才放下手，運了口氣，道：「來吧！」

年輕人直起腰來，雙手握拳，猛吸一大口氣，突然揮拳猛向他腹部擊去。

要知這三年多來，令狐冲的「吸星大法」已大有精進，較之當時初學乍練，實不可同日而語。

一拳擊中他腹部，年輕人的拳頭就像被磁鐵吸住，再也收不回來。

幸而令狐冲只想跟他開個小玩笑，僅將一拳擊來的力道化於無形，否則就更不堪設想，非吃足苦頭不可了。

令狐冲腹部一挺，年輕人即被彈得踉蹌倒退幾大步，一屁股跌坐在地上。

這小子倒也乾脆，連眉頭都不皺一下，坐在地上大叫道：「他奶奶的，我輸啦！你就問吧！」

令狐冲笑道：「第一個問題，你剛才叫的小姑奶奶是誰？」

年輕人哈哈大笑道：「你眞不是假笨！小姑奶奶當然就是小姑奶奶，這還要問？」

令狐冲被他搶白得一怔，只好提出了第二個問題：「是她跟你打賭，說你不敢惹我的？」

年輕人道：「當然是她！剛才咱們在山頭上，看見你騎着馬奔來，小姑奶奶就指着你，問我：『那邊來的那個人，你敢不敢惹他？』，我說：『笑話，除了妳小姑奶奶，沒有人我不敢惹的！』

她不信，跟我打賭說：『你有本事跟他過招支持百招以上，今天就不用挑水了。』，我一聽就提了刀衝下山坡來……唉！眞倒楣，已經九十九刀了，只差一刀！」

令狐冲這才明白，這小子爲何邊打邊數，原來是這麼回事。

他不禁笑問道：「你那位小姑奶奶人呢？」

年輕人向山頭一指道：「在那上面。」

令狐沖抬頭一看，根本不見人影，卽道：「帶我去見她好嗎？」

傻小子並不傻，搖頭道：「不行，你的三個問題已經問完了。」

令狐沖探手入懷，取出個銀錠，上前遞向他道：「你帶路，這個就送給你。」

不料年輕人竟睜大眼睛，一臉茫然道：「這是什麼玩意兒？」

敢情他從未見過銀子？

令狐沖一時啼笑皆非，只好耐着性子解釋道：「這是銀子，可以拿去買穿的、吃的，喜歡什麼就買什麼。」

年輕人半信半疑道：「銀子買什麼？我怎麼從來沒聽人說過？」

令狐沖靈機一動，故意道：「我敢跟你打賭，你那位小姑奶奶，一定也沒見過這玩意兒！」

年輕人似對「小姑奶奶」十分尊敬，也極爲崇拜，霍地跳起身道：「不！小姑奶奶什麼都見識過，這玩意兒有啥稀奇……」

令狐沖道：「不信你去問她，這玩意兒絕對沒見過！」

年輕人充滿好奇，從他手上接過銀錠，仔細地左瞧右瞧，用牙咬了咬，又用舌尖舔兩下。

最後齜牙裂嘴地笑道：「好，我這就拿去給小姑奶奶看，如果她沒見過，就算你又贏了，可以再問我三個問題，不過，你不許跟去，得在這兒等着。」

令狐沖點了點頭，眼見年輕人刀也不要了，直朝山頭上飛奔而去。

他從容不迫，將兩個手指放入口中，吹出一聲尖銳口哨，便見那匹烏騅名駒應聲而至。

躍身上去，直奔山頭，只見年輕人站在一株合抱大樹下，仰面向樹上大叫：「小姑奶奶！小姑奶奶……」

令狐沖在兩丈外勒馬停住，抬眼向那株大樹上看去，原來樹上架空築了間小木屋。

那位「小姑奶奶」，就住在這樹上？

年輕人連叫了幾聲，樹上無人回應，使他不禁抓抓頭皮，自言自語道：「奇怪？剛才還在，人跑到那兒去了？」

一回身，發現令狐沖跟了來，怒道：「你說好在山下等着的，爲什麼跟來？」

令狐沖拍拍馬背道：「不是我要跟來，是牠馱我上山來的啊！」

年輕人想了想道：「噢！那是牠的錯，不能怪你了。」

令狐沖暗覺好笑，這年輕人雖傻頭傻腦，倒是傻得很可愛，似乎毫無心機。

年輕人尋思一下，忽道：「一定是去『天池』了！」

說完，他也不管令狐冲是否跟來，便逕自向峯頂奔去。

黃山有三十六峯，這座山峯只不過是其中之一，雖不見峭壁巉崖，崇山峻嶺，但漫山都是亂石，極是崎嶇難行。

令狐冲心知馬匹已無法登山，只好翻身下馬，正將馬拴在小樹上，突聞年輕人一聲驚呼：「啊……」

抬眼一看，原來年輕人奔得太急，不留神踏在滑動中的亂石上，失足摔倒，直向一旁山溝滾跌下去。

令狐冲大驚，身如脫弦之箭射去，伸手一把抓向年輕人肩頭。

年輕人上身赤膊，又是滿身汗水，滑不溜手，那能抓得住，手剛觸及肩頭就一滑，直向山溝墜落。

山溝足有二三十丈深，即使令狐冲身懷絕世輕功，也很可能受傷，更何況是這不諳輕功的傻小子？

這一摔下去，縱不粉身碎骨，也得摔個半死！

令狐冲手一滑開，便知大事不妙，無奈已搶救不及。

正在這千鈞一髮之際，突見下面山溝的小徑上，健步如飛地奔來六個頭戴大斗笠的漢子，各挑兩大桶水。

走在最前面的一人，一眼瞥見年輕人從上面墜落，急將扁擔一丟，不顧水桶翻倒，便以驚世駭俗的身法，飛身疾撲而去。

只見他雙手向上一托，將年輕人接個正着，然後重重把他摔在地上，破口大罵道：「兔崽子！你不想活啦！」

又一人挑着兩大桶水，飛奔趕上來道：「這小子大概不喜歡挑水，所以才情願跳崖自殺！」

年輕人跳起身來道：「他奶奶的！我是不小心摔倒跌下來……」

令狐冲縱身而下，定神一看，不禁驚喜交加地叫道：「桃谷六仙？」

嘿！這六個挑水的，可不正是那六兄弟？

救了年輕人的便是桃根仙，他萬萬想不到，令狐冲會在此時此地出現，喜出望外道：「哈！你這小子也栽在小姑奶奶手裡了，跑來挑水哪？」

桃幹仙放下水桶，樂不可支地大笑道：「歡迎加入咱們挑水的陣容！」

令狐冲莫名其妙道：「你們怎麼跑到黃山來挑水了？」

桃根仙嘆口氣道：「唉！一言難盡……」

桃幹仙道：「一句話當然說不完，兩句也說不完，得慢慢說，說好幾十句！」

桃根仙瞪他一眼道：「我一句還沒說完，你打什麼岔？」

桃幹仙道：「反正你一言難盡，說完跟沒說完都是一樣，說完了，他也不知道你說什麼。」

桃根仙辯道：「當然不一樣，說完他才知道我說完了，沒說完……」

其他四兄弟已奔來，不理會老大和老二的爭辯，一齊放下水桶，上前爭着跟令狐冲打招呼。

年輕人見狀，頗覺意外地道：「你們早就認識？」

令狐冲笑道：「是啊！你也是他們挑水陣容的？」

年輕人道：「咱們各挑各的，我已經挑了一年，他們才兩個月，差得遠哪！」

令狐冲向桃谷六仙問道：「剛才聽桃老大說，你們是栽在那『小姑奶奶』的手裡了？」

桃實仙把馬臉一沉，拉得更長了，氣憤道：「哼！要不是栽在她手裡，咱們幹嘛一桶桶的水往山頂上挑，又不發神經！」

桃花仙道：「我情願發神經，也不情願挑水！」

桃葉仙糾正他道：「錯了，不發神經，就不會挑水了。」

桃枝仙道：「這麼說，咱們全有神經病？」

桃葉仙搖頭道：「那我可不清楚，我又不是大夫，不過，我知道咱們已經挑了兩個月零三天的水。」

桃花仙道：「而且每天要挑一百桶。」

桃葉仙嘆口氣道：「唉！還得挑兩年九個月零二十七天！」

令狐冲莫名其妙道：「那一位能告訴我，究竟是怎麼回事？」

桃谷六仙不約而同，齊聲一嘆，大家你望我、我看你，似乎誰也不願自告奮勇，說出這件不太光彩的事。」

令狐冲對他們的個性十分瞭解，故意笑道：「其實，我早已知道了，你們栽在了那位『小姑奶奶』的手裡。」

桃根仙上前一把抓住年輕人的胳臂，怒問道：「兔崽子，是你告訴他的？」

年輕人矢口否認道：「不是我，我啥也沒說……」

令狐冲笑道：「桃老大，是你自己說的啊！」

桃根仙一怔，放開了年輕人，詫然道：「我自己說的？奇怪，我好像沒說過……」

令狐冲道：「你不是問我，是不是也栽在小姑奶奶手裡了，所以跑來挑水嗎？」

桃根仙道：「這話我剛才是問過，但是我沒有說，咱們栽在她手裡了呀！」

桃幹仙點頭道：「對！這個我可以做證，大哥沒說過這話。」

令狐冲又笑道：「桃老大說的『也』字，不就表示你們已經栽了觔斗嗎？」

桃根仙把大拇指一豎道：「令狐老弟，你眞不簡單，憑一個『也』字，就能知道咱們栽

了觔斗。」

桃幹仙道：「我就沒有他這樣聰明。」

桃花仙道：「我也比他差，但差的不多，只是一點點而已。」

桃葉仙提議道：「既然他已經知道，咱們栽了觔斗，乾脆就告訴他吧！」

桃枝仙道：「對！不然他會以爲咱們有神經病，跑到黃山來挑水。」

桃根仙猶豫一下，才無奈地道：「好吧！事情是這樣的，兩個多月前，咱們原打算去黑木崖玩一趟的，經過華山，便想順便看看華山派的近況，也許有機緣能見到風清揚老前輩，對了，你知不知道，如今的華山派掌門人是誰？」

令狐冲微微點頭道：「聽說是四師弟施戴子。」

桃根仙道：「不錯，正是他，不過據他說，你這大師兄已被岳不群逐出師門，二師兄又咎由自取，被聖姑罰他跟一群大馬猴爲伍，三師兄梁發也死了，只好由他暫代掌門之職……」

令狐冲深覺意外道：「怎麼，三年多了，施師弟還是暫代掌門？」

桃根仙道：「聽他的口氣，認爲自己擔當不起華山掌門的重任，只是山中無老虎，猴兒稱大王，迫不得已，才勉爲其難暫代的，他的意思，希望咱們幾個去趟杭州，勸令狐老弟能回華山……」

令狐冲强自一笑道：「我已被師父逐出師門，怎能回華山去當掌門，讓天下武林視爲笑柄。」

桃根仙道：「我也是這麼說的，正在這時候，突然有華山弟子來報，說勞德諾那廝不見了。」

令狐冲大吃一驚，急問道：「勞德諾逃走了？」

桃根仙道：「是逃走，還是被人救走就不知道了，反正是人不見啦！」

令狐冲暗自尋思道：「兩月前勞德諾就逃出了華山，難道率衆突襲五仙教的，竟然當眞是他？但他右肩鎖骨已斷，且偷偷自練『辟邪劍法』不當，致將一身武功盡廢了，怎麼可能……」

念猶未了，又聽桃根仙繼續道：「施戴子親自帶了所有華山派弟子，搜遍整個華山，除了發現兩隻跟勞德諾鎖在一起的大馬猴屍體，手臂已被利刃砍斷，却不見那廝的影踪，施戴子惟恐聖姑怪他疏忽，就要求咱們趕往杭州，把這消息帶給你們小倆口。」

令狐冲忍不住問道：「那你們怎麼未去杭州，却在這裡挑起水來了？」

桃根仙垂頭喪氣道：「說起來眞他奶奶的丟人，那日咱們經過山下，忽然隨風飄來一陣烤肉的香味，哇！要多香就有多香，讓人聞了直嚥口水。」

桃幹仙糾正道：「不是嚥口水，是流口水，嚥跟流可不一樣，你得說清楚。」

桃根仙瞪他一眼道：「我那記得是嘸還是流，總之那香味讓人一聞就走不動了。」

桃幹仙又表示異議道：「這話也不對，不是走不動，而是咱們一聞烤肉香味，就飛快地奔了去。」

桃根仙道：「就算是這樣吧！反正咱們奔去一看，只見這小子正在烤一隻小野猪。」說時向那年輕人一指，其他五兄弟的眼光，不約而同跟了過去。

年輕人嘴裡帶着點笑，似乎想起當時的情形，仍覺十分得意。

桃根仙接下去道：「咱們一看，這小子一個人在烤小野猪，心想，他那吃得下，便想幫幫他的忙。」

其他五人幫腔道：「咱們可是一番好意。」

桃根仙把頭一點道：「對，咱們是好意，絕不是嘴饞，便走過去問他：『小兄弟，就你一個人嗎？』，那知這小子眼皮一翻道：『你管得着嗎？』。

他奶奶的，天下敢跟我們桃谷六仙這樣說話的，實在數不出幾個，他小子簡直是有眼不識六仙！」

令狐冲笑道：「這話倒不假，連我也不敢，否則早就被你們撕成四塊了。」

桃根仙向那年輕人道：「聽見沒有，咱們可不是吹牛吧？」

年輕人仍然嘴角掛着點笑。

桃根仙繼續道：「咱們看這小子不知敬老尊賢，心裡火大了，上前就抓住他，提起來正要撕成四塊，突然跑來個小瘋婆……」

年輕人憤聲道：「是小姑奶奶！」

桃根仙道：「那時候咱們還沒栽在她手裡，還不能算是小姑奶奶，他奶奶的！被你這小子一打岔，我說到那兒啦？」

令狐冲笑道：「說到正要把他撕成四塊，突然跑來個小瘋婆。」

桃根仙道：「對對對！瞧我這記性，小瘋婆一來，就問咱們是不是打算把這小子撕成四塊，我說：『當然！絕不是三塊或五塊。』，小瘋婆笑着說道：『我敢打賭，你們六個人一齊動手，絕對不能把他撕成四塊。』。

我問她賭什麼？她說：『你們贏了，整個烤野猪就拿去吃，輸了的話，從此以後見了我就得叫小姑奶奶！』，咱們一想，這個賭是贏定了。」

令狐冲笑問道：「那你們怎麼會輸了呢？」

桃根仙道：「咱們六個人一齊動手，我抱住這小子的頭，老二、老三各抓一條胳臂，老四老五一人抱一條腿，可是老六却無處下手了，小瘋婆見了就說：『撕成五塊你們就輸了啊！』……」

桃實仙接口道：「還是我最聰明，一看無處下手，就上去一把抓住這小子的命根子，小

瘋婆却說那不能算一塊，否則咱們就輸定了。」

桃根仙嘆口氣道：「咱們想來想去，始終想不出，六個人一齊動手，怎能把這小子撕成四大塊，最後只好放下這小子認輸啦！」

令狐冲笑了笑，不解道：「這跟你們挑水有何相干？」

桃根仙道：「那烤野猪的香味實在太誘人，咱們就要求她再打別的賭，她一口答應道：『好，我在地上畫個大圓圈，人不走出圈外，從一數到一百，如果你們能把我抓住就算贏了，否則你們六人得替我挑水，每人每天挑一百桶，連挑三年。』。

咱們心想，這回贏定了，那知小瘋婆不知用的什麼身法，咱們怎麼抓都抓不到她，結果又輸了，只好……唉！」

令狐冲滿頭霧水道：「她幹嘛要你們挑水？」

桃根仙苦笑道：「你看了就知道。」

於是，各人挑起大水桶，由年輕人在前帶路，領着令狐冲直奔山頭。

來至山頂，只見一處數十丈方圓的大坑，如同一座乾涸的小潭。

桃根仙的兩桶水已打翻，其他五人便將挑上山的水倒入。

那知，轉眼即被吸乾。

令狐冲見了好生詫異道：「這是幹什麼？」

年輕人道：「小姑奶奶說，水注滿了就是『天池』。」

令狐冲笑問道：「這個大坑，何年何月才能注滿？」

年輕人道：「小姑奶奶說，愚公可以移山，咱們自然也可以變坑爲池，只要不斷地挑水上來，總有一天會注滿的。」

令狐冲聽得啼笑皆非，心想：「這位小姑奶奶，倒眞會折騰人，但不知她究竟有何目的？」

便向桃谷六仙問道：「憑你們六位的名氣和武功，竟然甘心受那小瘋婆驅使？」

桃根仙一臉無奈道：「咱們當然不甘心，本來想溜的，可是她警告說：『如果你們不挑滿三年的水，我就到處宣揚，說你們桃谷六仙是言而無信的卑鄙小人！』，而且她心地很好，雖然咱們打賭輸了，還讓咱們飽餐一頓烤野猪。」

令狐冲心裡暗笑道：「難怪你們死心塌地，留在這裡挑水。」

忽聽桃根仙問道：「令狐老弟，你怎麼突然跑到黃山來了？」

令狐冲正色道：「五仙教出了大事，我正要趕往苗疆去，經過山下……」

桃谷六仙齊聲驚問道：「五仙教出了什麼大事？」

令狐冲道：「中秋之夜，五仙教被人挑了。」

隨即將出事經過，簡單扼要地述說一遍。

桃谷六仙聽畢，頓時驚怒交加，齊聲道：「走！咱們去替藍鳳凰討回公道！」

令狐冲問道：「你們不挑水了？」

桃根仙道：「回來再挑，桃谷六仙說話算數，絕對替她挑滿三年。」

年輕人道：「不行，你剛才打翻的兩桶，也得補上。」

桃根仙破口大罵道：「他奶奶的！都是爲了救你這兔崽子，才害我打翻兩桶水，該你去替我挑！」

令狐冲笑道：「小兄弟，你去把小瘋婆找來，我自有辦法，讓你們大家以後都不用再挑水了。」

年輕人驚喜道：「眞的？」

令狐冲點頭道：「你快去找她來，我在這裡等着。」

年輕人應了一聲，便飛奔而去。

桃根仙忽問道：「令狐老弟，你剛才說，帶頭去挑了五仙教的那人，用的是辟邪劍法，那會是誰呢？」

令狐冲神情凝重道：「很可能跟勞德諾的失蹤有關。」

桃幹仙道：「他已武功盡廢，恐怕連劍都提不動。」

令狐冲憂形於色道：「他的武功雖廢，頭腦還管用，如果落在什麼人手裡，可以逼他背誦出辟邪劍法口訣，不就等於得到了劍譜？」

桃幹仙驚道：「對！這一點我倒沒有想到……」

桃根仙道：「我想到了，可是沒來得及說。」

桃實仙毫不保留道：「老大，別吹牛了吧！這是施戴子先想到的。」

桃根仙狠狠瞪他一眼，只好尷尬道：「令狐老弟，實不相瞞，勞德諾一不見了，施戴子就想到了這點，所以請託咱們趕往杭州，擔心勞德諾被人救去，就是爲了他曾背下辟邪劍譜。」

令狐冲嘆道：「這也怪我，當時盈盈決定爲六師弟報復，把勞德諾留在華山，跟大馬猴鎖在一起，我只是順着她，讓她高興，以致疏忽了這嚴重的後果。」

桃根仙道：「如今辟邪劍法已重現江湖，這個亂子可大了。」

桃幹仙道：「令狐老弟，別忘了還有個林平之，他也練過辟邪劍法，你離開了杭州……」

令狐冲道：「不用擔心林平之，他已經死了。」

桃谷六仙齊聲驚道：「林平之死啦？」

令狐冲微微點頭，沮然道：「去年除夕那天，他在黑牢裡撞壁而死，屍體已經送回洛陽。」

桃根仙道：「令狐老弟，你對他已仁至義盡，沒什麼虧欠了，像他這種人，早就該死了

。」

桃幹仙道：「對！死一個不嫌少，死十個不嫌多！」

桃枝仙道：「至少不用擔心他逃出黑牢了。」

桃葉仙道：「當然不用擔心，死了還能逃走，這種事很少聽過。」

桃花仙道：「不是很少，是從來沒聽過。」

令狐沖心知他們的老毛病，一句話能爭執不休，吵個沒完沒了，便把雙手一拱道：「各位老哥，在下尚有要事在身，不想見那小瘋婆了。」

桃谷六仙立時停止爭辯，互相交換一下眼色。

桃根仙笑問其他五兄弟道：「你們誰想見她？」

那五兄弟一齊搖頭，表示無人想見那位「小姑奶奶」。

桃根仙不由地呵呵笑道：「令狐老弟，咱們也不想見她，乾脆跟你去苗疆玩一趟吧！」

其他五兄弟齊聲道：「說走就走！」

令狐沖尚未置可否，忽聽身後發出一聲怒哼，猛一回身，只見距離面前不足五尺，站了個蓬頭垢面，身上穿得花花綠綠，赤着一雙脚的少女。

就看她這身打扮，便知是那「小瘋婆」了。

在場的七人，稱得上是當今武林頂尖高手，人已來到近前，竟渾然未覺，足見這瘋婆子的輕功身法，已達不可思議的境界。

她連看都不看令狐沖一眼，只向桃谷六仙連罵帶唱道：「桃谷六仙不要臉，語而無信小人言，一旦傳揚江湖去，看你……」

不等她唱完，桃根仙已情急大叫道：「不不不！小姑奶奶，這件事千萬不可傳揚出去啊！」

桃幹仙也叫道：「咱們還沒走，不能算言而無信……」

小瘋婆道：「可是你們心裡已經有這個打算！」

桃葉仙辯道：「那不能算，譬如咱們早就想把妳撕成四大塊，可是一直沒有眞的撕，對不對？」

小瘋婆冷哼一聲道：「那是你們抓不到我。」

她這才把眼光轉向令狐沖道：「聽大牛說，你自認爲有辦法，能讓他們以後不用再挑水了？」

令狐沖這才知道，傻小子名叫大牛，要他去找小瘋婆，居然連這話也告訴了她，不但人如其名，而且還是頭大笨牛！

他只好強自一笑道：「姑娘又想跟在下打賭？」

小瘋婆不加思索，一口答應道：「好，這可是你自己說的，如果你贏，他們從此以後就

不用挑水。」

桃谷六仙一聽，不禁齊聲歡呼，好像他們已解脫了桎梏。

小瘋婆微微一笑道：「萬一你輸了，你也得挑三年，每天挑一百桶。」

桃谷六仙一怔，相顧愕然。

令狐冲笑問道：「不知這個賭怎樣打法？」

小瘋婆道：「很簡單，只要你能說出我是誰。」

這倒很乾脆，但却是個難題。

就憑她剛才的輕功身法，必是師出名門，大有來歷，可惜令狐冲並未見到，無從判斷出她的師承派別，自然更無法猜出她的身分了。

令狐冲暗自一打量，雖然小瘋婆打扮得怪裡怪氣，故意弄得蓬頭垢面，却未能掩盡她那秀麗的輪廓。

尤其，那一對靈活的大眼睛。

一接觸她的目光，令狐冲不由地心神猛然一震，似覺極爲熟悉，但一時却記不起在那裡見過。

小瘋婆見他深思不語，催問道：「喂！你究竟敢不敢跟我打這個賭？」

令狐冲笑道：「這樣打賭不公平，如果反過來由我問妳，我是誰……」

不料小瘋婆竟大笑道：「哈哈！我贏了，你是令狐冲！」

令狐冲意外地一怔，心想：「她怎麼會認識我？是了，我們一定曾經在那裡見過。」

靈機一動，他不動聲色道：「在下只是打個比喻，並非以此打賭，否則，在下隨便去山外找個人來，姑娘能說出他是誰嗎？」

小瘋婆道：「那你是不同意打這個賭？」

令狐冲笑道：「不，姑娘既已提出，在下豈能不接受，只是這樣不太公平，在下有個小小要求。」

小瘋婆不悅道：「你比他們難纏多了，好吧！你說怎樣才算公平？」

令狐冲道：「如果姑娘『敢』與在下比劃一百招，即使叫不出姓名，也能道出姑娘的來龍去脈。」

他故意强調一個「敢」字，似有激將之意。

小瘋婆果然不甘示弱道：「好，一言爲定。」

想不到她說打就打，連招呼都不打一個，出手就攻。

更妙的是，她跟那叫大牛的傻小子一樣，邊打邊報數：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……」

出手之快，眞箇令人目不暇給。

令狐冲尚未出手，已被她搶攻了十幾招。

他原想從小瘋婆的武功路數，研判出她的師承派別，那知這姑娘的出手，全憑一個「快」字訣，毫無蛛絲馬跡可循。

方才在山下，大牛橫刀攔路，便是用這種打法，使令狐冲誤以爲是「獨孤九刀」，其實根本毫無章法。

只是這小瘋婆的出手，比大牛快上何止十倍。

幸好令狐冲所練「獨孤九劍」，亦是要訣乃在劍意，不在招式，完全不拘泥於一招一式的打法。

爲了要逼出小瘋婆的看家本領，他以指代劍，也以快制快。

雙方均無招式可言，看似亂打一通，其實正是天下罕見的絕世武功。

桃谷六仙自認武功蓋世，看了他們這種打法，除了直覺快得眼花撩亂，目不暇給之外，簡直無法看出誰佔了上風。

大牛氣喘如牛地奔來一看，見雙方已動手打將起來。

他更是看不出一點門道，只會看熱鬧，站在一旁不斷喝采叫好，也不知是爲誰吶喊助陣。

轉眼之間，小瘋婆已數到了：「五十六、五十七……」

令狐冲仍然未能看出她的武功路數，心裡暗急，手下便一緊，連連搶攻。

小瘋婆從容不迫，身形如同鬼魅幽靈般飄忽，任憑令狐冲出手如何快速，總能在千鈞一髮間溜了開去。

她已數到：「七十九、八十……」

令狐冲故意露個破綻，誘使小瘋婆欺身暴進，突然翻手搭上她的右腕。

眼看腕脈將被扣住，小瘋婆心中大駭，情急之下，左手四指屈握，單以中指疾點對方「膻中穴」。

令狐冲即時認出，這是東海紫竹島，鏡月神尼的絕技「一指禪」。

他腦子裡飛快地一閃，同時撒手暴退，口中驚呼道：「姑娘是曲長老的孫女……」

小瘋婆一聽大驚，想不到無意中施展出「一指禪」，竟被令狐冲識破了身份。

不等令狐冲說完，她已掉頭疾掠而去，眨眼便無影無踪。

令狐冲楞在當場，忘了去追。

他萬萬沒有想到，小瘋婆竟是曲非烟！

三年多前，曲非烟只是個十二、三歲的小女孩，如今豈不正是十六、七歲的少女？

說起來，這小女孩對他尚有救命之恩。

那夜他身受重傷，若非曲非烟將儀琳帶去，以恒山派的治傷獨門良藥「天香斷續膠」和「白雲熊膽丸」，及時救了他一命，只怕早已死在了「群玉院」內。

那夜，曲洋與劉正風雙雙喪命後，曲非烟即不知去向，怎會料到三年多後的今日，她會出現在黃山，且裝扮成小瘋婆。

桃谷六仙從未見過曲家祖孫，但事後曾聽說，劉正風即是爲與魔教曲長老結交，曾共譜一曲「笑傲江湖」，以致落得家破人亡。

此刻一聽令狐冲道破身分，小瘋婆便疾掠而去，桃谷六仙不禁大出意料之外。

桃根仙急問道：「令狐老弟，你說的曲長老，可是朝陽教的曲洋？」

令狐冲微微點頭道：「剛才我見她施展出『一指禪』，尚不敢確定，只是貿然試探一下，想不到她眞是曲長老的孫女曲非烟。」

桃幹仙道：「咱們找她去。」

令狐冲搖頭道：「不用了，她已被我識破身份，一言不發就走，表示她已認輸，找也找不到她的。」

桃實仙振奮道：「這麼說，咱們不用再挑水嘍？」

令狐冲笑道：「不用啦！」

桃根仙樂不可支，哈哈大笑道：「好極了，這下她可不能罵咱們不要臉，言而無信了！」

桃幹仙道：「咱們也不用叫她小姑奶奶啦！」

其他幾人頓時樂得又笑又跳，彷彿絕處逢生。

令狐冲忽問道：「幾位老哥眞要隨我去苗疆？」

桃根仙把胸脯一拍道：「桃谷六仙說的話絕對算數，從不言而無信。」

桃幹仙道：「對！說話不算數，就是卑鄙無恥的小人！」

令狐冲笑道：「那就走吧！」

桃谷六仙大喜，將水桶一脚一個，踢進了大坑，表示從此不再挑水。

令狐冲正轉身要走，發現大牛站在一旁發楞，便上前拍拍他肩膀道：「小兄弟，你也不用再挑水了，可以走啦！」

不料大牛把他的手用力甩開，憤聲道：「你們走你們的，管我幹嘛？我情願替小姑奶奶挑一輩子的水。」

桃根仙見狀大怒，喝罵道：「他奶奶的！這兔崽子不知好歹，把他撕成四塊！」

眼見其他幾人一擁而上，令狐冲忙勸阻道：「算啦！人各有志，隨他去吧！」

桃谷六仙這才罷手，使大牛逃過一刼。

令狐冲便偕同這六兄弟，離開峯頂，施展輕功直奔山下。

四 苗疆

出了黃山，令狐沖仍然跨着他的烏騅名駒，單騎直奔苗疆。

由於桃谷六仙不慣騎馬，便約定在苗疆八寨見面，且打賭比令狐沖先抵達。

途中，令狐沖便已聽到消息，江湖中盛傳，五仙教在一夜之間被人殲滅。

五仙教與毒聖門一樣，皆以施毒聞名江湖，但聲勢及兇名却遠不及朝陽教。

因此對這個消息，有人是漠不關心，也有的人幸災樂禍，更有自認是武林的正義之士，無不深覺大快人心。

但是，對風聞辟邪劍法重現江湖，則引起極大震驚。

尤其三年多前，曾捲入那場武林風暴的各門各派，更是人心惶惶，深恐會遭到五仙教的同樣命運。

□□ □□ □□

令狐沖心急如焚，披星戴月，馬不停蹄地趕到了苗疆。

他從未到過這化外之地，以爲八寨只是個地名。

到了苗疆，一打聽才知八寨屬貴州都匀府所轄，包括思吉、周安、古卯、古蓬、古鉢、都者、羅黑及剎丁八處村落。

八寨位於雷山及獨山之間，又稱丹寨，多爲猺、獠族人盤踞，漢人幾乎絕跡。

明代善於用兵的文臣王守仁，潛師破八寨，指的卽是此一地區。

苗人及猺、獠族人均不通漢語，令狐沖各處打聽，也問不出個所以然。

尤其八寨亦在苗嶺之內，五仙教被殲，使當地人如同驚弓之鳥，見了陌生漢人來到，好比見了瘟神鬼魅，嚇得掉頭就逃，那還敢跟他接觸？

這倒大出令狐沖意料之外，不過他也想到，定然是藍鳳凰她們藏在苗人家中養傷，惟恐對方探知五人仍活着，再來八寨搜殺，不得不嚴加防範。

何況是言語不通，卽使他能說苗語，或是找到懂漢語的苗人，也絕不會貿然的說出她們的下落。

雖然八個村落之間距離不遠，這村跑到那村，那村又跑到這村，馬不停蹄地東奔西走，也眞夠折騰的。

眼看日已西沉，令狐沖不禁暗自發起愁來，心想：「天快黑了，我先得找個地方落脚才

行，總不能露宿在山中啊！」

但整個苗嶺找不到一家客棧，尤其他是陌生的漢人，身分可疑，連借宿都免談，不受歡迎。

令狐冲來到羅黑寨，連嚐了幾家的閉門羹，正感一籌莫展。

忽然看見一個身材苗條，婀娜多姿的年輕小苗女，從矮樹叢裡走出，站在遠遠的向他招手。

他暗自一怔，驅馬上前問道：「姑娘，妳是在跟我招呼？」

小苗女微微點了下頭。

令狐冲忙翻身下馬，急問道：「妳聽得懂漢語？」

小苗女又一點頭，道：「你是不是在找人？」

令狐冲喜出望外，振奮道：「是啊！她們是從雷公山來此養傷的，姑娘可知道她們在那裡？」

小苗女嫣然一笑道：「請跟我來吧！」

這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，得來全不費工夫。

令狐冲立即牽着烏騅名駒，跟隨着小苗女，繞過矮樹叢，穿越一條小徑，來至一座離地面高約兩丈的茅屋前。

苗人稱之爲「樓房」，由五對木柱支撐爲架，茅屋便搭建在架空的平台上，爲的是山地潮濕，且可防猛獸毒蛇侵襲。

小苗女走到木梯前，回身道：「請把馬拴好，隨我上來。」

令狐冲應了一聲，將馬拴在支柱上。

小苗女走上樓梯，剛走至一半，突然一脚踩空，驚呼一聲：「啊……」，便仰面倒栽下來。

令狐冲正到梯口，急忙搶步上前，雙手一托，將她接抱個正着。

冷不防頸後似被蜂刺螫了一下，頓覺全身一麻，如墜冰窟。

令狐冲暗自一驚，情知不妙，剛叫出一聲：「妳……」

便覺頭暈目眩，搖搖欲墜。

小苗女趁機出手，疾點他「華蓋穴」。

只見令狐冲雙手一撒，從樓梯一頭倒栽下去，當即失去了知覺。

小苗女只滾跌兩層樓梯，已挺身跳起。

就在這時，距屋旁丈許的樹上，飛身落下個苗裝艷麗少女，手上拿着一支竹製吹管，上前讚許道：「蘭兒，幹得好！」

小苗女笑道：「小姐的『九陰奇玄針』果然厲害，婢女今日總算開了眼界。」

艷麗少女置之一笑，上前一把提起令狐沖，身形一拔而起，掠上兩丈來高的平台。她提着令狐沖腰帶，絲毫不見吃力，推開木門，進入佈置簡陋的廳堂，將他往地板上一丟，便向裡屋走去。

剛到門口，就見藍鳳凰眼上蒙紮着布條，摸索着出來，問道：「小師妹，逮住的是什麼人？」

艷麗少女詫異道：「師姐，妳知道了？」

藍鳳凰笑道：「我雖看不見，但耳朵還管用，妳們主婢在下面互相標榜，我還能聽不見？」

艷麗少女道：「這傢伙到處打聽五位師姐的下落，幸好被我發現，讓蘭兒去把他誘來……」

藍鳳凰問道：「妳用的是『九陰奇玄針』？」

艷麗少女憤聲道：「這傢伙準沒安好心，要不是爲了讓師姐親自逼問他話，暫時留他一命，我就用『百毒奪魂刺』了。」

藍鳳凰急問道：「師妹，他是怎麼樣的人？」

艷麗少女回身走近令狐沖，仔細端詳一下，描述道：「是個漢人，年紀大概二十幾不到三十歲，身材適中，長得很端正，只是臉上帶有一種玩世不恭的神氣……」

藍鳳凰心神一震，更急問道：「他用什麼兵器？」

艷麗少女道：「用劍，劍柄上好像刻有字……」

藍鳳凰迫不及待道：「快看！刻的可是名字？」

艷麗少女蹲下去，將佩劍拿起一看，失聲叫道：「令狐沖！」

藍鳳凰驚喜道：「啊！果然是令狐大哥，他眞的趕來了。」

艷麗少女却頓足道：「糟了！我不知道他就是師姐常提的令狐大哥，這，這怎麼辦？這怎麼辦……」

藍鳳凰這才想到，令狐沖已中了「九陰奇玄針」。

要知她當年投在師門下，除了習武之外，即是專學使毒、使瘴和使蠱，從未練過暗器，尤其是「九陰奇玄針」與「百毒奪魂刺」。

據師父獨臂鬼婆說，堪稱天下餵毒暗器之霸，一旦被射中，連本門解毒之藥都無可解救。

獨臂鬼婆疑心甚重，似乎早已看出藍鳳凰懷有野心，出師下山後有意另創門戶，是以留了一手，始終不將這兩種暗器傳授。

果然不出所料，藍鳳凰與四位同門師妹，離開無量山後不久，便創立了五仙教。

艷麗少女名叫苗燕，是何時拜在獨臂鬼婆門下的，藍鳳凰並不清楚，甚至從未見過她的

面。

但師父既以那兩種霸道暗器相授，必然對她十分寵信和器重。

苗燕這次是風聞五仙教出事，奉師命特地趕來的，即使誤傷令狐冲，也是爲了保護五仙師姐，藍鳳凰怎能責怪她冒失。

但想到令狐冲的安危，藍鳳凰不禁憂急道：「小師妹，妳也無法解救令狐大哥？」

苗燕道：「這兩種暗器，都是用吹管發射，不同的是『百毒奪魂刺』見血封喉，『九陰奇玄針』則是射中即時昏迷，一個時辰內會清醒，但奇經八脈如被蟲嚙，痛苦不堪，縱是鐵打的硬漢，也求生不得，欲死不能，用以逼問口供，如同最歹毒的酷刑，半個時辰後便化爲一灘濃血。」

藍鳳凰大驚道：「這麼說令狐大哥無救了？」

苗燕沮然道：「師姐應該聽師父說過，這兩種暗器根本沒有解藥，除非……」

藍鳳凰急問道：「除非怎樣？」

苗燕吞吞吐吐道：「這……這……師父曾思出一種解救之法，必要時可以一試，但不知是否有效。」

藍鳳凰已如同病急亂投醫，追問道：「是何種解救之法？」

苗燕道：「天地大法。」

藍鳳凰從未聽過這種大法，也無暇詳問，頓促道：「既有此法，無論是否有效，總得一試，小師妹，令狐大哥是爲了五仙教出事趕來，咱們不能見死不救啊！」

苗燕猶豫了片刻，勉爲其難道：「好吧！師姐進去休息，人交給我帶走就是了。」

藍鳳凰問道：「小師妹，妳要帶令狐大哥去那裡？」

苗燕鄭重其事道：「要找個絕對隱蔽安全的地方，如果在施行天地大法時受到驚擾，我和他的兩條命都將不保。」

藍鳳凰心知事態嚴重，點了點頭道：「噢，噢，那就偏勞小師妹了。」

苗燕的身材雖嬌小玲瓏，臂力却極驚人，上前一把抓緊令狐冲的腰帶，毫不費力氣地提了就走。

出了門，飛身落下平台，只見下面除了蘭兒，另有一式裝束的三名年輕苗女，正在交頭接耳，竊竊私語。

苗燕向她們交代幾句，只帶了蘭兒，提着昏迷的令狐冲疾掠而去。

此時，月移中天。

夜闌人靜，萬籟俱寂……

苗燕已將令狐冲改爲揹在背上，這樣比較省力，帶着蘭兒，疾奔如飛，進入一條山谷裡。

奔至山谷盡頭，苗燕似乎已精疲力盡，這才放下背上的令狐沖，逕自坐在地上嬌喘不已。

蘭兒忽然驚問道：「小姐，妳要帶他去『蛇神廟』？」

苗燕只微微點了下頭，運功調息起來。

蘭兒吃驚道：「可是，『蛇神廟』是禁地呀！」

苗燕未加理會。

蘭兒不禁又驚又怒，但却無可奈何。

苗燕調息了一陣，便站起身來，重又揹起昏迷不醒的令狐沖，帶着蘭兒奔向山峯。來至半山腰處，只見一面恍若天斬的峭壁前，呈現着一個兩丈來高、一丈多寬的洞口。洞口上方，以原來的山壁，雕刻成一個巨大龍首，洞口便是巨龍張着大嘴。

而在洞口前兩旁，則矗立兩尊丈許高的石像，是裸身的一男一女，身上盤繞着巨蛇。

蘭兒尚未近洞口，已趦趄不前，嚇得輕聲道：「小姐……」

苗燕却道：「只有來這裡，才不致受到驚擾，蘭兒，妳不用進去，替我守在洞外，無論任何人接近，就用這個對付。」

隨即將斜插在腰間，狀如短笛的一支竹製吹管，及一隻盛放毒針的小木盒子，交給了蘭兒。

蘭兒接過那殺人暗器，眼見苗燕揹着令狐沖入洞，只得無奈地嘆了口氣。

進入洞內，裡面一片漆黑。

苗燕心知洞內到處是毒蛇，不敢放下令狐沖，一手反向背後托住他，一手取出火摺子，迎向風口用力搖晃幾下，使火苗燃起，走去將插在壁中的火把點着。

她對洞內的一切似很熟悉，取下火把一照，果見無數的毒蛇在滿地游動。

毒蛇不知是怕火光，還是畏懼她施放的毒更毒，竟紛紛倉惶驚逃開去。

苗燕這才放下令狐沖，將洞壁上插的松油火把一一點着。

洞內頓時大放光明，只見這「蛇神廟」極爲寬敞，足足有十七、八丈寬深，高度也有兩丈以上。

苗人心目中，蛇卽是龍的化身。

神壇上，便供着一尊巨大龍首人身石像，全身赤裸，左手叉在腰上，右手指天，展示出一身結實的肌肉，看上去雄糾糾、氣昂昂。

在他的身邊，則是四尊裸身女像，兩個站着的雙手高舉，伸向他胸前，做出撫摸狀，另兩個側身斜坐於地，擁抱着他的兩腿。

石像是以白色大理石所雕，精雕細琢，栩栩如生，眞箇是鬼斧神工。

而在神壇下方的兩側，各有如同眞人一般大小的十八尊石像，共是三十六尊，竟是男女

交合的各種不同姿勢。

苗燕眼見這些撩人心弦的雕像，不禁面紅耳赤，心頭猛跳，急忙收斂住心神。

她突然猶豫不決起來，尋思道：「我跟這個人素不相識，只是這次奉師命趕來，才聽藍師姐提起他而已，怎能用『天地大法』？……」

眼光移向地上的令狐沖，火光照耀下，只見他的臉色發烏帶青，呼吸也已經愈來愈急促。

苗燕暗自一驚，心想：「人是自己誤傷的，如果不用『天地大法』一試，必死無疑，又怎能見死不救？」

她沉思了一陣，終於無奈地嘆口氣道：「算了，爲了救他一命，我也顧不了這許多了。」

心意已定，便見她轉過身去，寬衣解帶，匆匆脫下了一身苗裝。

其實，令狐沖昏迷不醒，那能見到她脫衣？

但她的心理上，却仍然羞於面對這陌生的男人。

火光照耀中，她已全身赤裸，一絲不掛，嬌小玲瓏的身材，婀娜多姿，散發出少女的青春氣息，彷彿一朵含苞待放的花蕾。

這動人的體態，連她自己看了，也不禁霍然心動。

她輕撫着自己赤裸的身體，眼光不自覺地，移向那三十六尊男女交合的石像，只見每一個女子都是體態豐滿，情態撩人，看了令人全身發熱。

火光在跳躍，映得那三十六尊石像，彷彿也在活動，栩栩如生，幾可亂眞。

苗燕暗自一驚，心忖道：「我怎麼啦？當眞動了心，這樣，豈不是拿自己的生命開玩笑？」

她急忙收斂心神，不敢再看那些石像。

她這才轉回身去，在令狐沖身邊蹲下，一咬牙，橫了心，動手匆匆將他身上的衣物盡褪。

頓時，呈現在她眼前的，已是個赤裸裸的陌生男子。

苗燕已顧不得許多了，轉身屈跪在令狐沖兩腿中間，雙手齊動，疾點他胸前幾處大穴，然後以掌心緊貼他「丹田」，提氣運起功來……

中了「九陰奇玄針」，一個時辰內始會清醒，奇經八脈如被蟲噬，痛苦不堪。

但令狐沖體質異於常人，體內注入了好幾種不同門派的功力，一遇外毒侵入，即自行產生抗力，以致清醒的時間較快。

朦朦朧朧中，彷彿是與盈盈新婚之夜，洞房中正在享受那魚水之歡。

盈盈含羞帶嗔，赤裸裸地伏在他懷裡……

令狐冲伸手一把摟緊她，輕呼道：「盈盈……」

苗燕驀地一驚，想不到他這麼快就醒來了，情急之下，玉手輕抬，疾向他「華蓋穴」點去。

令狐冲輕哼一下，便又失去了知覺。

火光不斷地跳躍，苗燕伏在令狐冲身上，繼續施行「天地大法」。

不知經過多久，火把已逐漸燃盡，熄滅……

□□　□□　□□

當令狐冲緩緩清醒時，從岩洞口已透入了晨曦。

他首先感覺到的，便是全身一陣寒意。

這使他猛然記起，那小苗女從樓梯上失足跌下，正搶步上前接住，突覺頸後似被蜂刺一螫，全身奇寒，如同墜入冰窟，隨即便失去了知覺。

此刻回想起來，那不是蜂螫，而是中了暗器。

下意識地伸手一摸後頸，似仍隱隱刺痛。

但自己怎會在這裡？這又是什麼地方？

憑他的經驗，心知四周很可能正有人虎視眈眈，只要一發現他已醒來，立即便會採取行動。

他尚不知置身何處，以及此刻的情況，不敢貿然起身。

他暗自尋思道：「我既落在人家手裡，爲何不將我綁起？是了，必然是制住了穴道，或是廢了我的武功……」

想到武功可能已廢，他不禁大驚，急忙暗自運功一試，却是氣血暢通，毫無異狀。

再伸手一摸身上，竟然全身赤裸，一絲不掛，難怪感到一陣寒意。

時已深秋，山中氣溫本就極低，加上洞內地上又潮濕，赤身裸體躺了一夜，怎能不寒？

幸好證實功力未失，令狐冲心中頓覺一寬，縱然有人在旁監視，他也毫無所懼，自信絕對可以應付得了。

霍地挺身跳起，不禁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懾，眼光一掃，發現身邊赫然有個赤裸少女，正閉目打坐，似在運功調息。

令狐冲定神一看，這少女長髮披肩，朦朧的晨曦中，依稀看出她那美艷嬌媚的臉龐，美如天仙化人。

她是誰？

又怎會跟他共處在一個山洞內，到處盡是不堪入目的石像，而且這少女也是全身赤裸……

……兩堆放在一旁的衣猶見沾染了落紅點點……這……

令狐冲心念飛快一轉，似乎已意識出是怎麼回事了，不由地驚問道：「妳是什麼人？」

那少女便是苗燕。

因她運功尚未完畢，不敢分神，只好置之不理。

令狐冲眼光一瞥，發現脫下的衣物堆在地上，急忙過去抓起來穿上，才情急道：「嗨！妳這位姑娘，這到底是怎麼回事，把我弄成這個樣子……還有一個小苗女呢？」

苗燕仍然無動於衷，彷彿根本聽不見。

令狐冲心中頓起怒意，「錚」地一聲拔劍出鞘，故意要看她還能不能裝聾作啞？

就在這時，蘭兒聞聲趕到洞口，見狀暗自一驚，情急喝道：「你出來！」

令狐冲一眼認出，正是那位誘他中計的小苗女，不由地勃然大怒，提起劍就往洞口衝了出去。

蘭兒掉頭就走，等令狐冲追出洞外，她已回身站定，質問道：「小姐正在運功調息，不能受驚擾，你大吼大叫的，想害死她嗎？」

令狐冲不屑地道：「哼！像妳們這種無恥的蠻荒淫女，我能害死幾個，也算是積件功德！」

蘭兒氣得杏眼怒睜，指着令狐冲罵道：「你這個不知好歹的傢伙，小姐爲了救你一命……」

突見苗燕已穿回衣服，步履踉蹌地趕出洞外，喝阻道：「蘭兒，不得無禮！」

蘭兒一見她搖搖欲墜，驚呼道：「小姐，妳……」

顧不得令狐冲擋在面前，只見她身形一晃，竟然施展出罕見的「浮光掠影」身法，晃到了苗燕身旁，及時將她扶住。

令狐冲看在眼裡，不禁暗自一怔，尋思道：「這小苗女竟能施展這種絕世身法，她的主人豈不更……」

念猶未了，已聽苗燕嬌弱無力地道：「蘭兒，我尚需留在這裡調息，妳帶這位令狐大俠，去見藍教主她們吧！」

蘭兒不敢違命，恭應道：「是，小姐。」

不料令狐冲却怒斥道：「哼！妳們還想玩什麼花樣？這回我不會再上當了！」

蘭兒按捺不住，正待發作，又被苗燕以眼色制止。

隨即轉向令狐冲幽幽地道：「令狐大俠，藍鳳凰是我師姐，爲了保護她們，不得不有所防範，昨晚因爲不知道你就是令狐大俠，以致出手誤傷，尚請不要介意。」

令狐冲半信半疑道：「妳說的是眞話？」

苗燕眼圈已紅，微微點頭道：「令狐大俠去見了我師姐，就會明白了。」

令狐冲仍不敢深信道：「那妳爲什麼？……」

苗燕就怕他問起山洞內的事，頓時面紅耳赤，嬌羞萬狀，急向蘭兒一施眼色道：「妳快帶令狐大俠去見藍教主吧！」

說完，她也不管令狐冲是否同意，便急遽地轉身回進山洞裡去。

蘭兒雖爲主人感到委屈，心裡憤憤不平，但她不敢貿然得罪令狐冲，只好忍了口氣道：「令狐大俠，咱們走吧！」

令狐冲不再猶豫，歸劍入鞘，隨着蘭兒向山下走去。

這時他才知道，山洞是在半山腰，一處極爲隱蔽的懸岩下。

蘭兒似乎有意炫耀輕功，一路疾奔如飛，快似流星。

令狐冲那甘示弱，緊緊相隨，若非要靠蘭兒帶路，早已把她拋得老遠了。

以他們二人的足程，疾奔約一頓飯時間，至少已有二三十里。

令狐冲到了這裡，已認出路了，前去不遠，繞過一條山谷，即是羅黑村。

就在這時，遙見火光冲天，喊殺聲陣陣傳來。

蘭兒臉色大變，驚叫一聲：「糟了！」

身形如脫弦之箭，疾射而去。

令狐冲那敢怠慢，立即施展絕頂輕功，幾個起落，反而搶在了蘭兒前面。

羅黑村只有兩三百戶人家，且苗人的居處都是各自獨立，相距至少好幾丈，彼此不受干擾。

若是緊鄰在一起，這種以木材與茅草搭建的房舍，火勢一發就更不可收拾了。

令狐冲奔近一看，已有好幾十處房舍陷入火海，却無人敢救火。

地上橫七豎八地，躺着好幾百名屍體，包括不少老弱及婦孺，死狀慘不忍睹。

再看不遠處，約有一兩百名黑衣蒙面人，正向一座「樓房」展開猛烈圍攻，可不正是昨晚他被蘭兒誘去的地方。

令狐冲暗自一驚，心知藍鳳凰她們已被找到。她們五人均在養傷，雙目視力尚未恢復，如何能抵禦人多勢衆的强敵？

他心裡一急，拔劍就向那批圍攻的黑衣蒙面人衝去。

人一撲近，才發現這批殺手攻勢受阻，原來是遇上了桃谷六仙。

桃谷六仙又喊又叫，見人就撕，使「樓房」四周，遍地都是血淋淋的屍體，而且均是一撕兩片，死狀令人不忍卒睹。

令狐冲狂喝一聲，身劍合一，直向圍攻的殺手撲去。

這三年多來，他的「獨孤九劍」已練得爐火純青。

由於五嶽各派爭紛已息，武林中風平浪靜，相安無事，他尚無機會一試這絕世劍法的威力。

此刻，正好大顯身手。

便見劍鋒過處，帶起一片血雨，已有十幾名黑衣蒙面人應劍而倒。

令狐冲揮劍衝殺，勢如破竹，出手毫不留情，只聽得慘叫聲連起，眨眼之間，又倒下了幾名殺手，情勢頓時大亂。

桃谷六仙一見令狐冲趕到，更是精神大振，樂不可支，撕得可更來勁了。

桃根仙大笑道：「哈哈！還是咱們先到啦！」

桃幹仙道：「四條腿不見得比咱們兩條腿快啊！」

桃葉仙糾正道：「不對！馬有四條腿，加上令狐老弟的兩條腿，應該是六條腿才對……」

突見一名黑衣蒙面人揮刀砍來，桃葉仙雖閃身急避，仍被刀鋒在肩旁劃了條血槽，頓時血流如注。

桃葉仙大怒，不顧肩上傷痛，撲住那人的兩腿，提起來就撕，口中怒罵道：「他奶奶的！找死！」

「哇……」

慘叫聲中，活生生的一個人，已被撕成兩片。

桃谷六仙的手段雖殘酷霸道，却不及令狐冲的乾淨俐落，劍光一閃，便是幾人倒地不起。

令狐冲眼光一掃，發現戰況如此慘烈，竟有幾個黑衣蒙面人始終按兵不動，只在一旁督陣，顯然身分較其他人爲高。

擒賊先擒王，殺這些奮不顧身的殺手，除非趕盡殺絕，否則無濟於事，不如解決這幾個帶頭的傢伙，來個殺鷄儆猴，反能收到嚇阻之效。

令狐冲打定主意，疾喝聲中，身形暴起，挺劍直向距離較近的一人撲近。

那人從黑布面罩的眼洞後，露出一對陰沉的賊眼，一直目不轉睛地注視着令狐冲，一見他挺劍撲來，急將手中長劍舉向空中挽個劍花，看不出是什麼路數。

令狐冲剛一撲近，便見那人一劍直劈而來，劍身帶起一片陰寒煞氣。

雙劍一交，發出「噹」地一聲清脆金鐵交鳴，兩柄劍竟似吸在了一起。

令狐冲只覺虎口微微一震，立即有股陰寒之氣，從對方的劍身上傳了過來，直逼握劍的掌心。

他不由暗自一驚，驀地想起三年多前，任我行和左冷禪在少林寺中惡鬥，以「吸星大法」吸了對方的陰寒內力，險些把一條老命送掉。

幸好令狐冲聽了方證大師的忠告，已不敢輕易施展「吸星大法」，否則對方從劍身傳來的陰寒內力，就這雙劍一交，便被他一股腦地吸了過來。

如此一來，對方雖然功力盡洩，他却也未佔到便宜，說不定將落個同歸於盡。

說時遲，那時快，令狐冲急忙運力抵制，接着一聲沉哼，便將對方虎口震裂，長劍脫手飛出。

令狐冲的劍却順勢斜削而下，削向對方手臂。

只聽那人一聲慘叫，整條前臂已齊肘被削斷。

那人一咬牙，全身暴退的同時，左手一揚，一蓬細如牛毛的毒針疾射而出，手法極似毒聖門的「滿天飛」。

令狐冲冷冷一笑，隨手一劍撩出，用的正是「獨孤九劍」中的「破箭式」。

要知這一個「箭」字，總羅天下武林各種暗器，練這一劍時，須精習聽風辨器之術，不但要能以一柄長劍，擊開敵人從任何方向射來的多種暗器，更須借力反打，以敵人射來的暗器反射敵人。

那人似對令狐冲的武功瞭若指掌，心知出劍硬接，對方必會施展「吸星大法」，使他的功力盡洩，由劍身被全部吸過去。

他練的是歹毒陰寒之功，若被令狐冲吸去，固然他的功力盡廢，對方也必死無疑。

這種兩敗俱傷，甚至同歸於盡的拚法，也只有他這種人才會不顧一切地玩命。

那知他估計錯誤，令狐冲已有過前車之鑑，豈會再重蹈覆轍，結果使他不但枉費心機，

還賠了一條手臂。

情急之下，只有忍住斷臂之痛暴退，同時左手暗扣的暗器疾射而出。

不料令狐冲的長劍隨手一撩，那蓬細如牛毛的毒針，反向他自己倒射過來。

「哇……」

只聽一聲慘叫，他便仰面栽倒，頓時氣絕而亡。

毒聖門的「滿天飛」毒針，果然歹毒霸道，見血封喉。

令狐冲在前來苗疆的途中，就曾經懷疑，敢大舉突襲五仙教的，必然也是擅於施毒的門派。

縱觀江湖各門各派中，除了稱霸三湘五澤間的「毒聖門」，實在想不出誰敢跟以使毒聞名於江湖的五仙教碰。

果然不出所料，這「滿天飛」毒針，正是「毒聖門」的獨門暗器，這一出手，無異已暴露了這批黑衣蒙面殺手的身分。

但他曾聽師父岳不群提及，「毒聖門」的掌門人諸不凡，有個奇特外號叫「毒不死人」。

據說他下毒的本領超凡入神，已臻化境。

因爲下毒能把人毒死，那是順理成章，人人都能做到的事，不足爲奇，而諸不凡却偏是

與衆不同，下毒之後，被毒者並不斃命，只是全身如同千刀萬剮，更似蟲蟻鑽嚙，痛苦得生不如死，却又求死不得，非得任憑他擺佈不可。

而眼前此人，怎會被自己發出的毒針射中，即時倒斃？

令狐冲正暗自覺出其中必有蹊蹺，冷不防兩名使用柳葉薄刀的黑衣蒙面人，雙雙揮刀殺了過來。

田伯光也是用刀的，刀法之快，猶在他的輕功「萬里獨行」盛名之上。

想不到這兩人的出手，不僅架勢與田伯光極爲相似，速度則更快。

幸而令狐冲不必花時間想出迎敵的招式，否則很可能被攻了個措手不及。

只見他長劍隨手一掄，意動劍發，正是「獨孤九劍」中的「破刀式」。

當年在華山玉女峯石洞外，令狐冲力敵田伯光，那時風清揚只不過是教他幾招，臨陣磨槍，初學乍練，就使武功比他高出甚多的對手吃了大虧。

如今他已將「獨孤九劍」，練得出神入化，威力自是更驚人，不可同日而語。

他這隨手一劍，有如石破天驚一般，兩柄柳葉薄刀來勢已快得驚世駭俗，而他的劍却更快。

快！快得令人不可思議！

兩個黑衣蒙面人只覺眼前寒芒一閃，連看都未看清令狐冲的劍是否出手，更不相信劍鋒已劃過他們的手腕。

甚至他們毫未感覺出痛楚，兩柄柳葉薄刀已墜落地上，而刀柄上，尚緊握着被齊腕削斷的手掌。

直到斷腕處血箭迸射，他們才猛然回過神來，確定右手已跟手臂分家。

驚魂尚未定，已被桃根仙和桃幹仙雙雙撲來，捉住了他們的兩腿。

令狐冲急叫道：「留活口……」

可惜遲了一步，欲阻不及，兩兄弟已各提起一人，撕成了兩片。

隨着連聲慘叫，突見山頭上一道焰火冲天而起，在空中爆射開來，發出五光十彩的星火飛墜。

剩下的百餘名黑衣蒙面人，立即不戰而退，分向四下飛奔而去。

桃谷六仙那肯罷休，急起直追，逃得慢的被他們抓住，又撕了好幾個。

令狐冲無暇追回桃谷六仙，只好任由他們去追殺。

身形一掠，直射向「樓房」，闖進了茅屋。

一眼就見到蘭兒，她不知何時已到，正在察看留下的三名苗女傷勢。

藍鳳凰和四位師妹，則各執兵刃在手，嚴陣以待，似已下定決心，萬一對方衝殺上來，就不惜奮力一拚。

令狐冲一進來就叫道：「大妹子！」

藍鳳凰聽出是他，直撲過來，喜極而泣地抱住他道：「令狐大哥，謝天謝地，你沒事了吧？」

令狐冲一時未會意過來，拍着她肩頭道：「沒事了，他們已經撤退……」

藍鳳凰道：「我是問你，令狐大哥，你眞的不要緊了？」

令狐冲這才若有所悟，想起蘭兒在山洞外曾說：「你這不知好歹的傢伙，小姐爲了救你一命……」

當時被那艷麗苗女喝阻，她才沒有說下去。

現在回想起來，莫非自己眞有生命之慮，是被那自稱藍鳳凰師妹的少女所救？

此刻他無暇詳問，只好漫應道：「我很好……大妹子，敵人雖已撤退，隨時可能再大舉來犯，我看妳們必須離開這裡。」

藍鳳凰痛聲道：「我眞不明白，究竟是什麼人，非把五仙教趕盡殺絕不可，就算要置我藍鳳凰於死地，也不必濫殺無辜，要不是桃谷六仙及時趕來，我們……」

一時情不自禁，失聲痛泣起來。

令狐冲勸慰道：「大妹子，不要難過，寃有頭、債有主，咱們只要查出對方是誰，定然向他們討回公道！」

藍鳳凰微微點頭，止住哭泣，問道：「令狐大哥，田伯光可曾告知你，對方爲首的那人，施展的是辟邪劍法？」

令狐冲道：「他對我說了，可是剛才那批黑衣蒙面殺手中，我發現有人使用毒聖門的獨門暗器。」

藍鳳凰急問道：「是『滿天飛』麼？」

令狐冲道：「正是。」

藍鳳凰不禁驚怒交加道：「果然是他們，難怪他們不怕毒……」

令狐冲問道：「大妹子，妳跟毒聖門有何過節？」

藍鳳凰憤聲道：「有個屁的過節！咱們一南一北，向來是井水不犯河水，縱然有些流言，曾使彼此發生過一些小誤會，頂多是互不交往，也不致非滅我五仙教不可呀！令狐大哥，你確定他們有人使用毒聖門的獨門暗器？」

令狐冲道：「我指的是發射暗器手法，絕對是『滿天飛』錯不了，不過，有一點令人費解……」

正說之間，忽聽一陣喧譁，連笑帶罵聲由遠而近。

藍鳳凰微微一怔，即道：「是桃谷六仙！」

令狐冲笑道：「大妹子的耳力眞行！」

藍鳳凰苦笑一下道：「眼睛看不見，只好靠聽了，唉！想不到我藍鳳凰……」

令狐沖尚未及勸慰，已聽桃根仙在下面大聲問道：「令狐老弟，你在上面嗎？」

藍鳳凰即向令狐沖說道：「令狐大哥，你請桃谷六仙他們稍候一下，讓咱們把這裡收拾收拾。」

令狐沖便走至門口，向下面道：「幾位老哥，藍教主請你們稍候。」

然後回身笑道：「大妹子，跟他們幾個渾人，何必見外……」

藍鳳凰笑了笑，交代蘭兒和四位師妹，將受傷的三名小苗女帶進裡屋去，始道：「令狐大哥，請他們幾位上來吧！」

令狐沖又走出門口，招呼道：「藍教主有請！」

桃谷六仙拔身而起，縱上平台。

桃根仙一落身就罵道：「他奶奶的！那批兔崽子逃得眞快，追不上啦！」

桃幹仙接道：「還是被咱們追上了十幾個。」

桃葉仙道：「可惜不是撕成四塊，只能撕成兩片。」

幾兄弟邊說邊進了屋內。

藍鳳凰立即迎上前道：「多謝六仙解危。」

桃花仙大笑道：「好說、好說，妳們已經有五仙了，要謝六仙，咱們只能湊上一個，不知藍教主要謝咱們那一個？」

其他五人不約而同爭道：「當然是我，我撕的人最多！」

令狐沖莞爾一笑道：「幾位老哥別鬧了，咱們快坐下來談正事。」

桃根仙眼光向屋內一掃道：「椅子都沒有一張，叫咱們怎樣坐？」

桃幹仙道：「坐的意思，就是不要站着，並不一定非得坐在椅子上不可，地上也可以坐呀！」

桃枝仙辯道：「不對，這裡只能坐在地板上，要坐在地上，那就得把地板拆掉了才行。」

令狐沖瞭解他們抬槓的毛病，不搭腔還好，否則就更沒完沒了。

他便未加理會，過去扶藍鳳凰坐了下來。

苗人生活簡陋，廳堂裡只有一張四方矮桌，若有外客到訪，賓主皆席地而坐，若是族中較有身份的人家，則在地板上舖以獸皮。

藍鳳凰她們借來養傷的這家，只不過是普通人家而已。

以五仙教的聲勢，八寨的居民，誰敢不巴結？

但她們爲求隱秘，不便招搖。

藍鳳凰定的教規極嚴，第一條是不得叛教；第二條便是不得騷擾苗區居民，所以羅黑寨

的苗人才會全力掩護她們。

桃谷六仙見他們坐下，這才停止抬槓，逕自坐了下來。

藍鳳凰待他們坐定後，再次致謝道：「剛才，要不是六位及時趕到，眼看那批人就要用火攻……」

桃實仙又挑剔道：「不對，不對！藍教主眼睛受了傷，看不見，怎能眼見他們要用火攻？」

桃花仙斥道：「眞笨！藍教主看不見，還有別人能看見啊！」

桃實仙仍不服氣，強詞奪理道：「可是藍教主沒有說明……」

令狐冲忍不住道：「各位老哥，能不能別抬槓，讓藍教主把話說完行嗎？」

桃實仙和桃花仙互瞪一眼，總算停止了爭辯。

藍鳳凰停頓一下，始道：「中秋節夜裡出事之後，我們師姐妹五人被綑在山頂，烈日下晒了一整天，幸好田伯光在傍晚時分剛好趕來，才使我們五人撿回了一條命，當夜就來這裡養傷。

八寨的居民，以前我都曾經幫助過，若有病痛急難，就去山上求助，所以這次他們才全力掩護我們。

唉……想不到却替他們帶來了災禍，如果眞是毒聖門幹的，他們究竟是爲什麼？究竟是爲了什麼？」

令狐冲默了默道：「大妹子，妳確定爲首的那人，用的是辟邪劍法？」

藍鳳凰斬釘截鐵道：「絕對錯不了，他的劍一出手，就使五個掌旗的身首異處，如此快而霸道的劍法，除了你令狐大哥的『獨孤九劍』外，天下大概只有『辟邪劍法』，才有這樣的威力了。」

桃根仙突然冒出一句：「藍教主當時怎不想到那是『獨孤九劍』？」

藍鳳凰被他問得一怔，遂道：「普天之下，除了風清揚老前輩，只有令狐大哥練成『獨孤九劍』，如果是令狐大哥要滅五仙教，不須大動干戈，只要交代一聲，我藍鳳凰立即解散教衆。」

桃根仙道：「對對對，絕不可能是『獨孤九劍』。」

桃幹仙接道：「那就一定是『辟邪劍法』了！」

難得其他幾人意見一致，齊聲道：「錯不了，絕對不是令狐老弟幹的！」

令狐冲聽了一時啼笑皆非，只好轉向藍鳳凰，問道：「大妹子，妳印象中可曾想出他是誰？」

藍鳳凰搖搖頭，道：「想不出……對了，田伯光有沒有告訴令狐大哥，那人分明是個男子，說話却帶有女子口音？」

令狐冲心想：「練『辟邪劍法』的第一道法訣，便是『武林稱雄，揮劍自宮』八字，與『癸花寶典』的『欲練眞功，引刀自宮』，有異曲同工之妙。

想那東方不敗一代梟雄，爲了獨霸武林，不惜以利刃自宮，最後尚變成『娘娘腔』，何況這身分不明之人。」

他與藍鳳凰雖有過命的交情，但對方畢竟是雲英未嫁的女子，而且又當着桃谷六仙，這「自宮」二字實在不便貿然出口。

不料桃根仙却毫無顧忌道：「藍教主，妳連這個都不懂，要練成『辟邪劍法』，就得先揮刀自宮，自然就變成不男不女啦！」

這渾人雖然口不擇言，倒正好替令狐冲作了個明確解釋。

好在藍鳳凰是個江湖兒女，不致感到窘迫，她微微點了下頭，恍然大悟道：「原來如此。」

偏偏桃幹仙補充道：「不一定揮刀，用劍也可以！」

令狐冲忍俊不住，哈哈大笑起來。

這一笑，倒把藍鳳凰笑得面紅耳赤。

她忙用話岔開道：「令狐大哥，照你所說，對方既有人用『滿天飛』手法打出暗器，此事至少是跟毒聖門有關嘍？」

令狐冲道：「大妹子的看法，跟我正好相反。」

藍鳳凰詫異道：「哦？令狐大哥的看法如何？」

令狐冲正色道：「我來苗疆之前，途中也曾想到，江湖中敢惹五仙教的，大概也只有毒聖門了，但剛才一看那人以『滿天飛』出手，反而起了疑心，很可能是故佈疑陣，讓咱們認爲此事與毒聖門有關。」

桃根仙不以爲然道：「令狐老弟，我一向佩服你的聰明機智，但這回可不敢恭維，要知對方既然都戴上黑布面罩，就表示他們見不得人，不願被人識破身分，可是剛才他是在生死關頭，爲了保命，情急之下難免不露出馬脚，絕不會是故意的。」

桃幹仙附和道：「對對對！老大也變得聰明起來了，譬如在黃山，小瘋婆根本不想讓咱們知道她是誰，可是跟令狐老弟一動手，打不過你就急了，無意中施展出『一指禪』，馬上就被老弟認出，她是曲長老的孫女啦！」

其他四人立即鼓掌，齊聲讚道：「二哥比老大更聰明！」

桃幹仙自鳴得意道：「那當然！」

桃根仙不服道：「聰明個屁！咱們挑了兩個多月的水，也不知道她是誰，最後還是令狐老弟識破的。」

藍鳳凰急問道：「曲長老的孫女，是不是那個叫曲非烟，又叫非非的小女孩？」

令狐冲道：「正是她，但如今她已不是小女孩，而是位婷婷玉立的少女了。」

藍鳳凰追問道：「她果然在黃山？」

令狐冲詫然道：「大妹子，妳說『果然』是什麼意思？」

藍鳳凰道：「三年多前，也就是大家離開恒山之後，我回到苗嶺不久，曲非烟突然找上山來見我，說的話既像充滿玄機，又似語無倫次，我以爲她是祖父死了，小女孩無依無靠，難免精神受到刺激。

當時，曾好言勸慰，有意把她留下，但她堅持不肯，反而勸我解散五仙教，隨她同赴東海，我那會爲了一個小女孩的幾句話，就把辛苦創立的五仙教輕言解散，自然沒有答應，她好像很失望。

最後她對我說，日後若有災難發生，可去黃山找她，說完就匆匆走了，現在回想起來，她難道早就料到，三年後五仙教會遭人殲滅？」

令狐冲沉吟一下道：「曲非烟絕非普通小女孩，當年我身受重傷，要不是她把儀琳師妹找去，我早已死在衡山城中了，而且，她祖父是朝陽教的曲長老，又跟東海紫竹島的鏡月神尼，有着極深淵源，即使說她能通禪機，也並不是絕無可能啊！」

藍鳳凰沮然嘆道：「唉！早知如此，當年倒不如解散五仙教，隨她同赴東海了。」

令狐冲道：「大妹子，事情既已發生，追悔也於事無補，對了，剛才我不但發現，那人用毒聖門的『滿天飛』暗器打法，另外還有兩個使柳葉薄刀的，刀法路數竟與田伯光極爲相似。」

藍鳳凰剛「哦？」了一聲。

便見桃根仙跳起來道：「那兩個傢伙已被咱們撕了，快去看看，其中有沒有田伯光那廝在內。」

令狐冲笑道：「不用看了，田伯光要殺她們，那晚在雷公山峯頂，下手易如反掌，不必等到今天。」

桃根仙想了想道：「說的也是，大概不可能是他。」

等他坐下了，令狐冲接着又道：「如果不出我所料，對方對武林各門各派的武功，絕非了然於胸，至少也會幾招，尤其是獨門武功，甚至連那爲首之人，故意施展『辟邪劍法』，也只不過會個一招半式。」

藍鳳凰若有所悟道：「令狐大哥的意思，是不是認爲他們在故佈疑陣，讓人以爲各門各派的人都參與其事了？」

令狐冲道：「一點不錯。」

藍鳳凰氣憤道：「那他爲了什麼，偏偏向我五仙教下手？」

令狐冲道：「這正是咱們要查明的，最好能抓住幾個活口……」

桃根仙道：「那簡單，再被咱們抓住，只要不撕就成了。」

桃幹仙問道：「如果他們怕被咱們幾個撕成四塊，不敢再來，那咱們上那裡去抓人呀？」

令狐冲斷然道：「他們絕不會輕易罷休，一定會重整旗鼓，大舉來犯的。」

桃谷六仙立即站起身，齊聲道：「走！咱們到下面去，等他們送上門來。」

令狐冲來不及阻止，他們已爭先恐後，奪門而出。

五　疑　雲

藍鳳凰嘆了口氣，幽幽地道：「如果每個人都像桃谷六仙，毫無心機，那就天下太平了。」

令狐冲默了默，忽道：「大妹子，剛才被他們一打岔，我還沒來得及問妳，毒聖門的餵毒暗器，與江湖一般的暗器有何不同？」

藍鳳凰道：「諸不凡的外號叫『毒不死人』，顧名思義，就是中了他的毒不致斃命，但是，比千刀萬剮還要痛苦，所以江湖中很少有人敢去惹他，令狐大哥，你突然問起這個幹嘛？」

令狐冲道：「關鍵就在這裡，剛才以『滿天飛』手法發射暗器的傢伙，被我將暗器反震回去，射中他自己立即倒地而亡。」

藍鳳凰若有所悟道：「所以你懷疑，他不是毒聖門的人？」

令狐冲道：「手法可以學，暗器上所餵之毒，却是無法魚目混珠的，否則『毒不死人』的暗器，就不可能稱霸江湖了。」

藍鳳凰微微點頭道：「令狐大哥說的不錯，否則也算不得是獨門暗器了，不過，有一點你大概不知道，那種毒不死人的暗器，除非有特殊任務，而諸不凡又不能親自去執行，才交由他最親信的手下使用，是從不輕易假他人之手的。

換句話說，除諸不凡本人之外，毒聖門其他人使用的餵毒暗器，與江湖中使用的差不多，甚至更霸道。」

令狐冲沉吟一下道：「這樣看來……」

正說之間，突見蘭兒走出來。

她執禮甚恭地上前道：「藍教主，瑩兒她們的傷勢已無大礙，小姐到現在還沒來，婢女想回『蛇神廟』去看看……」

藍鳳凰驚詫道：「什麼？妳們昨夜是去『蛇神廟』？」

她不由地瞥了令狐冲一眼。

蘭兒也瞥了令狐冲一眼，道：「小姐說那裡比較安全，不致受驚擾……」

藍鳳凰似有所顧忌，不便詳問，急道：「那妳就快去看看吧！」

蘭兒應了一聲，便匆匆而去。

令狐冲即問道：「大妹子，那個在山洞裡的姑娘，是妳的師妹？」

藍鳳凰點頭道：「她叫苗燕，以前我在無量山未見過，她是師父近幾年才收在門下的。」

她微微一頓，接道：「這次師父風聞五仙教出了事，特地派她帶了四個丫環來照顧我的。」

令狐冲詫異道：「哦？拜師學藝，還帶四個丫環服侍，妳這位師妹的來頭一定不小啊！」

藍鳳凰笑了笑，道：「我也不清楚，師父連我都不肯傳授的兩種獨門暗器，竟然都傳授給她了，必然對她十分寵愛和器重，可惜我雙目受傷，看不見她長的是什麼模樣，是不是很美？」

令狐冲漫應道：「的確很美，只是……」

他不便說出山洞內的情形，口風一轉道：「大妹子，我被她射中的，可就是令師那兩種獨門暗器之一？」

藍鳳凰道：「不錯，她以爲你是對方的殺手，所以要蘭兒把你誘來，暗中以『九陰奇玄針』射中了你……」

令狐冲微微一怔，驚詫道：「『九陰奇玄針』？這名字聽聽就歹毒無比，定然十分霸道吧？」

藍鳳凰鄭重道：「一點不錯，被它射中即時昏迷，一個時辰內會清醒，但奇經八脈如被蟲噬，痛苦不堪，較之『毒不死人』的獨門暗器，有過之，而無不及，唯一不同的，是連師父自己都沒有解藥，半個時辰後，便將化爲一灘血水。」

令狐冲大吃一驚道：「那我醒來已不止半個時辰……」

藍鳳凰笑道：「毒已解了，你沒事啦！」

令狐冲詫異道：「大妹子，妳剛才不是說，連令師自己都沒有這種獨門暗器的解藥嗎？」

藍鳳凰道：「師父近年思出一種解救之法，據苗師妹說，叫做『天地大法』，只是從未試過，想不到令狐大哥的命大，竟然當眞有效，令狐大哥，這『天地大法』，究竟是怎麼回事？」

令狐冲心裡已明白，「天地大法」是怎麼回事了，極可能與旁門左道的「合體大法」，「以體相交傳輸功力法」相似。

雖然他在昏迷中，無法知道當時的情況，但醒來發現全身赤裸，苗燕也在一旁裸身打坐，運功調息，便可想像出是怎麼回事了？又想起褻衣上落紅點點，眞不知將來如何是好？

他不便說出洞內的情況，臉孔亦已發燒，只好掩飾道：「我也不清楚，醒來已經沒事了，妳那位苗師妹，說尚須運功調息，便叫那蘭兒帶我先來見妳，想不到……」

幸好，藍鳳凰未再追問下去。

她輕喟一聲道：「唉！幸得令狐大哥福大命大，吉人自有天相，萬一『天地大法』無效，教我如何向聖姑交代啊！」

令狐冲趕緊把話岔開，將話題轉到曲非烟身上去，說出途經黃山，遇見大牛攔路，結果發現桃谷六仙挑水的經過，以博藍鳳凰一笑。

藍鳳凰聽了雖覺有趣，却暗自尋思道：「曲非烟這小女孩，似非常人，尤其她是明鏡神尼的門下，莫非她小小年紀，已能參悟禪機？」

令狐冲見她陷入沉思，不禁笑問道：「大妹子，妳在想什麼？」

藍鳳凰回過神來道：「我在想，曲非烟故意把桃谷六仙留在黃山挑水，會不會是有其他用心？」

令狐冲笑道：「我雖只見過她一次，以後就不知她的去向，那時，她才十二三歲，我就覺得她不但聰明機伶，而且是個很調皮搗蛋的小女孩。

她居然能把儀琳師妹，騙到『群玉院』那種地方去，後來被余滄海領着青城派弟子追到，她竟把儀琳師妹拖上床，跟我躲在一床大被裡。

所以據我看，她只不過是童心未泯，玩性大發，故意捉弄桃谷六仙這幾個渾人罷了，那會有什麼其他用心？」

藍鳳凰却不以爲然道：「不！令狐大哥，當年她去雷公山見我時，所說的那番話，現在回想起來，實在含有很深的意義，否則，她不會留下話，要我若有災難發生，可以去黃山找她。」

令狐冲沉吟一下道：「反正她一時不致離開黃山，等這裡的事查出眉目，咱們就去一趟黃山吧！」

藍鳳凰沮然道：「唉！五仙教要恢復元氣，已經不容易了，死的已死，我只想救出那百餘名被擄去的女弟子，萬一我的雙目就此失明……」

她的話尚未說完，忽聽「颼颼」破空之聲大作。

令狐冲聞聲急忙起身，衝至窗口一看，只見滿天火箭，由四面八方如飛蝗般疾射而來。

他不由地一驚，失聲叫道：「他們果然用火攻了！」

藍鳳凰更是驚怒交加，霍地跳起身，罵道：「這批狗娘養的東西，我出去跟他們拚了！」

她一時激動，不顧眼睛受傷看不見，就要向外衝去，以致忘了面前有張矮桌，被絆得整個身子撲在桌面上。

「哎喲……」

令狐冲忙去把她扶了起來。

他勸阻道：「大妹子，妳不能……」

正在這時，屋頂上已射中十幾支火箭，尚有幾支從敞開的窗口射進來。

火箭較通長的箭長約兩尺，箭頭處綁有浸油棉布，點着了才發射。

「樸房」是全部以木板及茅草搭建的，一旦被火箭射中就燃燒起來，火勢一發不可收拾。

令狐冲急道：「大妹子，咱們得趕快離開這裡！」

藍鳳凰情急道：「快叫師妹她們逃命……」

裡屋的三個小苗女，顧不得傷痛，已將目不能視的紅玫瑰、黑蝴蝶、白牡丹和黃雀兒扶了出來，驚亂成一團。

驚亂中，幸而桃谷六仙趕回，便聽桃根仙在下面大聲叫道：「令狐老弟、藍教主，房子着火啦！」

桃幹仙也大叫道：「快下來啊！」

令狐冲撲滅從窗口射入的幾支火箭，扶着藍鳳凰衝出門外，向下面的六人招呼道：「快些來幫忙，屋裡還有人！」

他抱起藍鳳凰就往下拋，讓下面的人接住，再衝入屋內，也分不出誰是誰，一手挾一個就回身衝出去。

衝出門外，把人拋下去了，再回來救人。

兩趟便將看不見的四個人救出，三個小苗女則忙着搶救出一些衣物和兵器，才一齊縱身而下。

藍鳳凰急問道：「她們都下來了嗎？」

令狐冲上前應道：「不用擔心，都下來了。」

藍鳳凰道：「大家快避到屋子下面。」

令狐冲抬眼一看，只見火箭如同漫天飛蝗，不斷由四面八方射來，茅屋也已經陷入了火海。

他急道：「不行，大妹子，咱們得衝出去！」

藍鳳凰卻道：「瑩兒，妳帶路，大家快到山邊去。」

瑩兒恭應一聲，便直向小徑奔去。

桃根仙與桃幹仙惟恐四周尚有埋伏，忙跟了去掩護。

令狐冲則揹起藍鳳凰，其他四兄弟也如法泡製，一人揹起一個，由另兩名小苗女殿後，直奔山邊而去。

出乎意料，村外居然未被包圍。

瑩兒一馬當先，在前帶路，領着令狐冲等男女十多人，一口氣奔到了山邊。

這裡山勢陡起，形成天然屏障，火箭已無法射到。

桃根仙抬頭一看，指着山頭罵道：「他奶奶的！這上面有人！」

其他幾兄弟一聽，怒從心起，放下揹着的人就直奔山頭。

以他們驚世駭俗的絕頂輕功，那消片刻之間，便已衝上山頭，但眼光一掃，却不見半個人影兒。

就連附近幾處山上的大批弓箭手，竟也全都不知去向，彷彿是突然間消失無蹤。

桃根仙氣得破口大罵道：「他奶奶的！你們這些龜孫子、兔崽子，有種就不要藏頭縮尾，替我滾出來！」

桃幹仙道：「他們連尾巴都不敢露，否則，咱們一定看得見，一個個揪出來，撕成四大塊！」

「這回絕不是三塊或五塊！」

「也不是撕成兩片！」

儘管他們你一句、我一句，罵不絕口，山頭上却是無聲無息。

桃根仙氣得七竅生烟，怒道：「他奶奶的！咱們找他們去！」

這幾個渾人，生來天不怕、地不怕，說做就做，六個人立即分頭向漫山遍野展開了搜索。

不料白費了半天力氣，疲於奔命，結果毫無所獲。

桃谷六仙氣呼呼地回到山下。

只見令狐冲正在苦勸藍鳳凰道：「大妹子，不要意氣用事，聽我的話，先隨我回杭州去，把傷養好了再說，君子報仇，三年不晚啊！」

桃根仙趕過來道：「不對，不對，是有仇不報非君子，三年太晚了，萬一仇人等不及已經死了，那還報個屁的仇！」

桃幹仙道：「我連三個時辰都等不及。」

桃枝仙道：「二哥，你報什麼仇？」

桃幹仙罵道：「他奶奶的！五仙的仇就是六仙的仇，連這個還要問？」

桃葉仙道：「罵得好！不過，你罵三哥他奶奶的，他奶奶就是你自己的奶奶，也是咱們

大家的奶奶，這點你一定要弄清楚。」

桃幹仙想了想，指指桃枝仙，又指指自己，再指其他幾兄弟，一時似乎算不清這筆糊塗帳。

乾脆，把手一揮道：「算啦！不管罵誰的奶奶，誰不替五仙報仇就都該罵！」

其他五人齊聲道：「對！誰敢不替五仙報仇，咱們就罵他奶奶！」

藍鳳凰只說出聲：「謝謝你們……」便激動得說不出話了。

令狐冲這才找到機會說話，問道：「山上可曾發現敵蹤？」

桃根仙又破口大罵道：「他奶奶的！全逃光啦！」

桃幹仙怒哼一聲，道：「見了咱們桃谷六仙，他們敢不逃？那簡直是吃了熊心豹子膽！」

令狐冲笑道：「你們把人都嚇跑了，咱們上那裡去找活口？」

桃谷六仙面面相覷，頓時啞口無言起來。

藍鳳凰深深嘆了口氣，無限感慨道：「五仙教是我們幾個同門師姐妹，辛辛苦苦創立、經營，才有今天的局面，想不到一夜之間，就遭了覆滅的命運。

當然，我也知道，江湖中對五仙教的口碑並不好，很少跟我們結交，尤其是武林中的各大門派，更把我們視同邪教，大家敬鬼神而遠之。

如今，五仙教出了大事，除了令狐大哥和幾位老哥哥外，只怕是幸災樂禍的居多，同情關心的少之又少……」

令狐冲道：「田伯光不是千里迢迢趕去通知我嗎？」

藍鳳凰又嘆口氣道：「不是他，我們五人早就沒命了，唉！我本來不想驚動令狐大哥和聖姑的，可是，除了你們，我實在無人可以求助。」

桃根仙不悅道：「咱們桃谷六仙不是人嗎？」

桃幹仙道：「是啊！除非藍教主不把咱們當人！」

桃枝仙道：「咱們自然不是人，咱們是仙！」

藍鳳凰怕他們誤會，忙解釋道：「我不是這個意思，因爲你們仙蹤飄忽不定，即使有意求助，也不容易找到你們啊！」

桃葉仙道：「不用找，咱們一聽說五仙教出了事，不就馬上趕來了嗎？」

桃花仙道：「咱們連水都不挑了！」

藍鳳凰感動道：「幾位老哥的盛情，我藍鳳凰會永遠記住的！」

令狐冲本想告知她，田伯光已去黑木崖，向問天極可能親自出馬率衆趕來。

但他不知田伯光是否已向藍鳳凰提及，有關向問天請託撮合的事，她既絕口不提，尤其當着桃谷六仙的面，他就更不便貿然提到向問天了。

話已到了嘴邊，他終於欲言又止。

忽聽桃根仙道：「咱們耗在這裡總不是辦法，既沒吃、又沒喝的。」

桃幹仙忙接着道：「他奶奶的！咱們趕了一夜的路，到現在滴水未進，還眞有點餓了吶！」

桃枝仙道：「你們別提『餓』字行不行？一提我也受不了啦！」

桃葉仙提議道：「走！咱們去找些吃的！」

桃花仙附和道：「對，吃飽了才有力氣撕人。」

這幾個渾人是四肢發達，頭腦簡單，也不分何時何地，想到什麼就做什麼。

令狐沖忙勸阻道：「各位老哥，現在四周到處都可能有敵人埋伏，上那裡去找吃的？暫且忍耐些吧！」

桃根仙忽問道：「令狐老弟，你騎來的馬呢？」

瑩兒上前道：「我們怕那匹馬惹人注意，藏在了村外的樹林裡。」

桃根仙大喜道：「小姑娘，快快去牽來！」

令狐沖笑問道：「老哥，你眞的餓瘋了，想打我那匹馬的主意？」

桃根仙道：「飢不擇食呀！」

藍鳳凰忽道：「令狐大哥，咱們不如回雷公山去，山洞裡吃的喝的都有，而且比較好防守。」

桃谷六仙一聽有吃有喝，精神大振，齊聲道：「走！去雷公山。」

令狐沖也覺出，這山邊毫無掩護，不宜扼守，萬一敵方大舉來犯，他們雖可趁機大顯身手，奮力廝殺一場，但藍鳳凰和她四位師妹，雙目受傷看不見，不能不有所顧忌。

便當機立斷道：「咱們去雷公山，請瑩兒姑娘帶路，桃大哥緊隨瑩兒在前開道，其他五位老哥辛苦些，揹着藍教主她們走在中間，我與另兩位姑娘殿後掩護。」

各人任務分配完畢，七男八女十五人，立即直奔雷公山而去，連留在樹林內的那匹烏騅名駒也顧不得去牽了。

此去雷公山好幾十里，一路未遇狙擊，平安到達。

□□　□□　□□

距中秋節，已是一個多月之後，接近峯頂漫山遍野的屍體，已被山中猛獸爭食殆盡，只留下一堆堆的殘骸。

僅看遍山殘骸的景象，便可想見當夜戰況之慘烈。

到達平崖上，只見旗桿已斷成數段，教旗早已被風吹得不知去向，一堆堆的殘骸間，五處矮木樁仍在。

幸好藍鳳凰目不能視，否則見了這番景象，必然大爲悲慟。

進入岩洞，裡面極爲寬敞，足可容納數百人。

洞內天然形成的好幾條通道，分佈延伸至數十丈處，再以人工鑿開，沿通道闢建無數石室，作爲衆女弟子棲息之用。

看上去，就如同一個大蜂窩。

相隔僅月餘，洞內的石桌、石椅等器具上，已是積滿厚厚一層的塵埃，到處更是蛛網遍結。

當他們一行男女進入時，驚動了棲息洞內的一群群蝙蝠，便見「噗噗噗」地一陣亂飛，紛紛飛出洞外去。

藍鳳凰從桃幹仙背上一落地，就忍不住嘆道：「唉！如果是一個多月之前，各位大駕光臨五仙教，一定是敬若上賓，大開盛宴接待，如今……」

令狐冲道：「大妹子，不用氣餒灰心，還會有這一天的。」

藍鳳凰苦澀地笑了笑：「但願如此！」

桃根仙已迫不及待道：「藍教主，先來些吃的喝的再說吧！」

藍鳳凰道：「很抱歉，我得先聲明，新鮮的是沒有，只有臘味風鷄這些能長久保存的，還得蒸熟了才能吃啊！」

桃根仙道：「行！只要能吃的就行，實在沒別的，就抓幾隻蝙蝠下鍋。」

藍鳳凰雖然是驟遭大變，心情沉痛，一個多月來愁眉不展，但也被他逗得忍不住笑出聲來。

其他幾個苗女，更是笑彎了腰。

令狐冲也笑道：「各位老哥，咱們別光顧吃喝，先到外面看看，萬一敵人掩上山來，攻咱們個措手不及，那就連蝙蝠也吃不成啦！」

桃谷六仙一聽，果然暗自一驚，忙不迭衝出洞口去。

令狐冲不禁搖頭笑道：「這幾個渾人！」

跟出洞外一看，桃谷六仙竟已不知去向。

他走近旗桿，拿起一段削斷的旗桿仔細察看，只見碗口粗的旗桿，削斷處整整齊齊，猶如刀切豆腐一般，不帶絲毫破裂。

心想道：「此人在拔身直射桿頂時，尚帶着腕脈被他扣住的藍鳳凰，竟能揮劍斬斷碗口粗的旗桿，輕功之高，實在他之上。」

此人究竟是誰？

他又默默尋思道：「絕不可能是勞德諾，那廝在華山派衆弟子中，輕功雖屬佼佼者，但絕對不及我，況且，他偷練『辟邪劍法』不得法，全身功力已盡廢，又怎能在三年多之後，

短短兩三個月之內，突然恢復了一身武功？」

想到這裡，他不禁自言自語道：「一定不是他！」

不是勞德諾又會是誰？

如今普天之下，練過「辟邪劍法」，而唯一尚活着的只有勞德諾。

令狐冲苦思之下，猛然想到藍鳳凰說的話：「她故意把桃谷六仙留在黃山挑水，會不會是有其他用意？」

她，指的便是曲非烟！

他當時認爲曲非烟只是童心未泯，玩性大發，故意捉弄那六個渾人，絕不可能別有什麼居心。

現在回想起來，藍鳳凰的話倒也不無道理。

桃谷六仙是要趕往杭州去告急，通知他和盈盈，勞德諾已經逃走，或是被人救出華山的事。

那是在兩個多月之前，如果桃谷六仙不是遇上曲非烟，被留在黃山挑水，而能及時趕往杭州，是否能使五仙教免於這場浩刼？

但桃谷六仙却被曲非烟留難，以致延誤了時機。

難道說，這小小年紀的曲非烟……

正在這當口，突見桃根仙飛奔而來，興奮得又跳又叫，道：「有客人來啦！有客人來啦！」

令狐冲以爲是向問天與田伯光趕到，忙迎向前問道：「可是向教主他們？」

桃根仙哈哈大笑道：「向問天那廝當上了朝陽教教主，那會捨得剃個大光頭啊！哈哈……」

令狐冲一聽，那必是不戒和尚了。

果然，隨着桃谷六仙其他幾兄弟，直奔平崖而來的，正是那身如巨神的不戒和尚，但他的身後，却又跟着二十幾名年輕尼姑。

定神一看，竟是恒山派的女弟子！

令狐冲大出意料之外，急忙快步迎上前，雙手一拱道：「大師，久違了！」

不戒和尚聲如洪鐘道：「本來你應該叫我一聲老丈人的，却叫我大師……」

只見緊隨他身後，一名低着頭的年輕尼姑，輕推他一下，喚道：「爹爹……」

令狐冲定神一看，可不正是儀琳，忙又招呼道：「儀琳師妹也來啦！」

儀琳與其他的二十幾名年輕尼姑，立即趨前施禮，齊聲道：「見過令狐掌門！」

要知三年多前，令狐冲受定閒師太臨終之託，勉爲其難答應了當恒山派掌門人，後來雖得卸脫，將掌門之位交由儀清接掌，恒山派弟子却仍以「掌門」相稱。

只是「掌門」上冠以姓氏，有別於當今恒山派掌門人，可見這批年輕尼姑極有分寸，且不失禮數。

令狐冲忙回禮道：「不敢，不敢，各位師妹辛苦了。」

他以「師妹」相稱，也表示不忘自己曾是華山派弟子。

便聽桃幹仙不耐煩地大叫道：「好啦！好啦！有話進洞裡去說，站在這裡頂着大太陽，又吹風，肚子又餓得咕咕叫，我可受不了啦！」

一提「餓」字，桃谷六仙便迫不及待，爭先恐後要向崖洞衝去。

令狐冲見狀，急道：「各位老哥，你們還得在外面守着啊！否則，萬一敵人再大舉來犯……」

不戒和尚怒道：「他奶奶的！有膽子儘管來，洒家正好殺個痛快，拿這批龜孫子出氣！」

桃根仙笑問道：「你這酒肉和尚六根不淨，當然有氣！」

不戒和尚一向口不擇言，毫無顧忌道：「洒家天不怕、地不怕，生平只怕老婆，除了老婆誰敢給我氣受，哼！還不都是爲了這小子！」

說時，向令狐冲一指。

儀琳心知父親又要舊事重提了，又窘又急地道：「爹爹，我們快進去看看藍教主她們吧！」

偏偏，桃根仙追問道：「酒肉和尚，你受你老婆的氣，怎麼怪到令狐老弟的頭上來了？」

不戒和尚向令狐冲一指道：「你去問他自己！」

令狐冲心知桃谷六仙一問，又是打破砂鍋問到底，問個沒完沒了，惟恐儀琳受窘，忙道：「各位老哥，偏勞你們在外面守着，我帶大師他們進去見藍教主，等吃的一好，就馬上來叫你們。」

桃根仙有些不大情願道：「爲什麼要咱們在外面守着？」

令狐冲知道他們最喜歡聽人奉承，投其所好道：「只有你們在外面守着，敵人才不敢貿然來犯啊！」

桃根仙果然神氣十足道：「那倒一點不假，看他們誰敢來吧！」

令狐冲心裡暗笑：「你們這幾個渾人，倒眞好打發。」

便領着不戒和尚，以及儀琳等二十幾名年輕尼姑，浩浩蕩蕩向崖洞內走去。

藍鳳凰已交代了三名小苗女，由四位目不能視的師妹幫忙，在裡面準備吃的，這時獨自坐在石桌旁沉思。

令狐冲一進來就嚷道：「大妹子，妳看……」

一想到藍鳳凰看不見，忙改口道：「妳猜誰來了？」

藍鳳凰立即站起身問道：「誰？」

不戒和尚敞聲大笑道：「哈哈！洒家一進來就聞到了肉香，敢情是藍教主料事如神，知道我這酒肉和尚會來，已經準備了酒菜啦！」

藍鳳凰聽出是他，頗覺意外道：「大師怎麼來了？」

不戒和尚道：「那日遇見我那徒孫田伯光，聽說五仙教出了大事，我本想立即趕來的，後來一想，妳這裡只剩下幾個女的，我這酒肉和尚一個人跑來幹嘛？讓我老婆知道了，準會大吃其醋，又要罵我是『天下第一負心薄倖，好色無厭之徒』了……」

儀琳大窘，暗將和尚的袍袖一扯，輕聲道：「爹爹，你也不怕人家笑話？」

不戒和尚口無遮攔道：「誰笑？我是灶王爺上天，有一句說一句，玉皇大帝都不會笑！」

便又接下去道：「洒家想，田伯光那廝反正要去杭州，令狐冲得到消息一定會趕來，乾脆就去恒山，把我女兒們吆喝來了，對了，藍教主，妳託田伯光帶去杭州的四罈茅台酒，被洒家喝去三罈，改天買了還妳。」

令狐冲打趣道：「大師能口下留情，留了一罈給在下，已經是不容易了。」

不戒和尚大笑道：「說得好！說得好！可惜你沒當上洒家的女婿，否則正對了我的胃口，哈哈……」

二十幾名年輕尼姑，聽得個個掩口葫蘆，直把儀琳羞得抬不起頭來。

藍鳳凰這才招呼道：「大師請坐，一路辛苦了，少時臘味和風鷄蒸熟了，便可讓大師先下酒了。」

不戒和尚逕自坐下道：「那敢情好，一來就有吃有喝，琳兒，咱們突然來了這批不速之客，吃的可能沒準備那麼多，妳帶妳的師姐妹，去幫着做吧！」

藍鳳凰道：「不用了，我已關照她們，一次蒸了很多，足夠我們吃上好幾天……」

不戒和尚似乎有意要支開女兒，道：「人多好做活兒，讓她們去幫幫忙，可以快些。」

藍鳳凰只好告訴儀琳道：「從最左邊那條通道一直進去，便是厨房了。」

儀琳微微點頭，與衆尼姑離去。

不戒和尚一把抓住令狐冲的手臂，極爲認眞地問道：「令狐老弟，你問過聖姑沒有？」

令狐冲被他沒頭沒腦地一問，莫名其妙道：「問盈盈什麼？」

不戒和尚道：「他奶奶的！難道田伯光這龜孫子，沒把話帶到？洒家託他帶話給你，問問聖姑，同不同意你收琳兒做個偏房呀！」

令狐冲爲之一怔道：「這……」

不戒和尚急切道：「令狐老弟，你就做做好事，幫洒家一個忙吧！這事要再辦不成，一

天到晚捱老婆的罵，家都不敢回，這日子可不好過啊！」

令狐冲啼笑皆非道：「大師此來苗嶺，該不是專爲此事吧？」

不戒和尚只好放開手道：「當然不是，當然不是……」

令狐冲道：「事有緩急，大師既非爲此而來，咱們何不先談藍教主的事？」

不戒和尚道：「藍教主的事很簡單，沒啥好談的，他們殺五仙教一個，咱們就殺他們一雙，連本帶利全有啦！」

令狐冲强自一笑道：「大師可知『他們』是誰？」

不戒和尚道：「弄了半天，你們還不知道對手是誰呀？不過，洒家倒是聽到一個消息……」

令狐冲和藍鳳凰，不約而同問道：「什麼消息？」

不戒和尚鄭重其事道：「洒家前往恒山的途中，經過華山時，想到令狐老弟曾是華山派的大弟子，不如去吆喝些人手來苗嶺，那知整個華山如臨大敵，任何外人，都不得進入華山。

當時我爲了好奇，一打聽之下，才知道是衡山派和嵩山派的人，風聞現在的華山派掌門人施戴子，循私放走了勞德諾那廝，堅持要入山查證被拒，雙方僵持了很久，那兩批人才憤然離去。」

令狐冲道：「勞德諾確已逃出華山，但不是施師弟所放走的。」

不戒和尚詫異道：「令狐老弟怎會知道的？」

令狐冲道：「兩個多月前，桃谷六仙曾去過華山，那日正巧遇上發現勞德諾逃脫，施師弟便託他們，趕往杭州通知我和盈盈，想不到他們在途中躭擱了，直到這次我趕來苗嶺，經過黃山遇見他們，才知道這件事。」

他不提黃山挑水的事，是想替桃谷六仙保留一些顏面。

偏偏不戒和尚追問道：「這麼重大的事，桃谷六仙怎不趕往杭州，却在途中躭擱，而且躭擱了兩個多月？」

令狐冲只好代爲掩飾道：「他們遇上更重大的事……」

不戒和尚怒哼一聲道：「還有比五仙教一夜之間，死了近千人更重大的事？以洒家看，施展辟邪劍法的那廝，極可能就是勞德諾。」

令狐冲甚覺意外，想不到勞德諾逃出華山的消息，早已經不脛而走，被嵩山、衡山兩派所悉。

這兩派既已知情，其他各派，甚至整個武林，必然很快就會傳開了。

畢竟，爲了一部「辟邪劍譜」，曾經使武林引起一場腥風血雨的殺戮，慘痛的記憶猶新。

而大家都知道，勞德諾曾偷練過「辟邪劍法」。

突然間，令狐冲想到一件難以理解的事，林平之的死訊，怎會至今江湖中却毫無傳聞呢？

他不禁試探地問道：「大師何以認爲是勞德諾？」

不戒和尚道：「大家都知道，當年見過『辟邪劍譜』的幾人，岳不群和左冷禪已死，林平之禁在西湖底下黑牢，由你老弟和聖姑負責看守，絕不致出問題。況且，林平之雙目已瞎，只有勞德諾於兩個多月前，逃出了華山，如今「辟邪劍法」重現江湖，不是他是誰？」

果然不出所料，這和尚還不知林平之已死。

金刀無敵王元霸爲何隱瞞外孫的死訊？

令狐冲暗自尋思道：「是了，林平之當初雖是爲報家仇，不擇手段，倒也無可厚非，但他練成『辟邪劍法』，後來的所作所爲，却已走火入魔，令人不齒。畢竟，金刀無敵王元霸在江湖中的名氣，並不在五嶽門派之下，自己的外孫被禁在西湖底下黑牢，總不是件光彩的事，如今人既死了，他又何必大事張揚。」

想到這裡，令狐冲改變話題道：「關於五仙教出事的消息，大師可曾聽到些什麼風聲？」

不戒和尚氣憤道：「哼！我一路上就聽到不少人在議論，非但無人關心此事，還有人怪聖姑，不該留勞德諾活命，連林平之都早該殺了。」

令狐冲輕哨一聲道：「這事應該怪我，總顧念他們有份同門之情，且武功已廢，不忍下手……」

藍鳳凰忽道：「大師尚不知道，林平之已經死了？」

不戒和尚驚詫道：「哦？令狐老弟，眞的嗎？」

令狐冲微微點了下頭道：「是眞的，去年除夕那日，他在黑牢裡撞壁而死，屍體已經送回洛陽。」

不戒和尚伸手一拍石桌道：「那就絕對是勞德諾無疑了！」

令狐冲道：「目前還很難說，希望那廝再出現，只要我跟他過手幾招，就能揭開他的眞面目。」

不戒和尚沉吟一下道：「令狐老弟，你的武功我絕不懷疑，尤其是『獨孤九劍』，更是天下無敵，不過，『辟邪劍法』也不能小視，如果雙方對上了，老弟自認能有幾分勝算呢？」

這話雖問得嫌唐突，但畢竟令狐冲的勝敗，關係着好幾十人的生死存亡，不得不先有個心理準備，倒也無可厚非。

所謂知己知彼，才能百戰百勝。

令狐冲心知藍鳳凰對這問題更爲關切，只是她問不出口，不像不戒和尙，百無禁忌。

因而他不得不愼重回答道：「若論劍法，『辟邪劍法』與『獨孤九劍』相較，可謂各有千秋，互有長短，如果定要說出那種劍法較勝一籌，實在很難下定論。

要知武功一道，萬宗同源，往往因人而異，同樣的武功，不同的人練，就會因功力深淺，以及其他各種因素，有着極大差別。」

頓了頓，他繼續說道：「最重要的一點，則是臨敵狀況，譬如說，『葵花寶典』所載武功，堪稱深奧莫測，天下無敵，當年合先岳父任我行、向問天及在下三人之力，尙且奈何東方不敗不得。

但他僅以兩支繡花針，就能使我們處處受制，險象環生，可見武功已達出神入化之境，結果却被盈盈靈機一動，利用那楊蓮亭分散他的注意力，終得誅此一代梟雄，所以說，大師若問在下能有幾分勝算，在下雖不敢說有必勝把握，但却有必勝決心！」

不戒和尙大拇指一豎，誇讚道：「好！就憑老弟的必勝決心，咱們這一仗就贏定了！」

哈哈一笑，接着問道：「不過，如果他們知道令狐老弟來了，嚇得不敢再來呢？」

令狐冲胸有成竹地笑道：「我自有辦法，不怕魚兒不上鈎！」

他想出的又是什麼辦法呢？

六 誘敵

一夜毫無動靜。

次日一早，旗壇中重又豎起三丈來高的旗桿。

桿頂，再度升起連夜趕製的一面五仙教旗，迎風招展，似乎在向敵人擺出挑釁示威的姿態。

一切由令狐冲負責指揮調度，恆山派的衆年輕尼姑，分爲兩班輪流徹夜在洞外防守，其他人則一律在洞內養精蓄銳，隨時備戰。

以令狐冲的估計，對方既決心消滅五仙教，絕不會輕易罷手。

尤其，眼見五仙教旗又飄揚在山頂，勢必全力大舉來犯。

他整夜未曾入睡，不時出洞巡視一番，惟恐敵人趁黑摸上山來。

天色剛亮，他正伏在洞廳的石桌上假寐，忽聽兩個小苗女在竊竊私語，其中一個輕聲道：「小姐怎麼還不見來，眞教人擔心。」

另一個道：「是啊！蘭兒姐去了一整夜，連她也不回來，萬一出了事，咱們一個也別想活命啦！苑兒姐，我看得再去一個人找找她們，說不定不知道大夥兒回這裡來了啊！」

苑兒一時拿不定主意：「這……咱們得去問問藍教主，走，菁兒姐，咱們去看看藍教主醒了沒有。」

令狐冲睜眼看時，兩個小苗女已向通道盡頭走去。

聽了她們的對話，他也不禁爲苗燕和蘭兒擔起心來。

敵方人多勢衆，出沒在整個苗嶺範圍內，那主僕二人的處境自然十分危險。不管苗燕用的是什麼「法」，畢竟是爲了救他一命，才耗盡眞力，不得不留在那山洞裡運功調息的，他豈能不聞不問。

剛站起身，便見兩個小苗女扶了藍鳳凰走來。

他立即迎上前道：「大妹子，早啊！」

藍鳳凰笑道：「早，令狐大哥，苗師妹和蘭兒到現在尚未回來，我怕她們出了事，想讓她們兩個去找找。」

她雖身爲五仙教的教主，但目前一切均由令狐冲運籌帷幄，必須徵求他的同意，以示尊敬。

令狐冲自告奮勇道：「我知道地方，還是由我去一趟較爲妥當。」

他所謂的妥當，是怕這兩個小苗女，萬一遇上敵人，恐怕連自保都成問題，那還能去找她們的主人。

藍鳳凰却擔心道：「令狐大哥，你離開了這裡，萬一……」

令狐冲道：「大妹子，妳放心好了，敵人即使大舉來犯，也必然是夜間的事，利用天黑，他們才便於掩護，有利偷襲。我很快就趕回來，這裡還有桃谷六仙和不戒大師他們在，不會有問題的。」

藍鳳凰點了點頭道：「令狐大哥，你自己也千萬小心，如果遇上敵人，就快回來，以免落了單……」

話還未說完，忽聽儀琳接口道：「我隨令狐大哥一起去！」

令狐冲一回頭，發現她不知何時已來至身後，爲了避嫌，忙婉拒道：「不用了，我一個人行動反而快些。」

不料儀琳却道：「令狐大哥，你不必有所顧忌，爹爹說話一向口無遮攔，不要把他當回事就行啦！」

令狐冲一時啞口無言，不便再堅拒，只好勉爲其難，偕同儀琳出洞而去。

他們出得洞外，向一名擔任警戒的年輕尼姑交代幾句，便各展輕功，雙雙直奔山下而去。

想不到從山頂至山下，竟然未見敵踪。

令狐冲已認識路，帶着儀琳，認定了方向，直奔前夜療毒的「蛇神廟」。

兩人一路疾奔如飛，將近半個時辰，才來到山谷盡頭，直向半山腰奔去。

尚未到達「蛇神廟」，便見遍地屍體，至少二、三十人，個個均是一身黑衣，黑色面罩！

令狐冲不由地一驚，失聲叫道：「不好，這裡出事了！」

儀琳立即拔劍出鞘，驚道：「快看看她們在不在山洞裡呀！」

令狐冲掠身直射洞口外，向洞內招呼道：「苗姑娘，在下是令狐冲，妳們在裡面是嗎？」

洞內靜寂無聲。

令狐冲不欲被儀琳見到廟內，那一座座不堪入目的石像，急道：「妳守在這裡，我進去看看！」

儀琳叮囑道：「令狐大哥，小心些啊！」

令狐冲把頭一點，拔劍出鞘，小心翼翼地向洞內走去。

洞內雖昏暗，仍可看得眞切，一目瞭然。

令狐冲定神一看，只見蛇羣萬頭鑽動，不敢再往裡走，却未見苗燕和蘭兒在內。

他正暗自忖思：「看來那批黑衣蒙面殺手，發現苗燕在洞內運功調息，打算發動突襲，反被她們主僕警覺，雙雙衝殺出去……」

突聞儀琳驚呼道：「令狐大哥！快來……」

令狐冲聞聲大驚，仗劍衝出洞口，只見儀琳已遭七、八名黑衣蒙面人圍攻，其中一人則袖手旁觀。

狂喝聲中，寒虹暴射，他已挺劍殺將上前。

電光石火之間，劍鋒過處，便見兩名黑衣蒙面人喉間血箭疾射，應劍倒斃，連慘叫聲都未及發出。

一出手就是「獨孤九劍」，果然不同凡響，威力驚人。

其他幾人立即撤招暴退，便聽其中按兵不動的那人沉聲道：「好劍法！這可是所謂的『獨孤九劍』？」

令狐冲冷聲道：「何須九劍，對付你們這班見不得人的鼠輩，一劍就足夠了！」

那人嘿然冷笑道：「令狐冲，你也太狂了！想那獨孤求敗老前輩，當年仗劍江湖，無敵於天下，也只不過是求敗心切，見人就要求能擊敗他，甚至向人懇求，希望有生之年，能親身體會一下敗在他人手下的滋味。

可惜他至死都未能達成這個願望，因爲，他的劍法確已天下無敵，像他那樣的絕世高手

，尚能虛懷若谷。想不到你這後生晚輩，不過是掠人之美，如同狗尾續貂，竟敢出言如此狂妄！」

令狐冲一聽，此人的口氣似乎比他更狂，不禁怒問道：「閣下不服嗎？」

那人陰沉沉道：「我若早生數十年，必可讓那位獨孤老前輩了却求敗的心願。可惜……不過，幸好皇天不負有心人，要不是聽說『獨孤九劍』重現於世，老朽也犯不着入關來了！」

令狐冲暗自尋思道：「聽此人的口氣，自稱老朽，想必年紀不小，又說入關，應是來自關外，究竟是什麼來頭？」

同時又想到，敵人既從關外請來此人，絕非泛泛之輩，而他既能被請動，自然知道請他的是何人了。

是了！只要能把此人生擒，帶回去交由藍鳳凰逼供，還怕他不說出罪魁禍首是誰？主意既定，令狐冲便故意挑釁道：「閣下既是千里迢迢來此，在下絕對讓你不虛此行，進招吧！」

那人戴着面罩，無法看出他的表情，但從布洞後射出兩道惡毒眼光，却是駭人已極，令人見了不寒而慄。

只聽他沉聲向其他幾人招呼道：「老朽要領教威震天下的『獨孤九劍』，請各位不必插手，只在一旁爲老朽掠陣卽可！」

想不到他竟欲單打獨鬥，顯然有恃無恐。

令狐冲正中下懷，故意歸劍入鞘，始道：「請！」

既要一決高下，自當拔劍迎戰，他却反而歸劍入鞘，豈不擺明了輕敵之意。

那人果然大怒，喝道：「好狂的小子，看劍！」

他使的兵器也是劍，劍身却比一般的劍寬，也長了幾寸。

狂喝聲中，只見他欺身而上，長劍一挺，已刺向令狐冲面前，相距不足一尺。

說時遲，那時快，電光石火之間，令狐冲拔劍出招，有如一個動作，快得令人目不暇給。

那人仗着手中劍較長，原式挺刺。

令狐冲一出手就用的是「破劍式」，這曠世劍法的精要，便是「獨孤九劍，有進無退」。

一劍既出，攻的卽是對方必防之處，且是致命要害。

無論對方是何等頂尖高手，在這種情況之下，勢必被逼撤劍暴退，先求自保。

不料那人竟不退反進，連招式都不變，這原是仗劍的尺寸較長優勢。

但是萬萬想不到，他的這一劍刺來，無論攻的部位和劍勢，竟然跟令狐冲如出一轍！

換句話說，對方用的是兩敗俱傷硬拚打法，却佔了劍身長出數寸的便宜。令狐冲的劍鞭長莫及，尚未刺中對方，而對方的劍已戳進他胸膛。

令狐冲暗自一驚，及時閃身退開半步，使對方的劍擦胸而過，劍鋒離他胸前不到一寸，可謂驚險之極！

那人一劍雖刺空，但已搶了先機，一個旋身廻轉，接着第二劍，第三劍源源不絕連發，每一劍都是又狠又準，專攻對手致命要害。

令狐冲決心弄清此人劍路，劍上眞力凝而不發，暫取守勢，一口氣讓對方搶攻了七、八劍之多。

自從練成「獨孤九劍」，令狐冲幾乎是劍出必見血，尚無被人連手搶攻的紀錄。就這幾劍，已使令狐冲心中大駭，原來對方所攻的部位，竟與他全然相同。

他頓時恍然大悟，對方必是對「獨孤九劍」的劍路，早已瞭然於胸，且苦研出一套制敵之策。

劍身加寬加長，顯然就是專爲克制「獨孤九劍」！

令狐冲心忖道：「難怪他敢說『我若早生數十年，必可讓那位獨孤老前輩，了却求敗的心願』……」

就在這時，便聽那人連聲冷笑，不屑道：「哼！所謂天下無敵的『獨孤九劍』，竟也不過如此！」

令狐冲心裡已打定主意，故意裝出心浮氣躁地咆哮道：「好！我就讓你見識見識『獨孤九劍』的厲害！」

唰唰唰一連三劍攻去，全是指向對方要害之處。

果然那人也連回三劍，出手和所攻部位，又是如出一轍。

那知令狐冲劍勢倏地一變，如同狂風暴雨地一輪快攻，用的却是華山石洞內，洞壁上所刻各門各派武術精粹。

這一來，那人苦練多年，專爲對付「獨孤九劍」的劍招，頓時成了英雄無用武之地，全然派不上用場了。

那人不由地暗自一驚，出手爲之一慢，顯得有些紊亂，不如方才的乾淨俐落，變得拖泥帶水起來。

忽聽他怒聲道：「這不是『獨孤九劍』！」

令狐冲大笑道：「閣下未免太沒見識了，放『印子錢』還得生利息，數十年前的『獨孤九劍』，如今那能不多出幾劍啊！」

一連又是幾劍，竟施展出五嶽劍派的五種不同劍路，更使得那人手忙脚亂，不知如何招架才是。

令狐冲得理不饒人，愈攻愈快，絲毫不讓對手有喘息的餘地。

只聽掠陣的幾個黑衣蒙面人中，有人叫道：「這是華山派劍法！」

另一人接着指出：「這一招是衡山派劍路！」

又有人叫道：「這分明是嵩山派的『追風劍法』嘛！」

他們你一句我一句，不停地叫嚷，目的是在點明，令狐冲用的不是「獨孤九劍」，好讓那人及時應變。

但是，令狐冲的劍勢太快，使他們非但速度跟不上，甚至眼花撩亂，再也看不出來他的劍路。

那人連連揮劍招架，已是左支右絀，險象環生，不禁膽戰心驚，手心直冒冷汗。

不料令狐冲趁他心神已亂，突施「獨孤九劍」的「破劍式」，揮劍直削敵腕。

等他發現這是「獨孤九劍」時，爲時已晚，已來不及回劍破解了。

就這電光石火間，令狐冲的劍尖劃過他右腕，隨着一道迸射的血箭，那柄又寬又長的劍便脫手墜地。

任何人都能看出，這是令狐冲手下留情，否則整個右手已被齊腕削斷。

掠陣的幾人大驚，正待一擁而上，令狐冲已先發制人，身形暴起，凌空揮劍飛斬，只見劍鋒過處，帶起一片血雨，連聲驚呼慘叫聲，幾個黑衣蒙面人幾乎同時應劍而倒！

力戰令狐冲的那人，不知是嚇呆了，還是在想什麼，竟然不知趁機逃命，甚至對斷腕之痛毫無知覺。

直到令狐冲挺劍站在了他的面前，他才回過神來，以一種乖戾的語氣問道：「你爲什麼不殺我？」

令狐冲以一個極爲洒脫，而且乾淨俐落的動作歸劍入鞘，雙手一拱說道：「前輩，承讓了！」

那人冷哼一聲道：「你並非劍術勝我，而是以詐取勝！」

令狐冲哂然一笑道：「前輩難道不知『兵不厭詐』？」

那人怔了怔，微微點頭道：「你說的不錯，老朽曾看過一部『孫子兵法』，書上有此一說！」

沉吟一下，他忽又問道：「令狐冲，你爲何獨對老朽手下留情？」

令狐冲道：「第一，前輩來自關外，是遠道之客；第二，前輩是唯一能硬接『獨孤九劍』，甚至幾乎能破『獨孤九劍』之人！」

那人縱聲狂笑道：「說的好！說的好！劍魔若死而有知，聽了你這最後這句話，也可瞑目了！」

令狐冲暗自一怔，詫然問道：「劍魔？他是誰？」

那人道：「難道中原武林的人，竟未聽過大漠劍魔之名？」

令狐冲謙懷若谷道：「在下孤陋寡聞之至……」

忽聽一旁的儀琳道：「我倒聽爹爹說過，大漠劍魔在一甲子之前，即號稱關外第一劍手。」

那人振奮道：「不錯，不錯，這位小師父說的一點不錯，妳還知道他老人家些什麼？」

儀琳道：「家父是這次來苗疆的途中，偶然提及，說是據聞獨孤求敗老前輩，當年走遍天下，找不到一個對手。

後來聽說關外的大漠劍魔，劍術已登峰造極，出神入化，便興冲冲地前往大漠挑戰，結果仍然未能達成『求敗』的心願，只好很失望地回來了。」

那人長嘆一聲道：「如果他們兩位老人家，能夠活到如今，情況就完全不同啦！」

令狐冲問道：「前輩的意思，他們若能活到今日，大漠劍魔便可破『獨孤九劍』？」

那人苦笑一下道：「你應該心裡有數，若非使詐，以其他門派的劍路擾亂我，老朽已破了你的『獨孤九劍』，可惜……唉！從此我已不能再使劍了！」

令狐冲歉然道：「刀劍無眼，尚望前輩……」

那人沮然嘆道：「唉！只怪老朽太過專注，一腦門只想到要破『獨孤九劍』。」

令狐冲好奇道：「哦？如此說來，前輩此番入關，只爲專爲破『獨孤九劍』而來？」

那人點了下頭道：「不錯！當年大漠劍魔敗在獨孤求敗手下，心有不服，決心要思出破解『獨孤九劍』之法。

次年親自帶了一百零八名弟子入關，找到了獨孤求敗，故意要所有弟子一一挑戰，雖然無不是一招即斃命，大漠劍魔却暗自記下了，獨孤求敗的九十九種不同出手和劍路……」

令狐冲驚詫道：「用九十九條人命，去換得九十九種出手和劍路，這代價豈不是太大了？」

那人道：「大漠劍魔決心要破『獨孤九劍』，一切在所不惜，但獨孤求敗連斃九十九人後，突然棄劍於地，憤聲道：『我的劍法千變萬化，隨意而發，並無一定劍路，你們要用這種方法套出我的出手和劍路，那是枉費心機，來成千上萬的人也不夠我殺！』說完他就掉頭揚長而去。

大漠劍魔只好帶着僅剩下的九名弟子，回到關外後，便根據那九十九式劍路和出手，日夜苦思破解之道。

可惜，他老人家心力交瘁，在完成九十九式破解劍法後不久，即告一病不起，無法親自獨孤求敗一決高下。

大漠劍魔臨終之時，叮囑九名弟子勤加苦練，日後一定要完成他老人家未了的心願。」

令狐冲追問道：「那九名弟子做到了沒有？」

那人嘆口氣道：「練成那九十九式劍路時，已是十幾年後的事了，不但獨孤求敗已不知去向，生死不明，那九名弟子也相繼死亡，最後只剩下了一人……」

令狐冲突然若有所悟道：「那人就是前輩！」

那人微微點頭道：「不錯，正是老朽。獨孤求敗已不可能仍活在世上，老朽原以爲永遠無法完成亡師的心願了，不想失傳已久的『獨孤九劍』，風聞又重現江湖，所以老朽決心入關，會一會獨孤求敗的傳人。」

令狐冲趁機試探道：「前輩又怎知在下會前來苗疆，而不去杭州登門挑戰？」

那人沉聲道：「有人向老朽保證，說你一定會來！」

令狐冲「哦？」了一聲，追問道：「他是誰？」

那人突然驚恐叫道：「他已經來了……」

就在這時，一蓬細如牛毛的毒針疾射而來。

令狐冲及時拔劍，施展「獨孤九劍」中的「破劍式」，掠身過去掩護儀琳。

這一來，顧此失彼，只聽一聲慘叫，那人已被射中，當即倒地斃命。

令狐冲驚怒交加，急將儀琳向身邊一攤，挾起她就掄劍向暗器發射處衝去。

只見一條人影疾掠而去，身法快似流星閃電，眨眼之間已不知去向。

令狐冲惟恐儀琳有失，不便急起直追，這才放下她道：「此人的身法，絕不可能是勞德諾！」

儀琳畢竟是出家人，被令狐冲挾得面紅耳赤，嬌羞萬狀，幽幽地道：「令狐大哥，這個回去再研究不遲，苗姑娘……」

令狐冲道：「師妹不用擔心，照情形看，她們主僕必已突圍衝殺出去，地上才會躺了二三十具屍體，同時，如果她們是落在對方手裡，剛才這幾個人就不會再來的了。」

儀琳微微點頭道：「令狐大哥判斷的極是，咱們快回去吧！」

令狐冲却充滿好奇道：「不忙，我倒想看看，那位一心要破『獨孤九劍』之人的廬山眞面目吶！」

儀琳道：「那有什麼好看的，不如看看其他的人，說不定其中有咱們見過的，不就知道有那些人參與其事了？」

令狐冲被她一語提醒，振奮道：「對啊！這點我倒沒有想到，還是師妹聰明！」

儀琳頓時羞得兩頰飛紅，陽光照射下，更見嬌艷欲滴。

令狐冲不禁回想起，三年多前初遇儀琳，她正被田伯光挾持至酒樓調笑，那時他武功遠不及田伯光，却爲儀琳挺身而出，結果險些把命送掉。

後來他身受重傷，奄奄一息，幸得曲非烟連唬帶騙，把儀琳帶到「群玉院」，以恆山派的獨門內服外敷治傷珍藥，使他化險爲夷，撿回了一條命。

其後的種種，一幕幕重又浮現在眼前……

當時若非一心一意苦戀着小師妹岳靈珊，後來又遇上了盈盈，極有可能與儀琳締結一段良緣。

然而……

一切莫不是冥冥中早已註定？

正想得出神，忽聽儀琳問道：「令狐大哥，你怎麼啦？」

令狐冲猛然回過神來，掩飾道：「噢！噢！我在想剛才那位老人家的話，邀他來的人，必定知道他這些年來，苦練破『獨孤九劍』之法，想利用他來對付我，但是，那人怎敢向他保證，認爲我一定會來苗疆呢？」

儀琳道：「五仙教出了這麼大的事，令狐大哥自然不會不聞不問，爹爹還不是斷定你一定會來嗎？」

令狐冲不以爲然道：「這不同，令尊是聽田伯光說，要去杭州通知我，所以判斷我得到消息一定會趕來。

而敵人的手段狠毒無比，決心把五仙教消滅，除了擄去的百餘名女弟子之外，是要全部趕盡殺絕的。

留下藍鳳凰和她師妹五人，赤裸裸地綑在山頂，並非故意留活口，而是要使她們活活的被曬死，敵人絕不可能料到，田伯光在第二天晚上趕到，救下了她們，又怎會料到他將去杭州？」

儀琳想了想道：「這事倒確實有些蹊蹺，令人難以理解，可惜關外來的那位老人家已死……」

令狐冲道：「既然想不出，就不必傷腦筋了，儀琳師妹，咱們還是先去查看一下那些人的眞面目吧！」

回到山洞附近，儀琳不敢動手，由令狐冲上前，將那些屍體戴的黑布面罩一一揭開。果然被儀琳說中，其中有幾人似曾相識，一時却記不起在那裡見過。

令狐冲便拉儀琳過來道：「儀琳師妹，妳過來看看，這邊的幾個傢伙，以前是不是見過他們？」

儀琳端詳一陣，又想了想，始道：「是有點面熟，只是一時想不起來是在那裡見過的了。」

令狐冲道：「既是我們都覺得很面熟，那就錯不了，絕對是曾經見過他們，而且必與三年多前那場武林風暴有關，否則不會我們兩人都覺似曾相識。儀琳師妹，妳說對嗎？」

儀琳微微點了點頭。

令狐冲又道：「現在讓我們來看看，那位一心要破『獨孤九劍』的前輩吧！」

儀琳這時也充滿好奇，急於想一睹這關外高手的眞面目。

畢竟，在她的心目中，早已把令狐沖視作當今武林第一高手，天下無敵，想不到今日親眼所見，那人幾乎破了「獨孤九劍」！

令狐沖走近那人屍體旁蹲下，小心翼翼地揭開面罩一看，不由地倒吸了一口涼氣，驚得站起向後一退。

儀琳更是失聲驚呼起來：「啊……」

只見倒斃地上的那人，滿頭赤髮像亂草，枯乾的臉如同樹皮，眼眶大而深陷，兩個眼珠却如金魚眼似地突出。

一張臉皮包骨，本已形同骷髏，此刻臉色中毒發青，加上七孔流血，簡直比鬼魅更恐怖駭人！

女孩兒家一受驚，很自然地就雙手抱緊了令狐沖的胳臂。

她倒不是故作嬌態，實際上她也曾親手殺過人，手刃了岳不群，但却從未見過如此怕人的「死相」。

令狐沖也是極自然的反應，伸手擁住了她，以示安撫之意。

正在這時，突聞衣袂帶風輕響，一條身如巨神的人影已到了面前，竟是那不戒和尚！

儀琳大出意外，只忙着招呼：「爹爹……」

但她却忘了尚依偎着令狐沖，雙手緊抱着他的胳臂。

不戒和尚見狀大笑道：「好啊！小倆口跑到這裡來親熱啦！」

儀琳這才急忙放開手，窘得嗔聲道：「爹爹！你……」

令狐沖忙上前招呼道：「大師怎麼也來了？」

不戒和尚口無遮攔道：「他奶奶的！你把我女兒拐跑了，我能不追來嗎？嘿嘿！果然不出洒家所料，你這小子在我面前是故作假正經，其實骨子裡早就沒安好心！」

令狐沖急道：「大師……」

不戒和尚那容得他分辯，接下去說道：「這倒幫了我個大忙，回去不必再挨老婆的罵啦！哈哈……」

儀琳窘迫萬狀道：「爹爹，你一早就喝醉了？」

不戒和尚怔了怔道：「我一醒來，聽藍教主說你們來這裡找人，我問清地方就趕了來，那有時間喝酒啊！」

儀琳道：「爹爹既未喝醉，怎麼滿嘴瘋言瘋語？」

不戒和尚笑道：「琳兒，妳是怪爹爹不該在這時候闖來，煞了你們的風景嗎？好，好，我走就是！」

說完，他當眞掉頭就走。

儀琳趕上去將他一把拖住，手指遍地屍體道：「爹爹，你沒看見嗎？」

不戒和尚會錯了意，振聲道：「當然看見了，這回被我逮個正着，他想賴都賴不掉了，非娶妳不可！」

儀琳情急道：「爹爹，你是怎麼了嘛！女兒是說地上躺着這麼多被殺的人吶！」

不戒和尚這才眼光一掃，輕描淡寫道：「殺的好！殺的好！琳兒，幾個月不見，妳的武功又精進了不少吧？」

儀琳道：「爹爹，這些人不是咱們殺的！」

不戒和尚四下看看，問道：「這裡還有誰？」

令狐冲只得上前道：「大師，咱們尋來時，這些人已經躺在這兒了，只有那邊幾個才是在下所殺。」

接着便將剛才的情形，簡單扼要地說了一遍。

不戒和尚聽畢，幾乎不敢相信，驚詫道：「幾乎破了『獨孤九劍』的老兒，竟是大漠劍魔的弟子？」

令狐冲點了點頭，忽問道：「大師可知大漠劍魔，敗在獨孤老前輩手下之後，次年帶了一百零八名弟子入關的事？」

不戒和尚搖頭道：「好像未聽說過。」

令狐冲眉頭一皺道：「這倒怪了，大漠劍魔親率大批弟子入關，聲勢浩大，江湖中怎會毫無風聞？尤其，獨孤老前輩一口氣殺了對方九十九人，這應該是件極轟動的大事啊！」

不戒和尚沉吟了一下道：「也許大漠劍魔入關挑戰的目的，是爲了偷招學式，心知根本不可能獲勝，所以行動極秘密，不願被人發現吧！」

令狐冲不以爲然道：「不太可能，一百多人入關，行動再秘密也會惹人注意，況且，他們要找獨孤老前輩，勢必向人打聽他老人家的行踪，怎會不跟中原武林的任何人接觸。」

不戒和尚問道：「這個很重要嗎？」

令狐冲正色道：「非常重要，如果能查明當年大漠劍魔率衆入關，曾經跟些什麼人接觸過，就不難知道這老兒是誰找來的了！」

不戒和尚道：「可是，那已經是好幾十年前的事了，而且當事人早已死亡，連這唯一僅存的老兒也死了，恐怕很難查出眉目……」

儀琳道：「爹爹，令狐大哥，這事回去再研究吧！苗姑娘不知是否已脫險，咱們還是先回去看看，以免藍教主他們擔心啊！」

不戒和尚笑道：「對，趕快回去，關於迎娶的事，咱們爺兒倆也得好好的合計合計！哈哈……」

儀琳頓時面紅耳赤，令狐冲却聽得直皺眉頭，心知這下麻煩可惹大了，同時更爲苗燕主

僕的不知去向擔心。

七樹陣

洛陽。

歷代帝皇之都。

坐落城東的大宅院，便是金刀無敵王元霸的巨宅。

金刀門在武林中的聲勢，不在各門派之下，可惜王元霸的子孫不爭氣，未能使這武林世家更發揚光大。

尤其三年多前，王元霸外孫林平之的事件，掀起武林軒然大波，使王家的聲譽蒙受極大的影響。

畢竟，門有門規，家有家法，林平之縱然犯了武林衆怒，也不能任由外人處置，把他囚禁在西湖底下的黑牢裡！

近兩三年來，金刀門的聲勢已大不如前。

最近數月，那兩扇朱紅色的大門，更是終日緊閉，謝絕一切訪客。

這日，黃昏時分，王家巨宅前來了兩個奇裝異服，穿得既不合時宜，又顯得不倫不類的年輕男女。

那女的一身花花綠綠，蓬頭垢面，赤着一雙脚，跨騎着一頭小毛驢。

男的十七、八歲，結結實實，下身穿一條葛布短褲，上身是件無袖的獸皮短襖，還斜揹着一把帶鞘厚背鋼刀。

他在前面步行，牽着小毛驢來至大門前，指着那朱漆大門，回頭問道：「小姑奶奶，是這裡嗎？」

原來他就是那傻小子大牛，騎着小毛驢的便是曲非烟了。

曲非烟把頭微微一點道：「不錯，就是這一家，去叫門吧！」

大牛恭應一聲，便走上前去，伸手拉起門上大鋼環連敲，大聲嚷嚷道：「開門！開門！快開門呀！」

過了片刻，始聽從門裡傳出個沙啞的聲音，怒問道：「幹什麼？」

大牛拉開嗓門道：「快叫王元霸出來，迎接咱們小姑奶奶！」

金刀無敵王元霸是何等名望，在洛陽極受尊敬，連地方官都得尊稱他一聲「王佬」，這傻小子竟敢直呼其名。

大門突然打開，走出七、八個壯漢，其中一人一走出門就罵道：「他媽的！我當是來了什麼三頭六臂的人物，居然敢直呼我家老爺子的大名，原來是個臭要飯的！」

大牛聽得一怔，回過頭問道：「小姑奶奶，他說我是臭要飯的，這話是什麼意思？」

曲非烟笑道：「他的意思是要你揍他！」

大牛信以爲眞，傻呼呼笑道：「沒問題！」

突見他衝上前，出手就是一拳，擊得那壯漢仰面跌回了大門裡去。

其他幾名壯漢驚怒交加，立即一擁而上，齊聲喊打。

傻小子出手毫無招式，全憑一個快字。

只見他拳打脚踢，隨心所欲，却是快得令人難以置信。

難怪那日令狐冲遇見這小子，誤以爲他的刀法是「獨孤九刀」吶！

擁上來的幾名壯漢，根本連出手的機會都沒有，就被打得落花流水，全都趴下了！

就在這時，聽得院子裡有人喝問道：「外面怎麼回事？」

跌進大門裡的壯漢，忙不迭爬起應道：「二爺，有人上門來找碴吶！」

只聽「哦？」地一聲，便見一個肥胖中年到了門口。

這位被稱作「二爺」的，即是王元霸的次子王仲强，他的身材極高，至少比大牛高出一個頭。

單看他的太陽穴高高鼓起，手上筋骨突出，便知是位內外功造詣都極深的高手。

他不認識眼前這傻小子，但一眼瞥見騎在小毛驢上的曲非烟，神色頓時一變，急忙搶步走出大門外，雙手一拱道：「原來是姑娘……」

大牛橫身一攔，當胸一把抓住他，怒聲道：「不許叫姑娘，要叫小姑奶奶！」

曲非烟道：「他又未打賭輸給我，可以不必叫我小姑奶奶。」

大牛這才放開手道：「好吧！那我就不揍你了。」

王仲强置之一笑，未加理會，逕向曲非烟道：「不知姑娘怎會突然來到洛陽……」

曲非烟道：「見了你老子再說！」

王仲强面有難色道：「很抱歉，家父近來身體違和，不便見客……」

曲非烟臉色一沉，冷聲道：「可是爲了他外孫林……」

王仲强神情大變，不等她說完，就情急道：「姑娘既是遠道而來，就請到裡面說話，請！」

大牛問道：「小姑奶奶，不要叫王元霸出來迎接了嗎？」

曲非烟笑了笑，騎着小毛驢就往大門裡走。

幾個壯漢見王仲强對她尚以禮相待，那還敢攔阻，心裡却好生納悶，不知這兩個年輕男女，究竟是啥來頭。

一年多前，曲非烟來見王元霸，是深夜潛入宅內的，他們自然未曾見過她。

等大牛跟着進入大院，王仲强立即示意幾名壯漢，迅速將大門關上。

院內早已分列兩排二、三十人，均是金刀門的門下，各持兵器在手。

他們似被方才門外的吵鬧聲驚動，聚集在院中應變，只待聞聲出現的王仲强一聲令下，便蜂擁而出。

這時見王仲强把鬧事的人請入宅內，方始鬆了口氣。

但這穿得花花綠綠，形同瘋婆子的少女，居然騎着小毛驢進了宅院，實在對金刀門是很大的不敬。

即使當地的文官武將到訪，也須在大門外停轎下馬，這小瘋婆子又是何來頭？

既然連二爺都不計較，他們自是更不敢過問了。

曲非烟到了大廳外的階前，這才下了小毛驢，將手上的韁索，遞向一名看似管家的中年，大剌剌地交待道：「牽去好好照料，牠的脾氣可不太好，很難侍候，草料要是不對胃口，小心牠踹你兩脚！」

中年便是這裡的總管，姓章名功，武功底子不弱，在金刀門中極受倚重，也算得上是一號人物。

他正待發作，一見王仲强暗施眼色，只好忍了口氣，伸手接過韁索道：「放心，在下自

會好好侍候的！」

「侍候」兩字說得特別重，似乎不懷好意，想拿這頭小毛驢出氣。

曲非烟毫不在意地笑笑，隨着王仲强走上台階，大牛則亦步亦趨地緊隨在後。

進了大廳，王仲强招呼曲非烟坐定，等家僕奉上茶，示意所有人退下後，始道：「不瞞姑娘說，家父近來健康情形極差，已臥病多日，謝絕一切訪客。姑娘有什麼事，不妨交待在下，定當遵辦。」

曲非烟不屑道：「你能當家作主？」

王仲强勉强一笑道：「家兄不在，在下少不得要多擔代一些啊！」

曲非烟直截了當道：「好！你立刻把林平之交出來！」

王仲强意外地一怔，詫異道：「把他交出來？」

曲非烟冷聲道：「我既能讓他復活，就能教他再死！」

王仲强霍地站起，一臉驚詫道：「爲什麼？」

曲非烟冷哼一聲道：「你們自己心裡明白，何必明知故問！」

王仲强重又坐下，似笑非笑道：「當日家父曾向姑娘保證，但求平之能脫出那昏無天日的黑牢，能對他死去的父母有所交待，別無所求，並且保證絕不讓他再出去興風作浪，否則任憑姑娘處置。如今咱們王家並未食言，姑娘又爲何要再置他於死地？」

曲非烟很生氣地道：「哼！他跑到苗疆去，滅了五仙教，殺了上千的人，這還不算興風作浪？」

王仲强驚道：「有這樣的事？這……這是從何說起……」

曲非烟憤聲道：「從我來見王元霸說起，怪我不該多事，一時心血來潮，替你們想出個『明修棧道，暗渡陳倉』的鬼主意，把林平之那小子從黑牢裡弄了出來！」

王仲强陪着笑臉道：「承姑娘能爲林家留存一脈香煙，這份大恩大德，我們王家感同身受……」

曲非烟道：「知道就好！這事已經鬧大了，萬一被黃山老祖發覺，是我偷了他的『生死丹』救出林平之，我擔當得起嗎？」

王仲强茫然的問道：「姑娘，聽妳之言，莫非認爲林平之眞的又出去，闖下了滔天大禍？」

曲非烟怒斥道：「難道我還會無中生有，跑來冤枉他不成？」

王仲强把頭直搖道：「這……這眞是從何說起，平之這些時日以來，連大門都未出，又怎會……」

曲非烟伸手重重一拍茶几，霍地站起身道：「你少跟我裝腔作勢，如果作不了主，就把你老子叫出來！」

就在這時，王元霸從巨大屏風後走了出來，手中玩着一對純金鐵膽，接道：「不用了，姑娘的話，老夫已經全然聽見。」

站在一旁的大牛拳頭一握，問道：「小姑奶奶，這個老小子要不要揍？」

敢情他們在途中已說好，來這裡一個不對就揍人？

曲非烟道：「不急，等他們不交出人來，再揍不遲。」

大牛仍然舉着拳頭道：「好吧！我等着。」

曲非烟坐回椅子上，二郎腿一蹺，道：「王元霸，既然你好端端的沒病，爲什麼裝病？是不是做了虧心事，躲着不敢見我？嘿嘿！你躲得了和尚躲不了廟！」

王仲强忙站起身，上前扶老父坐下。

王元霸不愧是武林中的成名人物，從容不迫道：「聽姑娘方才說，平之跑到苗疆去，滅了五仙教，殺了上千的人。不知姑娘是親眼目睹，還是道聽塗說？」

曲非烟怒哼一聲道：「這還需要親眼見到？這麼大的事，江湖上早就傳開啦！」

王元霸微微一怔，玩弄着手中純金鐵膽道：「哦？爲何老夫毫不知情，豈不是太孤陋寡聞了？」

曲非烟又冷冷一哼道：「你分明是裝聾作啞，就像你沒病裝病一樣！」

王元霸仍然保持長者的風度，强自一笑道：「姑娘既然聽信傳聞，即使是空穴來風，捕

風捉影，一口咬定是平之所爲，總該有個眞憑實據吧？」

曲非烟道：「當然有眞憑實據，那廝雖然戴了面罩，使的却是『辟邪劍法』！」

王元霸和王仲强齊齊一怔，相顧愕然，似乎不敢相信他們所聽到的「辟邪劍法」四字。

曲非烟得理不饒人道：「這下你們賴不掉了吧！」

王元霸這才回過神來，驚詫地問道：「姑娘這消息是從何處聽來？」

曲非烟便將在黃山峰頂，偸聽到令狐沖對桃谷六仙說的那番話，大略說了一遍，最後下個結論道：「令狐沖絕不會無中生有，而且親自趕往苗疆！」

王仲强正待反駁，已被老父以眼色制止。

王元霸沉吟一下，笑道：「聽姑娘方才所說，此事倒確實很像是平之所爲……」

曲非烟斥道：「什麼像不像，根本就是他幹的！」

王元霸仍然保持笑容道：「如果確是平之所爲，姑娘此來洛陽，是決計要取他性命的嘍？」

曲非烟斷然道：「當然！你不會忘記咱們的約定吧？」

王元霸非但不會忘，而且記得非常清楚。

一年多前的一個深夜，他與兩個兒子正在書房裡挑燈夜談，決心要重振金刀門昔日的聲威。

曲非烟突然闖了進來，就是此刻這身打扮。

當時父子三人齊齊一驚，正待出手，却聽曲非烟叫道：「我不是來找你們打架的！」

金刀門戒備森嚴，這小瘋婆子既能潛入，且直闖宅內書房，顯然是來者不善。

王元霸暗向兩個兒子一施眼色，示意他們分守房門和窗口，才怒問道：「那妳是來幹嘛的？」

曲非烟反問道：「你們想不想救出林平之？」

王元霸心神猛然一震，詫異道：「妳這話是什麼意思？」

曲非烟道：「你先回答我，究竟想不想救出你的外孫？」

王元霸不明這小瘋婆的來意，邊玩着手上的一對純金鐵膽，不動聲色道：「平之是老夫的親外孫，又是林家僅存的一脈香煙，老夫豈能任他被人囚禁在西湖梅莊，在湖底黑牢度其殘生。只是，老夫若以武力救他出來，恐怕……」

曲非烟接道：「我倒有個主意，可以不驚動武林，把他神不知鬼不覺地弄出來！」

她不說救，而故意强調「弄」，顯然別有玄機。

王元霸不禁好奇地問道：「姑娘有何錦囊妙計？」

曲非烟道：「你得先答應我兩個條件，第一，這事要絕對守密，除了你們父子三人，不得讓任何人知道是我把他弄出來的，更不可讓人知道他是活着離開了黑牢！」

王元覇一口答應道：「這個老夫保證可以做到，第二呢？」

曲非烟鄭重其事道：「這是最重要的，弄出他之後，只許留在這裡，不得再出現江湖，更不得將他記在心裡的『辟邪劍譜』，告知任何一個人，包括你們父子三人在內，否則我就要置他於死地！」

王元覇把頭一點道：「這個老夫也能保證做到。不過，恕老夫多疑，不知姑娘爲何如此熱心相助，願意救他出來？」

曲非烟輕描淡寫道：「我只不過是覺得他很可憐，全家死在青城派的余滄海手裡，僅留下他一人，雖然最後報了大仇，却因『辟邪劍譜』又惹禍上身，落得兩眼瞎了，被終生囚禁在不見天日的黑牢裡……當年在劉正風家裡，我曾見過他，對他的印象不錯，就這麼簡單！」

王元覇深深嘆了口氣道：「唉！這也是他咎由自取，怨不得別人……但不知姑娘打算如何弄他出來？」

曲非烟笑了笑，胸有成竹道：「我自有安排，到時候你們就會知道了，一月之內就會有消息！」

說完，她便要走。

王元覇急道：「姑娘的話，老夫信得過嗎？」

曲非烟笑而不答，突然一掌逼開守在房門口的王伯奮，奪門而出。

等他們父子三人追出書房，早已不見她的影踪。

果然不到一月，曲非烟又來了，這回她帶來兩枚蠟丸，要王元覇依計而行。

於是，經過周詳的計劃與安排，讓梅兒以家遭巨變爲由，賣身混進了梅莊。

由於她的機伶乖巧，很快獲得盈盈和令狐冲的信任，讓她接替秦武，每日負責將飲食送入黑牢。

林平之在黑牢中已絕望，萬念俱灰，惟有等死。

突然從梅兒口中獲悉，外祖父已爲他策劃安排了脫身之計，恍若絕處逢生，自是喜出望外。

他便依計而行，等待時機成熟，就在去年除夕之夜，表演逼眞地撞壁身亡。

其實，他一聽開啟鐵門聲響，便將梅兒交他藏着的蠟丸捏碎，把一粒黑色丸丹握在手中，撞壁前迅速放入口中吞下。

那粒丹丸，便是黃山老祖珍藏的「生死丹」，他吞下的是「死丹」，即時氣絕身亡，如同眞死無異。

另一粒由王元覇親自收藏的朱色丹丸，即是「生丹」，只要服下「死丹」不逾七七四十九日，便可起死回生。

林平之的「屍體」，除夕當夜就悄然運出梅莊，由秦武帶了幾個莊丁，以重金僱車連夜趕路，那消半月就到了洛陽……

滅了五仙教的蒙面人，究竟是不是林平之，王元霸自然心裡有數，突然哈哈一笑道：「姑娘與老夫的約定，老夫怎會忘記，倒是姑娘忘了，平之的雙目已瞽……」

曲非烟駁斥道：「這有什麼稀奇！死了可以復生，瞎了就不能復明？」

王元霸笑容一收，沉聲道：「好，老夫帶妳去見一個人！」

曲非烟仗着藝高膽大，毫不猶豫道：「見就見！」

站起身來，便帶着大牛，隨同王元霸父子，直向巨大屏風後的拱門內走去。

王家是武林世家，又是世居洛陽，家大業大，這宅院佔地極廣，單是庭院就有三進。第三進看似富豪人家的後花園，從一道粉牆紅瓦中的月洞門進入，却見院內遍植奇花異木，更以高可及人的冬青樹牆，佈成一座數十丈見方的「迷陣」。

從陣外看去，只能見到房舍的飛簷，描金的飛龍舞鳳的圖案，在夕陽的餘輝下燦爛奪目。

他們剛行至陣前，突見從陣內縱出二、三十名壯漢，執禮甚恭地向王元霸父子一抱拳，又縱回了樹陣裡去。

曲非烟見狀，不禁暗忖道：「看來這些人的身手都不弱，絕不是普通護院之流，王元霸帶我去見的不知是誰，居然需要如此守護？」

但王仲强在前領路，從入口走進陣內，已不見那批壯漢的影踪。

曲非烟對九宮、八卦、五行、四象等佈陣之學用精通，不料進了陣內，竟然暈頭轉向，分辨不出東西和南北了。

好在有王仲强帶領，不虞迷路，經過曲曲折折的樹道，轉來轉去，終於進入了樹陣的中央。

數丈見方的地上，綠草如茵，矗立着一座雕樑畫棟，美輪美奐的精舍。

這精舍建造極爲別緻，似亭非亭，似閣非閣，倒有幾分像經堂。但四周留是窗，看上去門窗不分，四面都可出入。

果然，他們尚未走近，便聽精舍內傳出陣陣木魚和誦經之聲。

曲非烟暗想：「王元霸帶我來見的，不知是個和尚，還是個尼姑？」

轉念間，已走到精舍前，便聽王仲强朗聲道：「平之，有客人來見你！」

曲非烟心神猛然一震，萬萬想不到，帶她來見的竟會是林平之！

木魚聲戛然而止，傳出的却似女子聲音道：「請二舅代爲謝客，我誰都不見！」

王仲强鄭重道：「平之，這位姑娘是你的救命恩人，你非見不可！」

林平之「哦？」了一聲，詫然問道：「是梅兒嗎？」

王仲强道：「不是她……」

林平之忽道：「不對啊！除了二舅和外公之外，來的尚有兩個人，而且是一男一女……」

曲非烟聞言大詫，林平之雙目已瞽，怎麼能看得出他們一共來了幾人？

她不由地冷哼一聲，出其不意地上前，使王仲强欲阻不及，伸手已將門窗推開。

只見精舍內佈置成經堂，大蒲團上盤膝坐着一人，果然正是林平之！

推門聲使他微微一怔，猛一抬頭，却是「有眼無珠」的瞎子。

曲非烟大出意料，驚詫道：「你看不見？」

林平之反問道：「姑娘可曾聽說過，沒有眼珠子的瞎子能看得見？」

曲非烟道：「那你怎麼知道來了幾人，而且能分出男女？」

林平之置之一笑道：「目不能視的唯一好處，就是聽覺特別靈敏！」

這時王元霸已走近道：「姑娘，妳已親眼見到了，還認爲苗疆鬧事的是他嗎？」

曲非烟大惑不解道：「這……這倒奇了……」

王元霸沉聲道：「一點也不足爲奇，鬧事的人根本不是平之，只是冒充他而已！」

曲非烟想了想，道：「不對！人可以冒充，『辟邪劍法』却冒充不來，除非是你們不遵守約定，讓他將『辟邪劍法』洩露出去了！」

王仲强按捺不住，憤聲道：「姑娘沒看見嗎？咱們如此防範，就是爲了怕平之受人侵擾！」

曲非烟搖着頭道：「這就更不對啦！除了你們父子三人，誰會知道他還活在世上？對了，還有那個混進梅莊的梅兒……」

突見王元霸和王仲强神情一變，父子倆走開一旁，竊竊私議起來。

曲非烟看在眼裡，正暗覺事有蹊蹺，忽聽林平之問道：「怎麼，有人冒充我在外鬧事？」

王元霸趕過來安撫道：「孩子，不關你的事，你安心好了……」

曲非烟怒道：「誰說不關他的事！」

大牛一見她生氣，立即指着王元霸道：「是這老小子說的！小姑奶奶，要不要揍他？」

曲非烟道：「不急，如果他還不出交代，再揍不遲。」

大牛把握緊的拳頭一舉，道：「好，我等着！」

對這兩個年輕男女的一拉一唱，王仲强已是忍無可忍，不由地怒從心起，憤聲道：「咱們已經交代得清清楚楚，平之不但兩眼看不見，連門都未出，怎會跑到苗疆去殺人？現在倒是你們無中生有，應該還出個交代來了！」

曲非烟揉揉鼻子道：「嘿！你這猪八戒，居然倒打我一耙啦？好！你只要交代得出『辟

邪劍法』不是他洩露出去的，咱們什麼也別說了，馬上走人！」

王仲强理直氣壯道：「咱們對姑娘的約定並未失信，這是不爭的事實。至於姑娘所說，有人冒充平之，甚至施展『辟邪劍法』，畢竟只是風聞，而非親眼見到，豈能信以爲眞……」

曲非烟怒道：「這麼說，我是跑來無理取鬧的嘍？」

王元霸眼看雙方將起衝突，忙向兒子一施眼色，上前婉轉道：「姑娘不要誤會，仲强不善言詞，他的意思……」

曲非烟把眼一瞪道：「他的意思我懂，不需要你再作解釋，他是說這事跟你們無關，對不對？」

語氣咄咄逼人，絲毫不留轉圜餘地。

王元霸再好的涵養，也不禁憤憤地道：「此事本來就與咱們風馬牛不相干！」

曲非烟冷哼一聲，突向大牛喝道：「揍人！」

大牛如奉懿旨，衝上前就是一拳，快逾電光石火。

王仲張那想到這小子說打就打，一時措手不及，腹部結結實實的挨了一重拳，被擊得連退兩大步！

傻小子這一拳原是迎面擊出的，由於王仲强體型又高又胖，足足比他高出一個頭，所以擊中了腹部。

王仲强不禁勃然大怒，破口大罵道：「他媽的！你這小子敢動手……」

這個傻小子的本事就是出手快，他連撲帶跳，上去又是「啪啪！」兩個耳光，摑得王仲强直發楞。

狂喝聲中，只見他那巨神似的身形向前一撲，一掌已向大牛當頭劈下。

金刀門雖以刀法享譽武林，但洛陽王家的「開碑掌」和「追風拳」，在江湖中也是赫赫有名的。

王仲强的刀法不及兄長王伯奮，却因體型得天獨厚，加上膂力驚人，正適合練拳腳功夫，是以這方面的成就，實已駕乎父兄之上。

他這一掌劈來，用的正是「開碑掌」中的一式「開天闢地」，力足開碑碎石，威猛絕倫。

大牛那知厲害，出掌就待硬接。

曲非烟大驚，心知傻小子這下非吃虧不可，一面急叫道：「大牛，快退……」

一面掠身而至，右手四指屈握，單以中指迅疾無比地迎向對方巨掌戳去。

王仲强可是識貨的，立即撤掌暴退，口中驚呼道：「啊！一指禪……」

王元霸橫跨一大步，雙手一拱，攔住了曲非烟道：「原來姑娘是東海鏡月神尼門下，失

敬失敬！」

曲非烟眼皮一翻道：「是又怎樣，不是又怎樣？姓王的，別以爲這裡是你家，陣裡又埋伏了不少人手。嘿嘿！本姑娘可沒看在眼裡，今天若不將林平之交給我帶走，你們就等着瞧吧！」

王元霸惱羞成怒，沉聲道：「姑娘未免逼人太甚了，縱然是鏡月神尼親自來此，也得抬出個理字！」

曲非烟問道：「你是說我不講理？」

王元霸怒形於色道：「姑娘是强詞奪理！」

曲非烟心裡已有了主意，故意向大牛喝道：「揍！」

傻小子應了聲：「好！」便向攔在曲非烟面前的王元霸撲來。

其實，曲非烟那會不知道，大牛出手再快，也休想碰到王元霸一根汗毛，方才只是出其不意，使王仲强吃了點小虧而已。

那她又爲什麼，教唆傻小子去揍人呢？

原來她是聲東擊西！

大牛一撲來，王元霸勢必要防範，曲非烟却趁機身形一晃，到了林平之身邊。

林平之目不能視，聽覺則更靈敏，曲非烟的手剛一抬，就聽他問道：「姑娘眞要取我的命？」

王元霸搶救不及，心中大驚，不料這一分神，竟被撲來的大牛當胸一拳，擊得他踉蹌倒退，一跤跌了出去。

王仲强急忙搶步上前，扶起了老父。

就這電光石火間，曲非烟抓住了林平之肩頭，將他一把從大蒲團上提了起來。

曲非烟的左手已護在胸前，蓄勢待發，只要林平之一有出手的舉動，她就先發制人。

照說，林平之練過「辟邪劍法」，反應極快，在這種情況之下，必然是一掌向她迎面劈來。

那知大出意料之外，他竟毫無反抗，彷彿是無能爲力，又像是視死如歸，甚至連掙扎都力不從心。

曲非烟不禁詫異道：「你怎麼不出手？」

林平之苦笑道：「我的功力已盡廢，連一隻螞蟻都捏不死，出手有用嗎？」

曲非烟一時怔住了，她幾乎不敢相信。

挨了一拳的王元霸，自是勃然大怒，但他一見林平之被曲非烟抓住肩頭提起，急向聞聲趕至的衆壯漢喝阻道：「不許動手！」

衆壯漢雖不敢輕舉妄動，王仲强却一使眼色，示意他們將精舍四周包圍。

大牛見狀，回過頭問道：「小姑奶奶，這老小子說不許動手，我用脚踹行不行？」

曲非烟既已制住林平之，有恃無恐道：「不急，如果他們阻擋，不讓咱們把人帶走，再踹不遲。」

大牛楞頭楞腦地應道：「好！就這麼辦！」

王元霸的臉色極是難看，堂堂金刀門掌門人，竟被一個無名小卒一拳揍倒，摔跌出經堂，實在很不光彩，尤其被藏身樹陣中的衆壯漢看到。

只見他鐵青着臉，沉聲問道：「姑娘眞要把平之帶走？」

曲非烟從鼻孔發出一聲：「嗯！」

王元霸又問道：「妳打算帶他去那裡？」

曲非烟道：「我要帶他回黃山，向黃山老祖負荆請罪，至於他老人家如何發落，連我也不知道了。」

王仲强狂笑一聲，道：「姑娘也太不把我金刀門看在眼裡了，今天我倒要看看，你們有多大本事，能把平之帶走！」

曲非烟一付毫不在乎的神氣，笑了笑道：「也許吧！你們人多勢衆，又佈下了迷陣，帶着這小子闖出去是不太容易，不過，要取他的性命嘛……這點我自信絕對能做到！」

王仲强怒道：「妳敢！」

曲非烟道：「我爲什麼不敢？反正回到黃山，萬一黃山老祖發了火，連我這條小命也活不成啦！」

雙方正相持不下，忽聽林平之柔聲道：「外公，二舅，這位姑娘既然決心帶我去黃山，就讓她帶我去吧！」

王元霸大爲意外道：「平之，你……」

林平之嘆了口氣，細聲細氣地道：「外公，孫兒這條命，本來就是拜這位姑娘所賜，即使現在她要置我於死地，也是理所當然。

況且，此去黃山，見了黃山老祖，未必就是非死不可，想那黃山老祖，乃是傳說中的神仙人物，早已超凡脫俗，明察秋毫，總得問明情由，才決定我該不該死？」

這番話不僅在爲他自己分辯，表示他的無辜，也等於是指出曲非烟不分青紅皂白，幾近胡鬧。

曲非烟那會聽不出，事實上她心裡也明白，率衆滅了五仙教的那人，絕不可能是這兩眼已瞎的林平之。

既然他們矢口否認，「辟邪劍法」不是林平之外洩，很有可能就與勞德諾的失踪有關了。

但她話已說出口，如果不把林平之帶走，實在下不了台，不得不堅持道：「好！既然你

自認眞金不怕火煉，那咱們就走吧！」

王仲强挺身上前道：「走？哈哈……」

狂笑聲中，一施眼色，便見包圍四周的衆壯漢，紛紛亮出了兵刃。

頓時，再度呈現了劍拔弩張之勢。

曲非烟一時反而騎虎難下了，憑她的登峰造極輕功，即使帶着受制的林平之，也可施展「凌虛飛渡」身法，飛越出陣外，但是，那就顧不得大牛了。

若是就地解決林平之，却又下不了手，這豈不讓她左右爲難？

大牛不知天高地厚，居然問道：「小姑奶奶，現在可以踹這老小子了嗎？」

曲非烟這時眞後悔，不該帶這傻小子來的，雙方既已相持不下，她只好把心一橫道：「咱們走，誰擋路就揍誰！」

大牛應了一聲，便大步向前走去。

曲非烟一手緊緊揪住林平之肩頭，緊隨在大牛身後，保持着三步距離。

王仲强一施眼色，衆壯漢正蠢蠢欲動，王元霸却投鼠忌器，惟恐曲非烟情急拚命，當眞先向林平之下手，疾喝道：「讓他們走！」

這一來，連王仲强也大感意外，急道：「爹！您老人家……」

王元霸胸有成竹道：「只要他們能走得出去！哈哈……」

狂笑聲中，大牛已走入陣內。

曲非烟心想：「哼！我進來時早已記下了路線，走不出去才怪！」

她惟恐大牛亂闖，即道：「好啦！沒人阻擋了，大牛，你跟着我走吧！」

大牛對這位小姑奶奶十分尊敬，唯命是從地退開一旁，讓曲非烟揪着林平之走在前面。

忽聽林平之道：「姑娘，你們走不出去的。」

曲非烟剛說了聲：「笑話……」

突聞一陣「絲絲！」聲響，只見樹陣內濃烟大起，霎時瀰漫成白茫茫一片，如同置身雲霧之中。

曲非烟暗自一驚，急向身後的大牛招呼道：「快跟着我走！」

那知才走出幾步，已被樹牆所阻擋。

怪事？

方才分明是條通路，怎會轉眼間便走不過去了？

曲非烟突然想到，莫非這樹陣由機關控制，可以移動變換……

念猶未了，已聽大牛喝道：「小姑奶奶，讓我來！」

只聽「嗆鄒！」一聲，大牛反手抽出背上揹的厚背鋼刀，衝上前就揮刀猛砍。

不料鋼刀砍在樹枝上，竟發出一陣「錚錚！」聲響，却未見枝斷葉落。

大牛大惑不解地叫道：「小姑奶奶，怪事啊！這些樹砍它不斷！」

曲非烟恍然大悟，這是「鐵樹陣」！

陣內排列的一道道樹牆，看似冬青樹，其實是精鋼打造，塗以深綠色染料，乍看幾可亂眞。

果然不出她所料，這樹陣既非眞樹，必由機關控制，更可能暗藏無限殺機。

曲非烟不敢貿然硬闖，即向林平之逼令道：「告訴我怎麼走法！」

林平之搖搖頭道：「我也不知道啊！」

曲非烟怒道：「哼！這個鐵樹陣，是保護你不受侵擾的，你會不知道如何進出？」

林平之報以苦笑，欲言又止，似有難言之隱。

曲非烟怒從心起，抓住他肩頭的手一使勁，威脅道：「快說，否則你就自討苦吃！」

濃烟瀰漫中，看不出林平之臉上的痛苦表情，只聽他輕哼兩聲，顯然是極力忍住肩頭的劇痛，嘆道：「姑娘不相信，我也沒有辦法。」

曲非烟怒哼一聲，急向仍在揮刀亂砍的大牛喝阻道：「不用砍了，大牛，趕快退回去！」

幸好他們尚未深入陣內，退路亦未受阻，迅速退至精舍外。

王元霸父子和衆壯漢，這時早已不見影踪。

曲非烟一氣之下，將林平之推進經堂，怒問道：「林平之，你是不是不想活了？」

林平之報以苦笑，深深嘆了口氣道：「姑娘不必枉費心機，還是快快離去吧！在下已立下重誓，即使姑娘用刀劍架在我脖子上，我也絕不會將『辟邪劍譜』洩露一字……」

曲非烟憤聲道：「誰問你『辟邪劍譜』了！」

林平之詫異道：「難道姑娘不是爲了『辟邪劍譜』而來？那又爲什麼將在下救出黑牢……」

曲非烟斥道：「活見你的大頭鬼，那種鬼東西送我都不要，誰稀罕！」

林平之「哦？」了一聲，暗自尋思道：「這就怪了，她既不是爲『辟邪劍譜』，又是爲了什麼？難道……」

忽聽曲非烟問道：「喂！你在想什麼？」

林平之心平氣和地道：「我在想，如果我現在提出一個要求，不知道姑娘會不會答應呢？」

曲非烟道：「那要看你提出的是什麼要求了。」

林平之道：「我想死！」

曲非烟爲之一怔，斥道：「你少來這一套！」

林平之正色道：「不！我說的是眞話，只求姑娘讓我死得痛快些，別無他求！」

曲非烟詫異道：「你能說出突然想死的理由嗎？」

林平之沮然嘆了口氣，從容不迫道：「不瞞姑娘說，我在被關入黑牢時，內心充滿了恐懼和仇恨，發誓只要能活着出去，必定先殺令狐冲，再殺盡五嶽門派的每一個人！也就是這股仇恨的力量，使我不想死在黑牢中，苟延殘喘地活下去……」

頓了頓，他繼續說道：「眼睛看不見，黑暗和光明對我毫無分別，但黑牢的無聲無息，却沉寂得可怕，靜得令人發狂。

每天我不斷地在狂吼着：『令狐冲，只要我能活着出去，我一定要親手殺了你！』，直到我精疲力盡。」

曲非烟問道：「你眞的這樣恨令狐冲？」

林平之道：「如果妳是我，妳會不恨他？」

曲非烟道：「既然你這樣恨他，又爲什麼突然想死，難道不想親手殺他了？」

林平之又深深一嘆道：「當時我恨令狐冲，爲什麼不殺我，而讓我在黑牢裡生不如死，認爲他不外乎兩個原因。

一是恨我橫刀奪愛，娶了他心愛的小師妹岳靈珊，趁機向我報復；二是爲了『辟邪劍譜』，想逼我背誦出來……」

曲非烟道：「令狐冲深愛他小師妹岳靈珊，這我是知道的，至於他是不是恨你，甚至向你報復，這我就不清楚了。

不過，以他的爲人，我相信還不至於如此，況且他的『獨孤九劍』已是天下無敵了，還要『辟邪劍譜』幹嘛？你簡直是胡思亂想！」

林平之點了點頭，强自一笑道：「姑娘說的一點也不錯，我確實是胡思亂想，但姑娘如果易地而處，被關在那暗無天日的黑牢裡，能不發狂嗎？」

曲非烟怔怔地道：「這……但我至少不會自以爲是，螢末之光，焉能與星月爭輝！」

林平之不服道：「姑娘這個比喻，恕在下不敢苟同，『辟邪劍法』與『獨孤九劍』，只能說是各有千秋，互有長短。要說螢末之光與星月爭輝，未免誇大其詞，令人難以心服口服！」

曲非烟不想把話岔開，言歸正傳道：「咱們不談這個，你還沒有說出，怎會突然想死啊？」

林平之平靜地道：「哀莫大於心死！」

曲非烟一聽，忍不住「噗哧！」一聲笑了出來。

林平之憤聲道：「姑娘覺得這話很可笑？」

曲非烟道：「這還不可笑？你瞎了眼，武功盡廢，被關在暗無天日的黑牢裡，那時你既不哀，也不想死，一心一意只想活下去，爲的是希望能活着走出黑牢。如今你已出了黑牢，

却反而突然想死了，天下還有比這更可笑的事嗎？」

林平之激動地道：「那時我心中充滿了恨！恨！恨像一股狂燒的火，火能毀滅一切，却能燃起我求生的意志，使我知道必須活下去，才能把恨化爲力量去復仇！」

曲非烟好奇地問道：「這麼說，現在你心裡沒有恨了？」

林平之恢復了平靜道：「三年多來，我在黑牢裡想了很多，雖然極力想把過去的一切，甚至將所有的仇恨淡忘，可是始終辦不到。

直到我從黑牢出來，『死』而復生，才從佛經中大澈大悟，如今我已心如止水，不再有仇恨，又何必再偷生，不如……」

曲非烟道：「這就是你突然不想活下去的理由？」

林平之苦笑道：「這理由還不夠嗎？」

曲非烟斥道：「簡直莫名其妙！難道一個人心裡沒有恨，就活不下去了？」

林平之默了一默，忽然嘆道：「唉！菩提本無樹，明鏡亦非台，本來無一物，何處惹塵……」

正在這時，突聞大牛振奮地叫道：「小姑奶奶，烟霧消散啦！」

曲非烟向外看去，果見鐵樹陣中已烟消霧散。

曲非烟伸手一搭，扣住了林平之的左腕，嬌喝道：「快跟我走！」

林平之搖搖頭道：「姑娘，不是我不跟妳走，方才妳已經試過了，帶着我能走得出去嗎？」

曲非烟胸有成竹，冷哼一聲道：「你等着瞧吧！」

隨即向經堂外叫道：「大牛，你進來！」

大牛應了一聲，立即走進經堂。

曲非烟示意他走近，輕聲交代道：「大牛，我要把他帶出去，無法帶你……」

大牛一聽，驚道：「小姑奶奶，妳要把我留下？」

曲非烟安撫道：「你不用擔心，只要他在我手裡，他們非但不敢難爲你，還得好好侍候你吶！」

大牛連連搖頭，道：「不！不！我不要他們侍候，情願跟小姑奶奶一起走！」

曲非烟面有難色道：「不行啊！大牛，如果帶着你，咱們就誰也出不去了。」

大牛是一根腸子通到底，一時轉不過彎來，楞頭楞腦地問道：「那是爲什麼？」

忽聽林平之輕聲道：「姑娘，有人來了！」

果然，他的話聲方落，一條人影已掠身而至，來到了經堂外，竟然是王元霸單獨一人。

大牛一見到他就火大了，破口大罵道：「他奶奶的！你這老小子又來了，我非狠狠的踹你……」

曲非烟喝阻道：「大牛，看他來幹嘛？等他把話說完再踹！」

大牛氣呼呼道：「好吧！有話快說，有屁快放！」

王元霸不以爲忤，朗聲道：「姑娘，方才多有失禮，只不過是讓你們知道，這鐵樹陣並不容易走得出去，絕無傷害之意。」

曲非烟怒哼一聲道：「是不是要我多謝你們，沒有傷害咱們？」

王元霸笑道：「那倒不是，老夫只是來向姑娘懇商，給我三個月時間，定然將此事眞相查明，給姑娘一個交代，否則就親自送平之前往黃山，妳看如何？」

曲非烟尚未置可否，林平之已輕聲慫恿道：「姑娘就答應了吧！」

不料曲非烟却斷然拒絕道：「不行，今天我非帶他走不可！」

王元霸讓步道：「兩個月怎麼樣？」

林平之情急道：「姑娘若不答應，乾脆就下手殺了我吧！」

曲非烟心想：「哼！你們是一家人，想用緩兵之計，把我騙走，就可以換個地方藏起來嗎？」

她已拿定主意，只要把大牛留下，單獨帶着林平之，施展「凌虛飛渡」身法，必可飛越這鐵樹陣。

金刀門的人手雖多，爲了林平之，他們能不投鼠忌器？

念及於此，只聽她有恃無恐地道：「王元霸，你不必枉費心機，有本事就攔住我，別讓我出去！」

王元霸心知毫無轉圜餘地，不由地怒道：「好吧！老夫言盡於此，就看妳有多大的神通能出得去！」

說完，只見他一個倒縱，接着騰身而起，落回了鐵樹陣中。

大牛破口大罵道：「他奶奶的！這老小子溜得眞快，害我來不及踹他……」

曲非烟把他叫進經堂，問道：「大牛，你聽不聽我的話？」

大牛道：「誰的話我都不聽，小姑奶奶的話一定聽！」

曲非烟道：「好！這才是好大牛，現在我要把他帶出去，無法同時帶兩個人，所以你必須暫時留在這裡……」

大牛苦着臉道：「小姑奶奶，妳眞的要把我留下？」

曲非烟哄孩子似地道：「你不是答應聽我的話嗎？」

大牛道：「好嘛！我留下就是啦！」

曲非烟叮嚀道：「你千萬不可往樹陣裡亂闖，那是絕對闖不出去的，而且還可能受傷。只要留在這經堂裡，他們就不敢傷害你，等我把他安排好，就會來接你出去。」

大牛只好唯唯應命，一臉失望與沮喪，目送曲非烟帶着林平之走出經堂。

林平之猶圖勸阻道：「姑娘……」

突覺手腕一緊，人已被帶着騰空而起。

就在同時，「絲絲！」聲大起，鐵樹陣中機關噴出的濃烟，霎時瀰漫成一片。

那知曲非烟施展的，乃是「凌虛飛渡」絕世身法。

佛門的「一葦渡江」，雖屬輕功的登峰造極境界，畢竟尚有「葦」可借力。

「凌虛飛渡」却全憑一股丹田眞氣，使全身冲天而起，凌空飛行。

只見曲非烟一手帶着林平之，如同巨鳥比翼雙飛，從烟霧瀰漫中直向樹陣外飛去。

林平之雖然看不見，却能覺出彷彿是騰雲駕霧，不由地驚問道：「姑娘能施展『凌虛飛渡』？」

曲非烟一分神，險些身形直墜而下，幸而及時猛提一口眞氣，才又冲飛起來。

忽聽烟霧瀰漫的鐵樹陣中，王仲强失聲驚呼道：「啊！他們飛向陣外去啦！」

這時守陣的不下數十人，其中更不乏輕功了得，或擅長暗器的高手，無論飛身凌空攔截，或以暗器發射，曲非烟都毫無招架之力。

因她一口眞氣一洩，就勢必墜落。

然而，一則是烟霧瀰漫天色已黑，使用暗器惟恐誤傷了林平之，不得不投鼠忌器。一則是曲非烟的「凌虛飛渡」速度太快，宛如巨鵬掠空而過，根本來不及攔截。

而王元霸也低估了曲非烟，萬萬沒有料到，這小姑娘年紀輕輕，居然已身懷數十年苦練，始能練成的「凌虛飛渡」絕世輕功。

等他驚覺，再下令衆壯漢飛身攔截已太遲，兩條人影早就飛出了鐵樹陣外。

曲非烟剛好力竭急墜，雙足一蹬，身形再起，帶着任憑擺佈的林平之，直向院牆外面掠去。

王元霸父子率領衆壯漢衝出鐵樹陣，急起直追，一直追出院牆外，夜色蒼茫中，已然不見兩人的影踪。

八神醫

龍門灘。

距洛陽城僅二十多里的一個鎭甸。

鎭外這座小廟香火不盛的原因，據說是住持與江湖敗類勾結，幹下不少椿有辱佛門，傷風敗俗的惡事。

以致招來數十里外的嵩山少林弟子清剿，從此使善男信女裹足，不屑再來進香供奉。

如今，這廟內只有一位老廟祝住着，形同苟延殘喘，從無人過問，任其自生自滅。

曲非烟帶着大牛，日間前往洛陽，經過這裡曾進廟歇脚，討了碗茶喝。

現在，她又帶着林平之來到了這裡。

廟裡已多年不見一文香油錢，不必擔心鎮上的潑皮來偷，所以廟門日夜敞着，從不關上的。

儘管如此，神壇上的一盞長明燈，仍然晝夜不滅。

這時已是初更時分，不見老廟祝，想是早已做畢晚課，回禪房去歇着了。

曲非烟不想驚動他，輕聲向林平之道：「我實在跑不動了，咱們就在這裡歇歇吧！」

林平之道：「這裡好像是間廟？」

曲非烟驚詫道：「你不但聽覺靈敏，連眼……」

一想不對，他雙目已瞽，那能看得見，只好把下面的話止住。

林平之淡然一笑道：「我是靠嗅覺，聞出這裡有香火氣味而已。」

曲非烟扶他坐下，自己也在一旁席地而坐，道：「這裡只有一個老廟祝，大概已經睡了，咱們不必驚動他，歇好了就走。」

林平之問道：「妳丟下那個叫大牛的不管了？」

曲非烟有恃無恐道：「別忘了，你在我手裡，他們絕不敢動大牛一根汗毛！」

林平之沉吟一下，又問道：「姑娘，妳眞要帶我去黃山？」

曲非烟只應了一聲：「嗯！」

林平之默了一默，忽道：「姑娘，妳究竟是誰？」

曲非烟道：「如今你瞎了，但以前咱們曾經見過。」

林平之詫異道：「哦？不會吧！如果我見過姑娘，縱然看不見，必然也記得姑娘的聲音……」

曲非烟置之一笑道：「那時你一心一意的想報血海深仇，而我只是個小不點，你那會注意我。」

林平之忽道：「妳是三年多前，在劉正風宅中，戲弄余滄海，還在他背後貼了個烏龜的小女孩！」

曲非烟道：「你還記得那日的事？」

林平之笑道：「怎麼不記得，雖然當時我不知道妳是誰，但事後聽說，妳是魔教曲長老的孫女……」

曲非烟嗔斥道：「什麼魔教不魔教的，是朝陽教！」

林平之歉然道：「對不住，對不住，我只是聽大家這麼叫……對了，那是三年多之前的

事，那時妳才十二、三歲，如今……」

曲非烟道：「如今加上三、四歲，就是我的年齡！」

林平之忽然嘆了口氣，感慨的道：「唉！三、四年好像一晃眼就過去了，可是，在那黑牢裡……」

曲非烟接道：「一定很痛苦，是不是？」

林平之微微點頭道：「不是身歷其境，是無法想像得出的。我剛被關進去時，幾乎發狂，最初我只想有朝一日能活着出去，必定親手殺了令狐冲。

可是，日子久了，當我對出去已完全絕望後，我反而平靜了，甚至對仇恨，一切都不在乎，因爲我已找到了樂趣……」

曲非烟暗覺好笑道：「在黑牢裡，你還能找到樂趣？」

林平之强自一笑道：「反正我已經瞎了，光明與黑暗對我毫無分別，唯一使我感到不安的，是黑牢裡太沉寂，彷彿是個無聲無息的世界。

我就練習用聽覺去尋找聲音，那怕是蚊蟲的聲音，也會使我感到親切，因爲，那足以證明，黑牢裡除了我之外，還有別的生命存在。」

他頓了頓，繼續說道：「開始時毫無用處，經過一年之後，我已經可以把耳朵貼在鐵壁上，聽出上面水波的聲音，再過了一年，我不但能聽出小舟划過，甚至能隱約聽出舟上男女的談笑聲！」

曲非烟聽得津津有味，大爲稱奇道：「這簡直太玄了嘛！」

林平之道：「其實一點也不玄奇，令狐冲施展的『吸星大法』，不就是將對方的功力，一股腦全吸爲己有嗎？我只不過是利用聽覺吸音而已。」

曲非烟詫異道：「不對啊！你的全身功力已盡失，怎麼可能……」

林平之輕描淡寫道：「聽覺是一種本能，如果加以練習，就能做到。通常一個人的繁瑣事務太多，無法一心一意專練聽覺，而我在黑牢中，不受任何干擾，並且把它當作我唯一的樂趣，更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效。」

曲非烟沉吟了一下，忽然問道：「你說你已大澈大悟，心中不再有仇恨了，這是眞的嗎？」

林平之搖了搖頭，又誦道：「菩提本無樹，明鏡亦非台……」

曲非烟阻止道：「好啦！好啦！別再背誦這玩意了，我問你，你爲什麼心裡沒有仇恨，就不想活下去了？」

林平之沮然苦笑道：「如果我不死，不久的將來，又將製造出不少新的仇恨，更多的殺戮！」

曲非烟若有所悟道：「是爲了『辟邪劍譜』？」

林平之感嘆道：「劍譜已毀，記下了而仍活着的，只有我和勞德諾兩人，而勞德諾據說武功已廢，神志不清，要他背出全部劍譜不太可能，唯一能背全的只有我，如果我仍活着的消息一旦傳開，只怕……」

突見他眉頭一皺，手指側門道：「有人在偷聽！」

曲非烟霍地跳起身，疾喝道：「什麼人？出來！」

側門內走出個佝僂老人，正是那老廟祝。

他揉着惺忪的眼睛，似被他們的談話聲吵醒，定神一看，這才笑呵呵的說道：「原來是姑娘……」

曲非烟歉然道：「抱歉，驚擾了老人家，咱們只是進來歇歇脚，一會兒就走。」

老廟祝熱心的道：「這麼晚了，兩位就在廟裡歇着吧！反正後面兩間禪房一直空着……」

曲非烟尚未置可否，林平之却問道：「這廟裡就你一個人？」

老廟祝笑道：「是啊！這個小廟已多年沒有香火，那能供養得起……」

忽聽林平之冷聲道：「老人家這話就不對了，你禪房裡不是還有一位朋友？」

老廟祝驚訝道：「咦？這位小施主怎會知道的？」

曲非烟臉色一沉，問道：「你禪房裡藏着的是什麼人？」

老廟祝道：「是這樣的，今日傍晚時分，有位老施主想是受了傷，不支倒在廟前，被我發現，上前察看時才認出，原來是舊識，急忙扶他進來，此刻尚在運功調息。方才這位小施主問的是，廟裡是否只有老衲一人，老衲並未打誑……」

正說之間，從側門走出個鶉衣百結，身上却揹掛九隻蔴袋的老乞丐。

丐幫爲天下第一大幫，以蔴袋代表身分高低，身揹九隻蔴袋，縱非幫主，亦是輩份極高的長老。

只見老乞丐形容憔悴，顯然受的傷不輕，步履蹣跚地走出道：「這麼晚了還有香客？」

曲非烟定神一看，意外地笑道：「是丐幫幫主解老前輩嗎？」

老乞丐果然是解風，但他却不認識眼前這奇裝異服的少女，不禁怔了怔道：「姑娘識得老叫化？」

曲非烟笑道：「丐幫是天下第一大幫，只有幫主才能揹掛九隻蔴袋，老前輩不是解幫主還會是誰？除非是冒充的！」

解風哈哈大笑道：「姑娘好眼力，老叫化才走出來，一眼就看出揹了幾隻蔴袋……」

由於燈光昏暗，他並未看清席地而坐的林平之面貌，當他一走近時，不禁失聲驚呼道：「啊！你是林平之？」

林平之處之泰然，曲非烟却已立即戒備，蓄勢待發。

老廟祝顯然並非江湖人物，對「林平之」這名字很陌生，只是乍見解風神情突變，也爲之一驚。

只聽解風接道：「你果然未死！」

曲非烟不解道：「老前輩這話是什麼意思？」

解風怒哼一聲道：「林平之，令狐冲待你不薄，要不是他力排衆議，那能把你這條命留下？縱然你恩將仇報，也未免做得太過份了！」

林平之平靜地道：「不知在下做了什麼，致令老前輩如此不齒，如此憤怒？」

解風怒形於色道：「哼！你糾衆遠赴苗疆，挑了五仙教，屠殺將近千人，老叫化雖只是風聞其事，並未親眼目睹，但你將梅莊二十多人趕盡殺絕的手段，老叫化却是見識了！」

林平之驚詫道：「梅莊出事了？」

解風怒道：「你這不是明知故問！」

曲非烟急問道：「聖姑呢？」

解風憤聲答道：「屍體中沒有她！」

曲非烟心中大驚，追問道：「老前輩去過梅莊？」

解風道：「老叫化若非親自去過梅莊，怎會見到那慘不忍睹的場面！」

曲非烟道：「老前輩，現在你已親眼見到，林平之的兩眼已瞎，他還能殺人嗎？」

解風怔了怔道：「這……但他已逃出黑牢，這是不爭的事實，不是他是誰！」

曲非烟又問道：「老前輩怎會去梅莊的？」

解風道：「老叫化是得到消息，風聞五仙教出了事，立即親自趕往杭州去見令狐冲，那知莊外不見一個人影，大聲招呼了半天也無人回應，心中好生納悶，只好逕自進入莊內，一進大廳，就見一、二十具赤裸裸的屍體，被倒懸在樑下！」

曲非烟情不自禁地驚呼一聲：「啊……」

解風接下去道：「老叫化當時大吃一驚，趕緊各處查看，結果又發現好幾具男女屍體，個個都是赤裸裸地被倒吊着，只是未見令狐冲和聖姑在內。

老叫化立即想到，林平之可能被人救出黑牢了，但又不知如何進入黑牢，只好離開梅莊，打算趕往嵩山少林去見方證大師。

不料在途中竟被人追殺，中了暗器，所幸老叫化命大，一直到了這廟前才不支倒下了……」

曲非烟憂急道：「令狐冲已經趕往苗疆了，聖姑生死不明，這可如何是好啊！」

解風怒哼一聲道：「林平之，你能大開殺戒，想必功力已恢復，老叫化既然撞上了你，雖然負傷在身，也得不自量力，領教一下你的『辟邪劍法』了！」

曲非烟身形一晃，護住林平之道：「老前輩，你沒看見他兩眼早已瞎了嗎？」

解風怒問道：「姑娘要橫加插手？」

曲非烟道：「如果老前輩不分青紅皂白，一口咬定是他幹的，那就怪不得晚輩對你無禮了！」

解風尚不知她的身分，不禁沉聲問道：「姑娘究竟是什麼人？」

曲非烟正色道：「那並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必須盡快查明，冒充林平之的人是誰？究竟有什麼目的，否則還有更多的人被殺！」

解風冷笑一聲，道：「想必第一個被殺的，就是老叫化了！」

突然欺身暴進，「呼！」地一掌劈出，打算將曲非烟逼開，再攻向席地而坐的林平之。

曲非烟看出解風的企圖，出手並非有意傷她，而是要全力對付林平之。

她深知老叫化功力深厚，而林平之毫無招架之力，只得再施展出「一指禪」，使對方知難而退。

果然，解風一見她出手，就撤掌暴退，一臉驚詫之情的道：「姑娘妳是東海鏡月神尼門下？」

曲非烟微微一笑道：「就算是吧！」

解風不屑道：「鏡月神尼的門下，竟然與這武林公敵爲伍？」

曲非烟不由地怒從心起，斥道：「哼！你們這些自命名門大派的俠義之士，滿口仁義道德，把異己都視爲什麼公敵、魔教、邪教，又有幾個是眞正能做到超然忘私的？像當年的岳不群，號稱君子劍，名滿天下，結果他却是個陰險狠毒的小人！」

她愈說愈激動，頓了一頓，繼續說道：「反而是與世無爭的人，像朝陽教的曲長老，只因你們把他老人家視爲魔教親信，甚至連跟他老人家志趣相投，以命相交的劉正風老前輩，也遭到殺身之禍，雙雙被你們這些『俠義之士』逼死！究竟誰才是武林公敵？」

解風驚詫道：「姑娘是要爲當年的事，替他們兩位向武林各派討回公道？」

曲非烟道：「我可不是俠義之士，更不夠資格替天行道！何況，人死不能復生，就算我能殺盡天下武林各門各派的人，能使他們兩位老人家活過來嗎？」

解風暗自尋思道：「是了，這姑娘既是鏡月神尼的門下，又跟林平之在一起，而且聽她口氣，似對天下武林極端不滿，甚至懷有敵意，莫不是她將林平之從黑牢中救出，殺了梅莊的二十餘人？」

但繼而一想，又覺不對，五仙教出事在先，林平之逃出黑牢在後，苗嶺出現那施展「辟邪劍法」的又是誰呢？

他當然不知道，林平之在去年除夕之夜，就裝死「混」出了黑牢。

如果不是身上帶傷，憑他的數十年功力，縱然對方是鏡月神尼門下，至少也可以全力一搏。

但是偏偏方才運力出掌，使傷口又在隱隱作痛，不禁暗自一驚，一時拿不定主意起來。既然動手，勢必全力以赴，又怕引發傷痛，萬一不支，敗在眼前這野丫頭手裡，一世英名盡毀尚在其次，只怕連這條老命都難保住。

他們既將梅莊的人趕盡殺絕，豈能留下他這活口？

可是，今夜既然撞上他們，如果錯失良機，再要找林平之就難了。

當他尚在猶豫不決時，忽聽曲非烟道：「解幫主，咱們來打個商量可好？」

解風一聽，事情似乎有了轉機，即道：「姑娘請說！」

曲非烟道：「這不算是條件，只是爲了幫主好，也爲了避免引起天下武林又一次大風暴，請幫主立即離去，就當沒有遇見咱們！」

解風的萬丈雄心頓起，不甘示弱道：「如果老叫化不答應，姑娘就要殺人滅口？」

曲非烟表示很無奈地道：「迫不得已，只好出此下策了！」

解風狂笑道：「哈哈！好一個迫不得已，姑娘就請動手吧！」

曲非烟輕哨一聲，問道：「幫主難道是惟恐天下不亂，存心要看三年多前的那場風暴歷史重演？」

解風憤聲道：「老叫化如果存有此心，就不會身受重傷，也不敢驚動幫衆，獨自悄悄趕往嵩山少林，秘密去見方證大師了！」

曲非烟追問道：「那是爲什麼？」

解風道：「老叫化是擔心，一旦林平之逃出黑牢的消息傳出，勢必震驚整個武林……」

曲非烟趁機接着說道：「如果大家知道了，幫主曾親眼見到林平之尚活着，那又將如何？」

解風一時爲之語塞：「這……」

曲非烟笑了笑道：「所以我要求幫主，今夜只當未曾見到咱們啊！」

解風若有所悟，沉吟一下道：「好！老叫化答應姑娘就是，但絕不是怕妳！」

曲非烟心知老叫化是找台階下，心中一寬道：「當然，當然，幫主只是爲了天下武林設想！」

解風既已有了面子，也要裡子，擺出一付倚老賣老的神氣道：「不過，姑娘必須讓老叫化明白，妳們怎會在一起，今夜又怎會跑到這裡來？」

曲非烟道：「說來話長，總而言之一句話，苗嶺滅了五仙教，西湖挑了梅莊的，都不是這個林平之，咱們正打算去查明，冒充他的那個人是誰。」

解風不放鬆，追問道：「但眼前這個林平之，想必是姑娘救他出來的吧？」

曲非烟揉揉鼻子道：「這……這就更說來話長了，不說也罷。如果幫主不走，要留在這裡養傷，那咱們就要告辭啦！」

解風不敢貿然攔阻，往後退開一步道：「請！」

曲非烟扶起林平之道：「咱們走吧！」

忽聽老廟祝道：「兩位小施主且慢……」

想不到他竟敢阻止，實大出意料之外，連解風也不禁暗自一怔。

曲非烟眼皮一翻道：「老人家有何指教？」

老廟祝道：「老衲是看這位小施主，風度翩翩，一表的人才，却偏偏……實在可惜，可惜之至！」

曲非烟嘆道：「這是天意，縱然華佗再世，扁鵲重生，也無能爲力！」

不料老廟祝却道：「不！如果你們能找到那位神醫，說不定能使這位小施主復明！」

曲非烟驚訝道：「神醫？」

老廟祝道：「是這樣的，鎮上首富玉員外的閨女，是個遠近聞名的大美人，不幸遭天妒，半年前一場大病兩眼瞎了。

玉員外就這麼一位掌上明珠，自是憂急萬分，爲愛女遍求名醫，甚至不惜重金，請來了宮中御醫，均告束手無策。

後來親自去開封，請來了一對夫婦，結果不出半個月，居然把玉小姐的眼睛給治好啦！」

曲非烟振奮道：「哦？世上眞有這樣的神醫？」

林平之忽道：「開封請來的一對夫婦，難道會是『殺人名醫』平一指？」

平一指雖死，但他的死訊在江湖上並未流傳開，故多數人都不知道。

解風道：「不可能，平一指的醫術雖高明，還沒有能使瞎眼復明的本事。」

曲非烟急問道：「老人家知道那位神醫是誰嗎？」

老廟祝搖頭道：「那就不清楚了，要問玉員外才知道，兩位小施主不妨去問問玉員外吧！」

曲非烟卽道：「走，咱們去拜訪玉員外！」

林平之頗覺意外道：「姑娘打算帶我去求醫？」

曲非烟道：「難道你不希望雙目復明？」

林平之强自一笑道：「對一個離死不遠的人來說，看不看得見，又有什麼分別，卽使眞能復明，也不過是死時能瞑目罷了！」

曲非烟這才想起，原本是要帶他回黃山，向黃山老祖負荆請罪的。

萬一老人家大發雷霆，盛怒之下，非但林平之必死無疑，連她自己的小命都難保！

她想了想，將林平之拖開一旁，輕聲道：「難道你情願揹這個黑鍋，不想查明冒充你的是誰？」

林平之道：「我早已惡名滿天下，成了武林的公敵，就算查明五仙教和梅莊的事與我無涉，我又能怎樣？

只要被人知道我仍活着，不是被黃山老祖處死，就是再被關回黑牢。姑娘，如果妳是我，妳願意多此一舉嗎？」

曲非烟憤聲道：「別忘了，是我把你弄出來的，這事要不查個水落石出，我能脫得了干係嗎？」

林平之無奈地嘆口氣，微微點了下頭道：「好吧……」

突然叫道：「老叫化溜啦！」

曲非烟只顧跟林平之說話，一時疏忽，那會想到解風會趁機開溜。

轉身一看，解風果然正奪門而出。

曲非烟身形電射，追出廟門外，只見夜色正濃，老叫化早已不知去向。

□□　□□　□□

開封。

朱仙鎮外的山道裡，小溪畔有着幾間瓦屋。

這幾日，瓦屋內不斷傳出斥罵聲，半里外就可聽見。

挨罵的是個又矮又胖的中年人，身高不過四尺，橫闊也幾近四尺。

這時他坐在屋裡的八仙桌前，一手托着斗大的腦袋，另一隻手不停地捋着鼻下的兩撇鼠鬚。

只見他兩道濃眉緊鎖，幾乎擠在了一起，兩眼一眨也不眨地，瞪着桌子上八匹翡翠駿馬發呆。

這是著名的翡翠八駿，價值連城，不但翡翠碧綠透明，毫無瑕疵，且巧奪天工，每隻姿勢各自不同，栩栩如生，確是罕見的珍奇寶物。

可惜其中兩隻竟然跌碎！

站在他身邊的，是個又高又瘦的中年婦人，雙手叉着腰，一臉怒容，氣呼呼地問道：「你想了好幾天，究竟想出了法子沒有？」

矮胖中年嘆道：「唉！想我平二指，雖然醫術不及大哥，名氣也沒有他大，甚至江湖上根本不知道有我這個人。

但這近三十年來，埋首苦研醫術，自信無論什麼疑難怪病，沒有能難倒我的，尤其近年來已能施行『移花接木』大術，連人的肢體都可以更換，竟然對這兩隻破馬束手無策，派不上用場，眞成了英雄無用武之地啊！」

原來這平二指，便是「殺人名醫」平一指的孿生兄弟，兩人無論面貌和體型，幾乎是一

模一樣。

三年多前，平一指爲了無法治癒令狐冲，自覺有損天下第一名醫的聲譽，竟然憤而自絕身亡。

當時扮成「婆婆」的盈盈，不願見他曝屍山岡的竹棚內，即以藥物將屍體化了，所以除了她和令狐冲，並沒有人知道這位「殺人名醫」已死。

平一指受「聖姑」之託，邀七友赴五霸岡爲令狐冲治病，他老婆是知道的，但一去多日未歸，便覺情形不對。

於是便親自趕往五霸岡，只見竹棚外一片狼藉，竹棚內却發現一灘屍血，以及未化去的隨身遺物，才知丈夫已命歸黃泉。

這一驚非同小可，悲痛之下，即將浸染屍血的那片泥土鏟起，連同遺物包起帶走，直奔伏牛山，找到隱居深山中，苦研醫術的平二指，哭告其兄噩耗。

平氏兩兄弟和白髮童子任無疆，早年拜的是同一個師父。由於平二指天賦資質較差，不及平一指領悟力高，學藝進步神速，以致常挨師父的罵。

一氣之下，平二指決心苦研武功醫術，發誓若不勝過平一指，終身不出江湖。

就爲了賭這口氣，平一指和任無疆早已出道，且在江湖中闖出了名號，幾乎天下無人不知。

但是平二指却仍留在伏牛山中，終日苦研醫術不懈。

尤其研創出「移花接木」大術後，更是廢寢忘食，形同着魔，成天將山中動物抓回來，把肢體切割下來，張冠李戴地換來換去，樂此而不疲，以致忘了歲月。

驚悉噩耗，他才想起已二、三十年未出伏牛山了。

如今師父也已故世，他便將那婦人帶去的泥土，代替其兄遺體下葬，使亡兄入土爲安，以盡手足之情。

然後隨同其嫂離開伏牛山，決心查明平一指的死因。

但那日五霸岡上，群雄突然倉惶走離，從此無人提及此事，尤其平一指自絕死在竹棚內，根本無人知曉。

經過多日的明查暗訪，非但毫無眉目，甚至被人把他誤認成平一指，足見尚無人知道「殺人名醫」的死訊。

偏偏這事又涉及「聖姑」，不便貿然去問令狐冲，叔嫂二人一商議，索性以假亂眞，由平二指冒充其兄。

一則繼續維持「殺人名醫」的聲望，一則誘使「仇家」找上門來。

因爲，他們認定平一指是被人所殺害，對方一旦風聞他尚活着，豈會不上鉤？

可惜他們完全判斷錯誤！

更妙的是，如此一來，江湖中竟無人識破，居然以爲平一指尚好端端地活着。

否則的話，那夜在龍門灘鎭外的小廟內，林平之他們聽那老廟祝說，玉員外親赴開封，請來一對夫婦，治癒他女兒瞎了的雙目，就不會想到是「殺人名醫」平一指了。

玉員外爲了醫治愛女的雙目，不惜以珍藏的翡翠八駿爲代價，才使叔嫂二人霍然心動，答應雙雙前往龍門灘。

那位如花似玉的大小姐，雙目是復明了，別人却成了瞎子！

這話怎麼說呢？

要知平一指生來有個怪癖，他認爲生死早有定數，如果是他把該死的病人救活，有違天意，老天爺和閻羅王一定不高興。

所以他立下了一個誓願，凡是救活一人，便須殺一個人來抵數，又如他殺了一個人，也必醫好一個人來彌補，以求生態平衡。

正如他廳內掛的一幅大中堂，寫明：「醫一人，殺一人；殺一人，醫一人，醫人殺人一樣多，蝕本生意決不做。」

平二指既然冒充其兄，自須繼承其遺志。

醫好了玉大小姐的雙目，不是救命，自然不須殺人，但她既然復明，少不得就要有人失明了。

況且，他的「移花接木」大術，非得如此不可。

自從攜回「翡翠八駿」，叔嫂二人如獲至寶，終日爭着把玩，愛不釋手，偏偏數日前一不留神，失手將其中兩隻跌碎，那能不心痛萬分。

平二指已傷了好幾天的腦筋，仍然無法將一隻四腿齊斷，和一隻馬首跌斷的翡翠馬恢復原狀。

自然，他也挨了幾天的痛罵。

那婦人又破口大罵道：「平老二，今天你要再想不出法子，把這兩隻翡翠馬復原，老娘絕不饒你！」

平二指跟他老哥一樣，天不怕，地不怕，偏偏就怕這兇婆娘。他被罵得只有陪着笑臉道：「大嫂，我這不是正在想法子……」

正說之間，忽聽一個女子的聲音在叫門：「平大夫在家嗎？」

平二指卽道：「大嫂，看看是誰……」

那婦人斥道：「專心想你的法子，管她是誰，別去理會就是了！」

平二指順從道：「對！別去理她！」

竹籬笆外又聽那女子叫道：「平大夫，開門啦！我知道你在家啊！」

平二指怒道：「他媽的！是什麼鬼女人，煩死了。大嫂，去把她攆走！」

那婦人眼皮一翻，乾脆坐到床邊上去，二郎腿一蹺道：「是來找你的，不關老娘的事，你自己去擋！」

平二指無可奈何，氣呼呼地起身出房，穿過廳堂，走出竹籬笆圍着的小院，打開門一看，只見門外站着個俏麗無比的絕色少女。

他不由地一怔，詫異道：「姑娘是……」

少女微微一笑道：「久聞平大夫的醫術高明，特來……」

不等她說完，平二指已斷然拒絕道：「我早已不替人醫病啦！」

少女道：「不對吧！兩個月之前，平大夫才去龍門灘，替玉員外的千金，治好了一對瞎了眼的眼睛吶！」

平二指暗自一怔，問道：「妳怎麼知道的？」

少女笑了笑道：「龍門灘全鎮的人都知道，我怎會不知道，況且，是玉員外指點我來找平大夫的啊！」

平二指罵道：「這個老王八蛋，眞是愛管閒事，自己的女兒治好了就得了，還替我拉生意！」

隨即向少女打量兩眼道：「姑娘氣色甚佳，好像沒有什麼病嘛！」

少女道：「不是我，是……是我一位朋友。」

平二指搖頭道：「姑娘來的很不巧，我正有一件頭痛的大事尚未解決，皇帝老子請我去治病也免談，況且，姑娘既是慕名而來，應該知道我替人治病的規矩吧？」

少女笑道：「醫一人，殺一人；殺一人，醫一人，醫人殺人一樣多，蝕本生意決不做！」

平二指哈哈大笑道：「姑娘倒是背得很熟！」

少女道：「但據我所知，平大夫醫治好了玉大小姐的雙目，似乎並未殺人吧？」

平二指道：「那姑娘只是兩眼瞎了，又不是非死不可，我何必殺人！」

少女又笑了笑道：「那很好，我請平大夫醫治的這個病人，也跟玉大小姐一樣，只是兩眼瞎了，並非不治之症。」

平二指摸了摸兩撇鼠鬚道：「玉員外付給我的代價，是價值連城的翡翠八駿，姑娘能付什麼？」

少女却答非所問道：「聽說平大夫天不怕，地不怕，却有季常癖？」

平二指臉色一變，怒道：「誰說的！」

少女笑問道：「平大夫不怕老婆？」

平二指急忙回頭，看看婦人並未出現，才吶吶地道：「這……這關妳什麼事？」

少女道：「其實，怕老婆並不丟臉，大富大貴的人才怕老婆。不過，如果我現在大吵大

鬧，一口咬定曾與平大夫有過不可告人之事，被你始亂終棄，驚動了你老婆，不知會發生怎樣的後果？」

平二指驚怒交加道：「妳敢無中生有，血口噴人！」

少女有恃無恐道：「我當然敢，不信你就試試！」

平二指果然氣餒道：「姑娘，我跟妳無寃無仇，千萬不可……」

正在這時，忽聽那婦人的聲音在問道：「老不死的，你在外面幹嘛？攆個人要攆這麼老半天？」

少女故意尖着嗓門大叫道：「平大夫！你……」

平二指情急之下，伸手就要去摀那少女的嘴，不料少女微一側身，出手如電，扣住了他的腕脈。

那婦人正好走出廳堂，見狀怒道：「老不死，這是那裡跑來的狐狸精，竟敢在門前就跟你拉拉扯扯！」

平二指嚇得魂不附體，急忙道：「娘子不要誤會，這位姑娘是來求我，去替一個病人治病……」

那婦人走出來道：「哼！兩隻翡翠馬沒有復原，你那裡也不許去！」

平二指情急生智道：「娘子，這姑娘答應，只要把她朋友的病治好，就負責替咱們把翡翠馬復原啊！」

那婦人信以爲眞，喜出望外道：「眞的？」

走近一看，却又拉長了臉道：「你們拉拉扯扯的幹嘛？」

少女忙放開手道：「大嬸，平大夫說，沒有得到妳大嬸的允許，他絕不敢答應替人治病，我心裡一急，就要拖平大夫走啊！」

那婦人滿意地笑笑，看了平二指一眼，道：「現在我允許啦！」

平二指鬆了口氣，却暗向少女狠狠瞪了一眼道：「妳既來求我爲妳朋友治病，爲何不把人帶來？」

少女道：「平大夫尚未答應之前，我怎敢自作主張。」

平二指道：「那妳就快去把人帶來吧！」

少女大喜，應了一聲便轉身飛奔而去。

她一口氣奔出數里，來至山谷內，只見亂石堆旁的山洞裡，坐着個雙目緊閉的女子，似在低頭沉思。

那女子一聽她到洞口，就抬起頭來，竟是有眼無珠的瞎子！

只聽她細聲細氣道：「曲姑娘回來的好快，大概吃了閉門羹吧？」

原來這少女正是曲非烟，那盲女又是誰呢？

想不到他竟是男扮女裝的林平之！

這是曲非烟想出來的主意，她惟恐途中被人認出林平之，節外生枝，惹出事端，只有喬裝避人耳目。

林平之萬般無奈，一切只好聽她擺佈。

曲非烟在他身旁，逕自坐下道：「猜錯啦！平一指已經答應了！」

林平之並不感到驚喜，只是淡漠地道：「哦？他可知道『病人』是誰？」

曲非烟道：「我當然不能說明是你，其實你這樣一粧扮，誰也認不出是你了。」

林平之不以爲然道：「只怕瞞不過平一指！」

曲非烟有恃無恐地笑道：「這個你放心，就算被他識破，諒他也不敢張揚！」

林平之詫異道：「哦？他有什麼小辮子被姑娘抓住了？」

曲非烟「噗哧！」一笑，道：「他……」

忽聽林平之輕聲道：「可能是他跟來了！」

曲非烟霍地跳起，掠身射出洞外，果見平二指就在數丈外，從亂石堆探頭向山洞這邊張望。

她出其不意地掠身而至，怒道：「平大夫，不必躲躲藏藏了，出來吧！」

平二指只好現身出來，乾笑兩聲道：「嘿嘿！我老婆沒有跟來，現在我可不怕妳了！」

曲非烟威脅道：「我還可以找上門去，只要我一口咬定你，看你老婆相信你，還是相信我？」

平二指沉聲道：「我不會再讓妳再見到她的！」

其實，他並不是眞的平一指，即使怕那兇婆娘，外邊眞要是拈花惹草，反而不必怕她，只是當着外人面前，不得不裝腔作勢一番，才能表演逼眞而已。

曲非烟冷冷一哼，怒問道：「你跟來是想殺人滅口？」

平二指道：「難道姑娘忘了？我要殺一人，才救一人，如果不殺妳，怎能救妳的朋友？」

曲非烟不加思索道：「好！你先救人，再殺人不遲！」

平二指斷然道：「不行，我要先殺後救！」

曲非烟尚有求於眼前這個人，不便翻臉，淡淡地一笑道：「那沒有問題，不過，這殺人跟你救人一樣，要憑本事吧？」

平二指昂然道：「那當然！」

曲非烟笑問道：「如果你殺不了我呢？」

平二指剛說了聲：「笑話！」

突覺人影一晃，曲非烟已到了面前。

她的出手迅疾無比，雙手均是四指屈握，單以中指向對方兩目戳去。

平二指自從拜師學藝後，二、三十年從未離開伏牛山，不識這是聞名天下的「一指禪」。

但她這種攻法，分明是想一舉戳瞎他雙眼。

他不由地驚怒交加，急忙向後暴退一丈，口中罵道：「妳這丫頭，好毒辣的手段！」

曲非烟笑嘻嘻地道：「怕什麼，戳瞎了反正你自己能醫治，不必求別人啊！」

平二指怒哼一聲，矮胖的身軀暴起，如同滾雪球般滾來。

他穿的是一襲灰袍，這時只見一團灰影滾動，所經之處，帶起一片飛沙走石，聲勢倒是相當威猛，而且看來十分有趣，却不知是那門子的武功。

曲非烟一出手就亮出招牌「一指禪」，無非是要對方知難而退，並無傷他之意。

偏偏平二指孤陋寡聞，這二、三十年在伏牛山中，只知埋首苦研醫術，勤練武功，等於是坐井觀天，閉門造車，根本不識「一指禪」爲何物。

他此刻施展的武功，並非師父傳授，連他自己也叫不出名堂，只是在多年前，有一次獨自在山峰上捕捉野獸，一不留神，失足從峰頂滾跌下來。

由於山勢陡峭，無法使急速滾下的身子停止，心想這下完了，只好閉上雙目，兩手緊緊抱頭，一路滾跌向山溝，驚得群獸四散奔逃，蔚爲奇觀。

結果，他不但保住了命，還壓死兩頭野猪！

從大難不死的經驗中，觸發了他的靈感，從此便勤練「滾功」，逐漸熟能生巧，愈滾愈有心得，一身皮肉也愈滾愈結實，練得堅韌無比，刀劍不入。

這種功夫，也只有他這種矮胖體型才適合練，若是又高又瘦，那就滾不動了。

那知曲非烟的輕功，已足睥睨天下，只微一提氣，身形便冲天而起，一拔數丈。

平二指急滾而過，收勢不及，「肉球」撞上了一堆亂石。

轟然一聲巨響，亂石四飛，塵土瀰漫，聲勢好不駭人！

曲非烟身形疾墜，如影隨形地到了他身後，出手如電，一把抓住了他後領，猛向上一提，竟然提他不動。

這傢伙體重實在驚人，至少有兩三百斤！

但他的反應和行動，却與體型極不相稱，曲非烟一把未提起，他已就地一滾，連連踢出兩脚。

曲非烟來不及撤手，倉卒間施展「凌虛飛渡」身法，整個嬌軀騰空平飛而起，使平二指的兩脚踢空。

平二指剛呼出聲：「咦……」

突覺腦後「玉枕穴」一麻，已被曲非烟點中，頓時倒地不起，無法動彈。

曲非烟緩緩落身下地，笑問道：「平大夫，你還想殺我嗎？」

平二指羞憤交加道：「哼！我不殺人就不救人！」

曲非烟道：「那這世上又要多一個瞎子了……」

她一面說，一面以右手中食二指，逐漸逼近平二指的雙目。

突聞走出山洞口的林平之叫道：「曲姑娘，有大批人朝這裡奔來了！」

曲非烟暗自一驚，急忙使出全力，將肉球似的平二指拖回山洞。

倏而，果見黑壓壓的一群人，直奔山洞方向而來。

來的足有百人以上，全是衣衫襤褸，鶉衣百結的乞丐，一看就知是丐幫的人物。

不消說，必是解風從那小廟溜走後，心知曲非烟將帶林平之來開封，求「殺人名醫」平一指醫治雙目，召集了丐幫幫衆趕來阻止。

大批乞丐奔近，立即將山洞包圍。

曲非烟眼光一掃，並未見到解風，却見平一指的老婆被兩個老乞丐挾持。

爲首的乞丐年約六旬，身材極爲高大，看不清身上揹掛了幾隻蔴袋，顯然身分不低。

只聽他聲如洪鐘道：「平大夫，老叫化尚志，丐幫開封分舵執法長老，今接洛陽分舵傳來快報，解幫主有令，命在下前來勸阻平大夫，千萬不可爲那姓林的小子醫治雙目，否則……」

平二指被制住穴道，躺在洞內無法答話。

尚志又朗聲道：「平大夫，咱們知道你在山洞裡，你聽見沒有？那小子就是林平之，已練成『辟邪劍法』，一旦雙目復明，武林又將掀起一場空前浩刼，較之三年多前更爲慘烈啊！」

平二指惟恐被人見到他此刻這付狼狽相，索性相應不理。

忽聽那婦人尖聲叫道：「老不死，你爲什麼不答話？」

平二指躺在地上，無法見到洞外的情況，驚問道：「姑娘，我老婆也來了？」

曲非烟道：「是被他們挾持來的！」

平二指怒道：「快解開我的穴道，讓我去把這些臭要飯的……」

話尚未說完，又聽尚志威脅道：「平大夫，你要再不出來，就可別怪咱們要對尊夫人失禮了！」

平二指二、三十年未離開伏牛山，對江湖上的情況，以及武林中有那些大事，或若干成名人物一概不知。

他既是冒充平一指，那婦人自須將所知的一切，一一都告知了他。

洞內昏暗，他又是躲在地上，雖無法看清男扮女裝的林平之，但方才在洞口出聲警告的，分明是個女子聲音，這又是怎麼回事？

他不禁詫異地問道：「林平之也在這洞裡？」

曲非烟漫應一聲，道：「是林平之你就不醫了？」

平二指面有難色道：「這……我老婆在他們手裡呀！」

曲非烟道：「如果平夫人不在他們手裡呢？」

平二指猶豫一下道：「這我得考慮考慮，不過，妳先解開我的穴道，讓我去打發這批臭要飯的！」

曲非烟尚未置可否，又聽尚志怒聲道：「平大夫，我從一數到十，你再不出來，尊夫人就要先走一步了！一……二……三……」

平二指情急道：「姑娘！快解開我的穴道！」

尚志繼續報數道：「四……五……六……」

平二指急得額上青筋直冒，叫道：「快啊！快替我解開穴道，不管是誰我都救！」

曲非烟喜出望外道：「平大夫說話可作數？」

平二指毫不猶豫道：「絕對作數！」

這時尚志已數到：「七……八……」

曲非烟當機立斷，伸手向他頸後輕輕一拍，穴道頓開。

外面的尚志剛數到「九」，平二指已霍地跳起，如猛虎出閘地衝了出去！

定神一看，洞外已被上百乞丐圍困，那婦人果然被兩名老乞丐挾持，顯然穴道受制，以致無法掙扎。

那婦人雖是其貌不揚，名字倒是起的十分動聽，叫做洪巧娘，娘家亦算得上是武林世家，尤其是她母親，外號飛天母夜叉，曾經在江湖上叱咤風雲一時。

平一指最怕的就是這位丈母娘，却又對她莫可奈何，幸好江湖上一個姓老名頭子的人，爲了救治愛女的怪症，暗中討好平一指，先去殺了她一家八口，使他如釋重負。

洪巧娘至今尚不知道，娘家慘遭滅門之禍，竟然是丈夫借刀殺人。

洪家的武功並無特色，走的不過是旁門邪道而已。

但洪巧娘天生雙臂力大無窮，火起來可以把兩三百斤重的身體，舉起來拋出數丈，這便是平一指怕老婆的原因。

丐幫這批人，竟能把她制住，足見不是等閒之輩。

洪巧娘一見平二指衝出洞外，就破口大罵：「老不死！你跟那狐狸精在洞裡搞什麼？竟然不顧老娘的死活啦！」

平二指無暇解釋，怒形於色地喝道：「他奶奶的，你們還不快放開我老婆！」

尚志問道：「平大夫答應不替姓林的小子醫治了？」

平二指憤聲道：「治與不治是我的事，輪不到你們這些臭要飯的說話！」

尙志也惱羞成怒，撂出狠話道：「平大夫，你如此執意要醫治他，莫不是他答應將『辟邪劍譜』送你？好！既然如此，爲了除此武林公敵，只好連你們倆口子……」

說時遲，那時快，突見一條人影自洞口射出，快擬閃電般的飛向挾持洪巧娘的兩位丐幫長老。

出手之快，更似電光石火！

只見她雙手均是四指屈握，單以中指疾點兩長老眉心。

這兩人，一個叫韋成，一個叫胡幸，都是丐幫開封分舵的六袋團頭，輩份地位僅次於尙志。

他們江湖閱歷甚豐，一見飛射而至的少女出手，便齊聲驚呼道：「東海鏡月神尼的『一指禪』！」

錯愕中，兩長老顧不得洪巧娘，雙雙撤手暴退。

曲非烟身形直墜，一把抓住剛到倒下的洪巧娘的胳臂，伸手拍開她受制的穴道。

就在這同一時刻，尙志與身邊的一、二十名乞丐，正向平二指一擁而上，似已決心先下手爲强，斷絕林平之求治雙目之路。

這正是幫主解風在密室中交代的，平一指若不以天下武林爲重，就來個釜底抽薪，一勞永逸，永絕後患。

縱觀天下名醫，大概也只有「殺人名醫」平一指，才能使林平之雙目復明吧？

平二指本來尙有些猶豫，由於洪巧娘受制，不得不投鼠忌器。

這時發現對方已對他動了殺機，又瞥見曲非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，逼退兩名長老，爲洪巧娘解開了受制的穴道，頓時解除威脅，不再有顧忌了。

只聽他一聲狂喝，身形暴起，一團灰影便迎向撲來的乞丐們滾去。

尙志在丐幫開封分舵中，位居七袋首席執法長老，武功自然不含糊，尤其對「殺人名醫」平一指的武功路數，雖不致瞭若指掌，至少也是早有風聞。

不料此「指」非那「指」，這個「殺人名醫」是個冒充的。

況且，兩兄弟雖是同一個師父教出來的，偏偏平二指心理上排斥其兄，不願施展老道士所授武功，而要以他自創的「滾功」迎敵。

尙志那見過這種匪夷所思的奇怪武功，乍見一團肉球滾來，眞成了斗大的饅頭，無處下口了。

倉卒間全力劈出一掌，由於肉球滾得太快，竟是劈了個空。

跟着他蜂擁而上的那些乞丐，却已走避不及，只覺一團灰影乍晃，便被衝撞得東倒西歪，紛紛跌了開去。

那邊穴道已解開的洪巧娘，更是大發雌威，仗着雙臂力大無窮，抓起人就向空中拋，摔

得一個個頭破血流。

曲非烟不敢湊熱鬧，惟恐林平之那邊有失，一解開洪巧娘的穴道，立即騰身冲起，凌空飛回了山洞。

林平之已退回洞內，聽出是她，忙迎向前道：「曲姑娘，解風沒有來，定然是去嵩山少林了。唉！這一來，我已活着逃出黑牢的消息，很快就會傳開了……」

曲非烟道：「現在不去管這些了，丐幫勞師動衆，來了這麼多高手，看來不但決心取咱們兩人的命，恐怕連平大夫倆口子都不會放過！」

林平之又嘆道：「唉！他們的目標只是我一人，又何必連累……」

曲非烟生氣道：「你這個人是怎麼搞的嘛？人家爲了你……你自己却盡說些喪氣的話，簡直是扶不起的阿斗！」

林平之默了一默，忽問道：「曲姑娘，請妳告訴我眞話，妳是不是爲了『辟邪劍譜』？」

曲非烟爲之一怔，嗔道：「你突然問這話是什麼意思？」

林平之道：「如果姑娘眞是爲了『辟邪劍譜』，我情願……」

曲非烟冷冷一哼道：「你認爲我把你救出黑牢，就是爲了想得到『辟邪劍譜』？」

林平之看不到她的神情，但從語氣中却能聽出她的憤怒和激動，忙道：「我曾立下重誓，絕不向任何人說出『辟邪劍譜』上的任何一字，即使是跟我最接近的……不過，我願意把劍譜所載，全部告知姑娘！」

曲非烟故意問道：「眞的？」

林平之點點頭道：「但『辟邪劍譜』第一道法訣，即是『武林稱雄，揮劍自宮』八字，惟恐陽氣太盛，劍法未成，反而慾火焚身，所以，男子必須……而女子要練這種劍法，只怕……」

正說之間，十幾名乞丐已撲至洞口外。

曲非烟回身衝出洞口，雙掌齊發，出手快擬閃電，只聽慘叫聲連起，便見撲近的十幾名乞丐，紛紛倒地不起。

放眼看去，飛沙走石中，洪巧娘和平二指正大發神威，打得那批乞丐們落花流水，潰不成軍。

他們出手更是毫不留情，碰上了絕無生路。

要不是尚志，韋成和胡幸等三人全力以赴，勉强能夠抵擋一陣，那批丐幫弟子恐怕早已四散逃命了！

曲非烟心知這對「夫婦」不須幫手，未見再有丐幫弟子攻來，便又轉身回洞。

林平之突然問道：「曲姑娘，妳這樣做，究竟是爲了什麼？」

曲非烟激動道：「我爲我爺爺不平，也爲劉老前輩不平！更爲你……」

林平之意外地一怔，驚詫道：「爲我？」

曲非烟反問道：「難道你不認爲，自己的犧牲和付出的代價，比任何人更大？」

林平之沮然道：「這……這是我咎由自取！」

曲非烟冷冷一哼道：「這就是你所謂的大澈大悟？」

林平之嘆了口氣，猛然若有所悟道：「曲姑娘，莫非妳想讓我雙目復明，甚至恢復武功，好替那些妳認爲不平的人討回公道？不！不！我絕不……」

曲非烟幾乎不敢相信地問道：「你眞的心裡沒有一點恨意？」

林平之道：「不瞞曲姑娘，自從到了洛陽死而復生後，外祖父就不斷逼我背出『辟邪劍譜』，以便讓他最親信的人練成，爲我去報仇雪恥，但被我斷然拒絕，所以將我軟禁在鐵樹陣中，想不到姑娘也……」

曲非烟道：「你不是剛說過，願意把劍譜所載，全部告訴我嗎？」

林平之道：「那是我尚不知道，姑娘心中充滿了仇恨，正如三年多前，我被禁在黑牢中時一樣，現在既然知道姑娘的目的，我情願即刻死在妳手裡，也絕不……」

曲非烟笑道：「現在可由不得你，我也不會讓你死！」

出其不意地，林平之一頭向洞壁撞去。

曲非烟眼明手快，一把將他攔住，同時疾點「期門穴」。

林平之只發出聲輕哼，頓時失去了知覺。

曲非烟將他放在地上，凝視着他，喃喃自語道：「我只不過是在試探你罷了，如果你仍懷恨在心，還想興風作浪，我就……」

就在這時，平二指掠身至洞口外，振聲道：「出來吧！那批臭要飯的被打跑啦！」

曲非烟出得洞外，眼光一掃，發現十餘丈外橫屍遍地，丐幫弟子至少死了三十人以上，不禁憂形於色道：「這下跟丐幫的樑子可結大啦！」

平二指毫不在乎道：「結就結，有什麼了不起，是他們自己找上門來的！」

這時洪巧娘正飛奔而來，一面氣呼呼地罵道：「他娘的！這些臭要飯的眞不要臉，趁老娘全神貫注看那幾匹翡翠馬，出其不意地闖進屋來，點了我的穴道，還在老娘身上動手動腳！」

平二指呵呵大笑道：「我說呢！妳怎麼會被這批臭要飯的制住，我還以爲他們是什麼三頭六臂的人物吶！」

洪巧娘狠狠瞪他一眼，指着曲非烟道：「哼！要不是這位姑娘，老娘早就沒命啦！老不死，還不快磕頭，謝謝人家姑娘的救命之恩！」

平二指面有難色道：「這……」

曲非烟忙笑道：「不用啦！平大夫只要把我朋友的眼睛治好，咱們就算扯平了。」

平二指大表贊成，連聲道：「對對對，這辦法很公平，誰也不欠誰的情！」

洪巧娘忽問道：「姑娘的朋友眞是林平之？」

曲非烟避不作答，却向平二指道：「平大夫，你不是答應我，不管是誰都救嗎？」

平二指遲疑一下，道：「好吧！帶我去看病人。」

曲非烟暗喜，便領着平二指和洪巧娘入洞。

距洞口不遠，穴道受制的林平之昏倒在地上，却不見尚有別人。

平二指不禁問道：「病人呢？」

曲非烟默不作聲，只向地上的林平之一指。

平二指意外道：「是位姑娘？」

跟在後面的洪巧娘接道：「那批臭要飯的，怎麼說是林平之？」

曲非烟道：「平大夫，你先看看能不能治再說吧！」

平二指把胸脯一拍道：「笑話！天下沒有我不能治好的病！」

說完，便走上前去蹲下，伸手撐開林平之有眼無珠的眼皮，仔細察看一陣，再將他手抬起，以中食二指搭在他的腕脈上。

平一指爲人診脈，向來只用一指，他却用二指便已露了馬脚。

好在曲非烟站在他身後，並未察覺。

平二指只搭脈片刻，便連連搖晃着斗大的腦袋道：「怪！怪！怪！這姑娘的脈象好生古怪，不但異於常人，而且陰陽不分！」

曲非烟心裡有數，故意問道：「平大夫這話是什麼意思？」

平二指道：「這位姑娘的脈象，分明屬太陽，却又乾綱不振，太陰之氣極盛，如同宮中太監……」

忽聽洪巧娘叫道：「是了！是了！據說林平之爲練『辟邪劍法』，須先自宮，莫非是他男扮女裝，掩人耳目！」

曲非烟聽得一怔，不得不暗自佩服，這女人果然不簡單。

平二指被她一語道破，也恍然大悟道：「不錯！不錯！我怎麼連這一點都未想到，還是娘子聰明！」

隨即抬起頭向曲非烟問道：「姑娘，他可是林平之？」

曲非烟只好微微點頭道：「正是。」

平二指突然站起身，往外就走。

曲非烟急將他攔住道：「平大夫不醫治了？」

平二指道：「誰說我不醫治？我總不能把自己的一雙眼珠，挖出來替他裝上吧！」

曲非烟怔怔地道：「這……」

平二指笑道：「不用擔心，外面躺着不少臭要飯的，我可以就地取材，挑選一對最漂亮的眼珠！」

曲非烟吃驚道：「平大夫替那玉大小姐醫治，也是用……」

平二指道：「那姑娘用的是活人眼珠！不過，那是玉員外家的一個丫頭，得了一千兩銀子，自願出賣一對眼珠的吶！」

曲非烟聽得心裡直發毛，平二指却哈哈大笑，向洞外走去。

走到洞口，他突然止步回身道：「姑娘，妳要不要把他變回成眞正的男人？」

曲非烟道：「他本來就是男的嘛！」

平二指搖頭道：「不！他與太監無異，那能算是男人！」

曲非烟武功雖高，對男女之事却是一知半解，辯道：「太監也是男人呀！」

平二指呵呵大笑道：「妳眞是個傻姑娘！算了，算了，這山洞裡無法醫治，妳們先把他帶回去，我很快就回來，讓我老婆在路上向妳說明吧！」

笑聲中，他直向滿地丐幫弟子的屍體奔去。

洪巧娘力大無窮，一把提起林平之，挾了就走。

奔回溪邊瓦屋的路上，曲非烟追問道：「大嬸，平大夫要妳向我說明什麼？」

當她聽完洪巧娘的解釋，什麼叫「眞正的男人」時，不禁羞得面紅耳赤，臉上比艷陽更嬌艷！

九枕戈

雷公山上。

一連兩日毫無動靜。

雖然未見敵人來犯，却也不知苗燕和蘭兒的去向，使藍鳳凰感到憂急如焚。

萬一這主僕二人已遭不測，教她如何向師父交代？

藍鳳凰憂心如焚，只好來跟令狐冲商議：「令狐大哥，你看苗師妹和蘭兒，會不會是不知道咱們回這裡了？」

令狐冲沉吟一下道：「也有可能，但她們如果回到羅黑村，見到整村子被燒光，應該會想到咱們回雷公山了。」

藍鳳凰一聽，更是心亂如麻，深深嘆口氣道：「她們會到那裡去了呢？」

正在跟女兒竊竊私語的不戒和尚剛要開口，桃根仙已自告奮勇的道：「這回讓咱們去找，一定能找回來！」

桃幹仙道：「老大，你的意思是說，令狐老弟不如咱們嘍？」

桃根仙道：「現在還不一定，等咱們把人找回來，他就得承認不如咱們了。」

桃幹仙挑剔道：「爲什麼不一定，你剛才不是說『一定』能把人找回來嗎？」

桃根仙道：「我是說……」

桃枝仙眼皮一翻道：「那就去找啊！光說不練，待會兒人家自己回來了，就不能算是咱們找回來的！」

其他幾人一聽，連連點頭稱是，爭先恐後地要出洞去找人。

令狐冲忙阻止道：「不用去了，她們已經不在那個蛇神廟，你們上那裡去找？」

桃根仙道：「令狐老弟，你這話就沒學問了，正因爲她們不知在何處，才叫去『找』，如果知道她們在那裡，就叫做去『帶』她們回來了！」

其他幾人齊聲道：「這話有道理！」

令狐冲心知這幾個渾人無法理喻，乾脆不加理會。

等他們已走出洞口，才故意拉開嗓門大聲道：「大妹子，快把妳珍藏的那幾罈好酒抬出來，我要借酒澆愁，痛痛快快與大師共飲一醉！」

果然不出所料，桃谷六仙一聽，立即回身入洞，幾個人在洞口擠作一堆。

桃根仙一馬當先，衝到令狐冲面前，怪眼一瞪，氣呼呼道：「令狐老弟，你太不夠意思了吧？爲何把咱們支開了，才抬出酒來與這酒肉和尚共飲？」

桃幹仙趕來道：「哼！還是珍藏的，那必是好酒！」

其他幾人衝來，包圍住令狐冲，把他當作衆矢之的，交相指責。

桃枝仙質問道：「爲什麼厚彼薄此，對這酒肉和尚特別？」

桃葉仙道：「是啊！咱們那一點不如他？」

桃花仙忽道：「我明白了！」

其他幾人不約而同看他，齊聲道：「噢！你明白了？」

桃花仙道：「因爲和尚他有一個女兒，雖然是尼姑，但長得很標緻，所以令狐老弟對他特別巴結！」

其他幾人又不約而同地將眼光移向窘迫交加的儀琳，恍然大悟地齊聲道：「原來是這麼回事啊！」

不戒和尚一臉得意，哈哈大笑道：「令狐老弟，你聽聽，桃谷六仙多有眼光，連他們都稱讚我女兒標緻吶！」

儀琳嗔叫道：「爹爹！你……」

不戒和尚道：「反正這事很快大家就會知道，沒什麼好瞞的，各位，洒家要宣佈一個驚人的大消息……」

令狐沖心知這和尚要自作主張，當衆宣佈他與儀琳的喜訊，情急叫道：「大師，這事還是由在下來說吧！」

不戒和尚大笑道：「好！好！就讓你自己來說！哈哈……」

儀琳暗自驚喜，趁人不注意溜了開去。

所有的眼光，都集中在令狐沖臉上，不知他將宣佈什麼駭人聽聞的大事。

只見他遲疑一下，始正色道：「那天去找苗姑娘主僕，遇見敵人自關外請來的一位劍術高手，幾乎破了我的『獨孤九劍』！」

桃谷六仙齊齊失聲驚呼道：「哦？那天你怎麼沒說？」

不戒和尚却大出意料，憤聲道：「令狐老弟，這那算是什麼驚人的大消息，誰要聽你說這個！」

桃根仙急道：「我要聽！我要聽！令狐老弟，誰能破這天下無敵的『獨孤九劍』？」

桃幹仙道：「老大，你沒聽見嗎？是『幾乎』破了，那表示還沒有破！」

桃根仙迫不及待的問道：「不管破未破，令狐老弟，快說來讓咱們聽聽，究竟是怎麼一回事？」

不戒和尚生氣道：「你們去聽吧！洒家可沒興趣！」

一氣之下，他站起來就向洞外走去。

洞外，輪派擔任警戒的十幾名年輕尼姑，正各自互打招呼，紛紛拔劍出鞘，如臨大敵，似乎發現了動靜。

不戒和尚正憋了一肚子氣無處發洩，怒聲大喝道：「他奶奶的！讓洒家來瞧瞧，不怕死的就儘管來吧！」

一名年輕尼姑急向他搖手，示意他不要出聲。

不戒和尚拔身而起，單手一抱旗桿，居高臨下，可以看得更遠更廣。

但眼光一掃，並未發現絲毫動靜。

不戒和尚暗忖道：「這些小尼姑眞沒見過世面，一點風吹草動，居然就杯弓蛇影，緊張成這樣……」

念猶未了，突聞一名年輕尼姑仗劍喝道：「站住，妳是什麼人？」

不戒和尚暗自一怔，人已上了平崖，他竟毫無警覺，可見來人身手之高！

幾名年輕尼姑已一擁而上，各自亮劍，擋住了來人。

來的是個中年醜婦，年約五十開外，長相兇惡無比，一雙掃帚眉，配着一對怪眼，左大右小，鷹鉤鼻下一張血盆大口，還是大暴牙！

偏偏她那臃腫的身材，還穿上又寬又大的紅衣綠裙，足蹬一雙龍鳳繡花鞋，叫人看了實在不倫不類。

醜婦極是狂妄傲慢，根本不屑理會面前阻擋的幾名年輕尼姑，昂然大步走來。

一名叫儀芳的年輕尼姑道：「再不止步，休怪咱們不客氣了！」

醜婦冷哼一聲，仍然未加理會，繼續向前走來。

儀芳疾喝一聲：「上！」

挺劍便向醜婦刺去。

其他幾名年輕尼姑，同時掄劍一擁而上。

那知醜婦雙袖齊揚，也未見拂出多驚人的眞力，竟將她們震得跌了開去。

儀芳這一驚非同小可，顧不得爬起身，就驚問道：「妳……妳是什麼人？」

醜婦又是一聲冷哼，不屑道：「妳不配問！」

「颼！」地一聲，不戒和尚自三丈來高的旗桿上掠身而下，落在了醜婦面前。

就憑這一身輕功，已知這身如巨神的和尚，絕非泛泛之輩。

醜婦果然微微一怔，沉聲道：「好身法！」

不戒和尚聲如洪鐘道：「洒家配不配問妳這醜婆娘？」

醜婦勃然大怒，這「醜」字正犯了她的大忌，狂喝聲中，不由分說就迎面一掌劈來。

不戒和尚那甘示弱，自恃功力深厚，猛然出掌硬接。

只聽轟然一聲巨響，如同石破天驚，雙方均被震得倒退一大步，不由地同聲讚道：「好掌力！」

不戒和尚接着又問道：「現在洒家配不配問了？」

醜婦狂妄道：「不配！」

不戒和尚怒道：「怎樣才配？」

醜婦道：「打狗看主人的面子，我是看在藍鳳凰的份上，才對你們手下留情，如果你這禿驢能再接我三掌，那才夠資格問我是誰！」

不戒和尚怒哼一聲，道：「好，來吧！」

雙方正暗自運足眞力，蓄勢待發，洞內的衆人已被驚動，全部趕了出來。

令狐冲身如流矢，疾射而至，急問道：「大師，這位是什麼人？」

不戒和尚氣呼呼的道：「她要洒家接下三掌，才配問她是誰！」

令狐冲「哦？」了一聲，正向醜婦打量，忽聽藍鳳凰大聲急叫道：「令狐大哥，來的是我大師姐！」

原來兩個小苗女扶着藍鳳凰出洞，一見來人是那醜婦，就急忙告訴了他。

令狐冲一聽，立即雙手一拱道：「不知是大師姐駕到，失迎失迎！」

不料醜婦眼皮一翻道：「誰是你大師姐？無量門中，從不收男弟子！」

令狐沖不以忤，莞爾一笑道：「藍教主是我大妹子，既是她的大師姐，在下自當也以大師姐相稱，以免失禮啊！」

醜婦哈哈一笑道：「你這小子的嘴巴倒很甜，難怪……」

說了一半，她突然把話止住，逕自大步向藍鳳凰走去。

既知她的身分，不戒和尚只好讓路，不便攔阻了。

藍鳳凰聽得腳步聲近，忙趨前施禮道：「不知大師姐駕到，請恕小妹有失遠迎！」

醜婦道：「師妹，到洞裡去，我有話跟妳說！」

藍鳳凰對她十分恭敬，唯唯應命道：「是，大師姐請！」

紅玫瑰、黑蝴蝶、白牡丹和黃雀兒幾個看不見，紛紛執禮甚恭地招呼道：「大師姐……」

醜婦對同門師妹更是傲慢，只漫應一聲，便吩咐扶着藍鳳凰的兩名小苗女道：「妳們不必跟進去！」

兩名小苗女齊聲恭應，放開了藍鳳凰。

目送醜婦偕藍鳳凰走進崖洞，一場虛驚始告平息。

不戒和尚猶自不服，輕聲罵道：「他奶奶的！這醜娘們簡直目中無人，回頭洒家非跟她拚上三掌不可！」

令狐沖充耳未聞，暗自尋思道：「這位大師姐突如其來，又如此故作神秘，把藍鳳凰叫進洞內去，不知密商什麼大事？」

忽聽不戒和尚叫道：「琳兒！琳兒……」

令狐沖這才回過神來，眼光一掃，所有人都在平崖上，唯獨不見儀琳的人影。

不戒和尚過來，一把抓住他，喝問道：「看見琳兒沒有？」

令狐沖搖頭道：「沒有呀！是不是留在洞裡了？」

不戒和尚放開手，就要向崖洞裡衝去。

令狐沖忙勸阻道：「大師別進去，她們在裡面密商大事……」

不戒和尚怒道：「哼！天塌下來，也沒有比我女兒不見了的事更大！」

說完就大步走向崖洞。

令狐沖猶待攔阻，竟被不戒和尚一把抓住提了起來。

就在這時，便見藍鳳凰與醜婦，相偕從洞內走出。

令狐沖輕聲笑道：「大師，這樣不太好看吧？」

不戒和尚冷冷一哼，這才放下了他。

只見醜婦止步道：「師妹留步，安心養傷，我帶來的藥，每日早晚敷一次，想必可見效

。」

藍鳳凰道：「多謝師父師姐關心，師姐慢走。」

醜婦逕自大步走來，走到令狐冲面前，向他打量兩眼，問道：「你就是令狐冲？」

令狐冲應道：「正是在下。」

醜婦又向他端詳一陣，突發狂笑而去。

大家只覺人影一晃，她已直掠山下，眨眼之間便無影無踪。

桃根仙不由地讚道：「這醜婆娘的身法倒很俊！」

桃幹仙道：「再俊的身法，我也不敢娶她！」

令狐冲無暇聽他們胡扯，急忙趨前問道：「大妹子，妳那位大師姐來幹嘛？」

藍鳳凰道：「苗師妹是她救回去的，已回無量山養息，教我不用擔心。」

令狐冲如釋重負道：「那就好了，這又何必故作神秘，非要妳進洞裡去說，當着大家有什麼不好說的。」

藍鳳凰似有難言之隱，勉强笑了笑道：「大家進去喝酒吧！」

桃谷六仙一聽，爭先恐後就往洞裡衝。

不戒和尚叫道：「琳兒……」

衝進洞內一看，却不見儀琳。

不戒和尚情急大叫道：「我女兒不見啦！大家快找啊！」

令狐冲暗自一驚，這時才想到，方才一陣亂糟糟，未曾特別留意儀琳。

當大家湧入洞來，正待分頭尋找時，却見儀琳從通道內走了出來。

不戒和尚這才如釋重負，迎過去摟住儀琳笑道：「乖女兒，妳怎麼不聲不響，一個人躲在洞裡，可把爹爹嚇壞啦！」

儀琳低頭不語。

令狐冲不禁暗忖道：「藍鳳凰與那醜婦密商時，她既留在洞內，豈不是聽到了她們談什麼……」

這時，藍鳳凰正交代兩個小苗女，帶着幾個恆山女弟子去搬出酒食，無暇去想到這件事去。

一陣忙亂後，除了食齋的恆山女弟子們呆坐一旁，其他人都圍着石桌，或坐或站地邊吃邊喝。

他們一面聽着藍鳳凰娓娓道來，述說她那位大師姐的來歷。

原來醜婦姓巫名玉，外號「大小眼」，可能就是因她兩眼左大右小而來。

實際上，她就是獨臂鬼婆的親生獨女，是從母姓，所以她的生父究竟是誰，却無人知曉了。

巫玉的武功，已盡得獨臂鬼婆的眞傳，甚至高出其母，無奈其貌不揚，雖已年近五十歲，至今尚無人敢娶她。

由於心理不正常，且仗恃着一身驚世駭俗的武功，以致性情十分怪僻暴戾，喜怒無常，動輒卽出手殺人。

這點令狐冲絕對深信不疑，他曾親眼見到那蛇神廟附近的遍地屍體，足見這醜婦的心狠手辣，手下毫不留情。

大家正聽得津津有味，儀琳却趁人不注意，悄然走近不戒和尚身邊，輕扯父親袖袍兩下，逕自走向通道裡去。

不戒和尚心知女兒必是有話，要向他私下說知，便也悄然起身離座，跟着走進通道裡去。

只見儀琳心事重重地站在那裡發楞。

他走近女兒身旁問道：「琳兒，什麼事？」

儀琳幽幽地道：「爹爹，女兒想先回恆山去。」

不戒和尚詫異道：「爲什麼？」

儀琳道：「不爲什麼，只是女兒覺得沒有留在這裡的必要……」

不戒和尚笑問道：「可是爲了令狐冲？」

儀琳矢口否認道：「不！不是！爹爹，請你以後不要再提這件事！」

不戒和尚沉思一下，忽道：「琳兒，藍教主與那醜婆娘，剛才在洞裡談話，不知妳留在洞裡，是不是妳聽到她們說了些什麼？」

儀琳掩飾道：「沒有……女兒在打盹睡着了，直到聽見大家在找我才驚醒。」

不戒和尚又勸了一陣，見女兒去意甚堅，只好無奈地道：「妳一定要先回恆山，爹也沒辦法，那妳自己去跟令狐冲說吧！」

儀琳急道：「不！女兒不想讓他知道。」

不戒和尚道：「那怎麼成，總不能不告而別呀！」

儀琳不禁爲難道：「這……」

忽聽令狐冲在通道口問道：「大師，儀琳師妹，你們在裡面嗎？」

儀琳未及阻止，不戒和尚已應道：「在，你進來吧！」

令狐冲走進來一看，見父女倆神色有異，不禁詫然問道：「你們怎麼啦？」

不戒和尚道：「琳兒有話對你說！」

說完，他就逕自向外走去。

儀琳情急叫道：「爹爹！你……」

不戒和尚充耳不聞，已走出了通道。

令狐沖追問道：「儀琳師妹，妳有什麼話要對我說？」

儀琳面對令狐沖，欲先回恆山的話却說不出口了。

心暗忖道：「我若說出突然要回恆山，他必然認爲是因未答應爹爹娶我，使我憤而離去，那豈不……」

令狐沖見她欲言又止，更覺詫異道：「儀琳師妹，究竟是什麼事這樣嚴重，看妳好像很難以啟齒？」

儀琳臉上一紅，情急道：「令狐大哥，你別聽爹爹的，其實什麼事也沒有……」

話尚未說完，她已急遽地向通道外奔去。

令狐沖怔了怔，暗忖道：「是了，必然又是舊事重提，要我娶儀琳做偏房，這話教她自己怎好意思說得出口？」

既然儀琳不便親口提出，他自是以裝糊塗爲妙了。

幸好，儀琳爲了顧全大局，終於打消去意。

不戒和尚也未再提及這件事，使令狐沖鬆了口氣。

又過了兩天，敵人居然毫無動靜。

若照令狐沖的估計，五仙教旗重又飄揚在山頂，不僅是向敵人示威，同時也擺明挑戰的姿態。

敵人雖連受重創，損兵折將，勢必會重整旗鼓，大舉來犯，絕不可能就此罷手。

但他判斷錯誤，直到第七日，敵人仍然毫無進犯跡象，實大出他意料之外。

第八日凌晨，山下終於有了動靜。

守望的恆山女弟子，發現一大群人直奔山峰而來，立即飛奔入洞報警。

這七八日來，令狐沖、不戒和尚及桃谷六仙，八個大男人都睡在洞廳裡，一則是避免跟女的混雜在一起，一則是若有情況，出洞應變較爲方便。

他們一聽有了情況，立即跳起身來，急向洞外衝去。

來的多達四、五十人，一奔近山峰，就見帶路的人一馬當先，疾奔而至。

守望的恆山女弟子一眼就認出，此人可不正是儀琳的徒弟田伯光！

他剛奔上平崖，令狐沖也已趕到。

令狐沖不禁喜出望外道：「是你啊！」

田伯光收住奔勢，向身後一指道：「向大哥親自帶了大批人馬趕來啦！」

令狐沖更覺振奮道：「好極了，這下可熱鬧啦！」

田伯光正要說什麼，一見不戒和尚奔來，忙上前恭然施禮道：「拜見太師父！」

不料不戒和尚却失望道：「他奶奶的，洒家還以爲敵人來犯，可以好好拚一場吶！」

田伯光笑道：「太師父要想『拚』，徒孫絕對捨命相陪，進去找酒吧！」

不戒和尚這才哈哈大笑道：「好！好！上回咱們醉了三天三夜，酒家還未醒，你這龜孫子就溜了，這回……」

正說之間，向問天已領着好幾十人，浩浩蕩蕩的上了平崖。

令狐冲忙迎上前，擁抱住向問天道：「向大哥，想不到你會親自趕來，失迎失迎！」

田伯光趕過來道：「怎會想不到，五仙教出了這麼大的事，連你令狐兄都趕來了，向大哥能不來嗎？」

說時向令狐冲擠了擠眼睛。

令狐冲會意地笑道：「說的也是，向大哥如果不來，那就不夠意思了！哈哈……」

桃谷六仙也趕到了，一見向問天，就故意上前恭然施禮，齊聲高呼道：「聖教主千秋萬載，一統江湖！」

向問天慌忙回禮，哈哈大笑道：「桃谷六仙這不是罵向某嗎？東方不敗的那一套早已廢除，黑木崖沒人再搞這套把戲啦！」

桃谷六仙互望一眼，忍不住敞聲大笑起來。

平崖上，頓時響起一片笑聲。

藍鳳凰等人已聞報趕出洞外來，只聽平崖上笑聲雷動，不知是怎麼回事，忙向身邊的小苗女問道：「瑩兒，來了些什麼人？」

瑩兒未見過田伯光和向問天，茫然道：「不知道，來了好幾十人，好像跟令狐大俠他們很熟。」

藍鳳凰剛「哦？」了一聲，便聽走在前面的儀琳回過身道：「是我徒弟田伯光，把向教主請來了，還帶着好幾十人吶！」

這時田伯光已奔來，先向儀琳施禮道：「弟子拜見師父！」

然後轉向藍鳳凰道：「藍教主，在下不辱使命，不但請來了令狐兄，還請來了向大哥啊！」

藍鳳凰道：「唉！我只要你把這消息帶給令狐大哥，怎敢驚動向教主……」

不料向問天走來接口道：「藍教主這麼說，豈不對向某見外啦！」

藍鳳凰忙施禮道：「不知向教主大駕光臨，有失遠迎！」

要知過去朝陽教聲勢之大，駕凌在武林各大門派之上，江湖之中幾乎無人不對它十分敬畏。

如今東方不敗雖死，任我行重掌朝陽教後不久亦告死亡，再由盈盈接掌後又讓位給向問天，藍鳳凰仍不忘過去的禮數。

向問天回禮笑道：「只有行客拜坐客，理當向某拜見藍教主才是。咱們先去了八寨，才……」

桃根仙不耐煩道：「得啦！得啦！幹嘛拜來拜去的，又不是拜天地！」

桃幹仙接道：「雖然不是拜天地，咱們都進『洞房』去吧！」

他們兩個是說者無心，但聽者却有意，使得向問天和藍鳳凰聽了大爲尷尬。

幸而令狐冲笑道：「桃二哥愈來愈有學問了，這山洞果然是名符其實的『洞房』，大家一齊進去吧！」

哄笑聲中，衆男女進了洞內。

好在洞廳寬敞，足可容納數百人，並不感到擁擠。

向問天一坐定，便關切地詢問近日來的情況。

當他聽說敵人連日毫無動靜，不禁皺眉沉思起來。

令狐冲深知向問天心機過人，凡事思慮較一般人周密，這時最好不要去打擾他，以免擾亂他的思緒。

偏偏桃根仙問道：「向兄，你又不是和尚，怎麼入定啦？」

向問天充耳未聞，似乎正陷入苦思。

桃幹仙道：「他大概在生悶氣，怪藍教主不拿出酒來招待！」

桃枝仙道：「令狐老弟說的不錯，二哥愈來愈有學問了，一定是這麼回事！」

令狐冲笑道：「大概是你們自己犯了酒癮吧？」

桃枝仙道：「不是犯了酒癮，只是大清早不喝兩口，好像全身都不對勁，一點精神都提不起。」

其他幾人齊聲道：「對！咱們也有這種感覺！」

藍鳳凰笑了笑，便轉身吩咐瑩兒道：「妳們去地窖裡，先抬幾罈酒來。」

桃谷六仙大樂，齊聲道：「咱們去幫忙抬！」

瑩兒抿嘴一笑，領着桃谷六仙去地窖抬酒了。

等他們剛走，忽聽向問天失聲叫道：「糟了！」

衆人齊齊一驚。

令狐冲急問道：「向大哥，你想到了什麼？」

向問天斬釘截鐵道：「聲東擊西！」

令狐冲驚道：「你是說，敵人把咱們陷在這裡，却已轉移陣地，攻擊下一個目標了？」

向問天微微點頭，神色凝重道：「萬一不幸被我料中，很可能就是西湖梅莊！」

令狐冲一聽大驚，霍地跳起身道：「會嗎？」

向問天道：「田老弟護送藍教主她們去八寨養傷後，即趕往杭州，途中曾遇不戒大師，提及要去把五仙教出事的消息告知令狐老弟。

田老弟的行動，必有敵人暗中監視，而且算定你老弟得到消息，一定會趕來苗嶺，豈不

正是向梅莊下手的大好機會。」

令狐冲道：「難道敵人消滅五仙教，只是誘在下離開西湖，目的是要向梅莊下手，這不太可能吧？」

向問天憂形於色道：「但願向某判斷錯誤，但極有可能，不能不防，尤其聽田老弟說，聖姑已有身孕……」

藍鳳凰一聽，大爲感動，急道：「令狐大哥，聖姑既已有孕在身，大哥理當在家照料，怎可爲了五仙教……」

令狐冲道：「五仙教出了如此大事，我怎能不來一趟，而且是盈盈極力主張要我火速趕來的。」

藍鳳凰說出一聲：「萬一……」便已情不自禁地焦急起來。

令狐冲反而勸慰她道：「大妹子，事情也許不致如想像的那麼糟，萬一敵人眞是衝着我令狐冲而來，現在只怕早已下手，即使趕回去也來不及了。」

向問天關切地問道：「梅莊有多少人手？」

令狐冲道：「我與盈盈婚後，認爲五嶽紛爭已息，那些包藏禍心的人也都死於非命，不須留下太多人，大部份的人已遣散，全莊只有男女僕婢約二十人，如果敵人決心向梅莊下手，勢必大舉來犯，自是難以抵禦的了。」

向問天長嘆一聲，又重複道：「但願我判斷錯誤，願聖姑吉人天相。」

田伯光忽道：「向大哥，我與太師父在途中相遇時，酒後也曾提及將去黑木崖……」

向問天道：「黑木崖人手衆多，不致有問題。」

田伯光憂急道：「令狐老弟，這一着實在意想不到，既是向大哥的判斷有此可能，咱們不如立即趕回西湖吧！」

令狐冲雖是表面鎭定，其實內心憂急如焚，深爲盈盈的安危擔心。

但他心裡明白，萬一敵人決心向梅莊下手，這時趕回去也爲時已晚，沉吟之下，未置可否道：「這……」

就在這時，突然洞外人聲譁然。

令狐冲一驚而起，直向洞外衝去。

向問天那敢怠慢，也率衆趕了出去。

只見一個滿身是血的中年乞丐，由兩名年輕尼姑架扶着，急步朝洞口奔來，後面尚跟了幾名恒山女弟子。

令狐冲一個箭步迎上前，驚道：「這位是……」

中年乞丐受傷極重，又是一路疾奔上山，顯得上氣不接下氣，連呼帶喘道：「在……在下是丐幫巴東……分舵派來送信的……要，要見令狐大俠……」

令狐冲忙道：「不敢，在下正是令狐冲。」

中年乞丐强自振作一下，道：「令……令狐大俠，日前接獲洛陽分舵飛鴿傳書……梅…梅莊出了大事……」

令狐冲大驚，急問道：「洛陽傳來的消息怎麼說？」

中年乞丐已然不支，只說出：「令……令狐大俠快……」便告噴出一大口鮮血，頓時氣絕而亡。

令狐冲這一驚非同小可，急向趕到身邊的向問天道：「果然被向大哥料中了！」

向問天一向冷靜沉着，臨危不亂，先吩咐幾名手下，去處理報信的乞丐屍體，始道：「咱們進去商議。」

衆人一回洞內，田伯光就自告奮勇道：「現在尚不知梅莊出了什麼大事，不如由在下去巴東問明……」

不戒和尚走上來就一巴掌，摑得他跌了開去，怒斥道：「他奶奶的！還有時間去巴東？梅莊既是出了事，無論事情大小，就得立刻趕回西湖！」

向問天道：「大師這話對極，令狐老弟，不必猶豫了，說走就走吧！」

令狐冲擔心道：「可是這裡的事……」

向問天老成持重道：「這裡有咱們這麼多人在，令狐老弟不用擔心，田老弟足程快，可與令狐老弟先行，儘快的趕回梅莊去，咱們留下且等兩天看看，如果沒有別的情況，隨後就趕來會合。」

令狐冲沉吟一下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在下就與田兄先行，這裡就偏勞各位了。」

不料不戒和尚怒哼一聲，不服道：「怎麼？洒家的脚程，竟然比不上我的徒孫？」

說時不屑地回頭瞪了田伯光一眼，嚇得原想說話的田伯光，頓時噤若寒蟬，退開一旁不敢吭氣。

令狐冲就怕有這和尚同行，路上想必又要舊事重提，跟他糾纏不清，萬一和尚再要把女兒儀琳帶着，那就麻煩更大了。

但他又不便堅拒，只好委婉道：「恒山派的女弟子們，是大師帶她們來的，大師怎能撇下她們不管？若是帶着她們同行，途中又極易引人注意……」

向問天也勸阻道：「大師，令狐老弟的顧慮甚是……」

不戒和尚斷然道：「不！她們可以隨向教主同行，洒家與琳兒，非跟令狐老弟一起走不可！」

那知儀琳反而上前道：「唉！爹爹，令狐大哥此刻心急如焚，不要耽誤時間了，快讓他們趕路吧！」

不戒和尚正要不依，桃谷六仙已各抱一大罈酒奔來。

桃根仙樂不可支地叫道：「酒來啦！酒來啦！」

令狐沖趁機道：「大師不妨跟他們較量較量，究竟誰的酒量好啊！」

田伯光也用激將法道：「不行，他們六個人，太師父的酒量怎能拚得過他們？」

不戒和尚果然不服道：「笑話！姓桃的，咱們來拚吧！」

桃根仙把酒罈往石桌上一放，哈哈大笑道：「兄弟們，聽見沒有？這酒肉和尚要跟咱們拚酒吶！」

桃幹仙道：「好哇！看誰先躺下。」

其他幾人齊聲道：「拚！」

令狐沖立即走向藍鳳凰，輕聲道：「大妹子，趁這幾個渾人鬧酒，咱們先走了，免得跟他們扯個沒完沒了。」

藍鳳凰道：「現在向教主他們趕來了，這裡儘可放心，我想再等一日，看看敵人有沒有動靜，最遲明日一早就動程，會儘快趕來西湖的。」

令狐沖又轉向向問天道：「這裡一切仰仗向大哥了。」

向問天道：「令狐老弟放心，交給我好了，快趕路吧！」

令狐沖點點頭，又向藍鳳凰道：「大妹子保重，我走了……」

藍鳳凰道：「我送兩位大哥一程。」

令狐沖婉拒道：「不用了，大妹子眼睛不方便，不必多禮。」

儀琳忽上前道：「我代藍教主送好了。」

趁着不戒和尚與桃谷六仙在拚酒，他們悄然出了洞外。

走至平崖，田伯光忽道：「我先到山下等令狐兄。」

未等令狐沖開口，他已疾掠而去。

這廝倒很善解人意，心知儀琳主動相送，必有什麼知心話要對令狐沖說，有他在場多少有些不便。

其實令狐沖也已看出，便問道：「儀琳師妹，可有什麼話要交代我的？」

儀琳嘴唇牽動兩下，却欲言又止，默默地搖了搖頭。

令狐沖雖歸心似箭，懸念家中嬌妻的安危，仍不失平日的洒脫，哂然一笑道：「儀琳師妹，請代爲轉告令尊，他老人家囑咐的事，我這次回去就跟盈盈商議……」

不等他說完，儀琳已窘迫萬狀，羞得掉頭飛奔而去。

令狐沖急叫道：「儀琳師妹……」

眼見她已奔回山洞，他只好聳聳肩，向守在平崖上的年輕尼姑們揮了揮手，轉身朝山下奔去。

田伯光已候在山下，見令狐沖奔近，迎上前笑道：「這麼快就解決啦？」

令狐冲怔了怔道：「田兄指的是什麼？」

田伯光道：「眞人面前何必說假話？這事在下又不是不知道，只要聖姑一點頭，令狐兄就左擁右抱，大享齊人之福了啊！」

令狐冲笑罵道：「田兄已經是出家人，心還這麼花，眞是所謂的江山易改，本性難移！」

田伯光尷尬地笑了笑，道：「咱們走吧！對了，令狐兄可曾騎馬來？」

令狐冲道：「我的坐騎留在羅黑村外樹林內，不去管牠了，走吧！」

兩人立即施展輕功，奔向山外。

一路並未發現敵蹤，出了雷公山，便朝劍河方向直奔而去。

十　追蹤

劍河已在苗嶺之外，屬於黔東的一個小縣城。

這裡已是漢人地區，但由於鄰近苗嶺，仍有不少苗人活動。

苗人是以物易物，通常以山中獵獲的獸類皮毛及蔘藥，持往城中換取所需日常用品。

令狐冲偕田伯光入得城來，眼見正值飯口時分，便找了家飯館打尖。

兩人選了個座頭坐下，却不見伙計過來招呼點菜。

田伯光眼光一掃，發現店裡的兩個伙計，正聚精會神，站在一旁聽靠近櫃枱那桌，四五個人在竊竊私議，聽得出了神，以致忘了招呼客人。

連那掌櫃的，也把半個身子伸出櫃枱，不知聽那些人在說什麼，聽得津津有味。

他用力一拍桌子，大聲叫道：「伙計！」

伙計這才發現又來了兩位客人，忙不迭過來招呼道：「抱歉，抱歉，沒見兩位客官進來……」

田伯光好奇地問道：「你們在聽什麼，聽得這樣起勁？」

伙計道：「聽他們說，雷公山的五仙教被人挑了，八寨的羅黑村也死了好幾百人……」

令狐冲與田伯光互不一眼，心照不宣。

伙計接下去道：「他們都說是苗王幹的啊！」

令狐冲暗自一怔，詫異道：「苗王？」

伙計笑問道：「兩位客官沒聽過苗王？」

令狐冲與田伯光，不約而同地搖了搖頭。

伙計道：「連據山爲王的山賊，都有個强盜頭兒，這麼廣大的苗疆，怎會沒有苗王……抱歉，只顧着說話，還沒問兩位客官要吃些什麼？」

令狐冲道：「你看着辦好了，配幾樣下酒的菜先來。」

伙計打量田伯光一眼，問道：「這位師父可要用齋？」

田伯光笑道：「洒家不忌葷，大魚大肉儘管來。」

伙計對江湖上的各式各樣人物，似已司空見慣，不足爲奇，恭應一聲退去。

田伯光卽輕聲道：「令狐兄，藍教主怎麼未曾提起這位苗王？」

令狐冲沉吟一下道：「田兄，咱們過去聽聽。」

田伯光把頭一點，兩人便起身離座，走了過去。

這桌的四五人，均是生意人打扮，不似江湖人物，他們一見有人過來聽，非但毫不避諱，反而高談闊論起來。

其中一個矮胖中年道：「黃兄說的不錯，多少年來，苗王在苗疆一直是唯我獨尊，自從五仙教興起，他的威望就大不如前，偏偏五仙教又不好惹，所以這口氣憋了很久，這回定是請了大批高手相助，才能一舉殲滅了五仙教啊！」

另一人道：「聽說五仙教的藍教主沒死，近日來有不少人進入苗嶺，昨晚還有一大批人經過此地，好像也是去苗嶺的，這一來不是又要大幹一場啦！」

矮胖中年點點頭道：「嗯，藍教主也不是省油的燈，這下可熱鬧了。」

令狐冲暗忖道：「聽他們的議論，似非空穴來風，向問天的判斷，只是臆測敵人有聲東擊西的可能，如今梅莊雖出了事，却不一定與此地的事有關，也許風馬牛不相干，倒是苗王這條線索，似乎言之有物，不可不去查明。」

他向田伯光一施眼色，便上前雙手一抱拳，道：「各位兄台，打擾一下。」

矮胖中年欠身拱手答禮道：「那裡，那裡，這位朋友有何見教？」

令狐冲表情逼眞道：「咱們是貴州布政使司派來的，奉命調查日前羅黑村數百居民遭殘殺的事件，方才聽各位兄台在談論此事，想冒昧請教……」

矮胖中年信以爲眞，不等他說完，已慌忙站起身道：「不敢不敢，官爺有話請儘管問。」

令狐冲以前曾假冒過軍官，此刻雖未穿官服，仍可裝出一副官架子，大剌剌地道：「你們方才所說，可能是苗王所爲，不知這消息是從何處聽來？」

矮胖中年道：「不瞞這位官爺，咱們只是閒聊而已，但苗王視五仙教爲眼中釘，整個苗疆幾乎無人不知，尤其，五仙教的勢力極大，又會使毒、使瘴、使蠱，除了苗王之外，無人敢惹他們，所以……」

另一人接道：「卽使是苗王，如果不是請得大批的高手相助，也絕不會去挑五仙教。」

令狐沖裝模作樣地沉吟一下，忽道：「苗王在何處？」

矮胖中年心想：「你們既是官府派來的，整個苗疆屬貴州布政使司所轄，竟不知苗王在何處，豈不糊塗？」

但他不敢頂撞，陪着笑臉道：「好像是在雲霧山一帶的山裡，確實的地點就不太清楚了。」

令狐沖不再多問，拱手道：「多謝，打擾各位了。」

矮胖中年連說：「不敢，不敢……」

其他幾人均起身恭恭敬敬答禮，等他們走開，才坐下交頭接耳，又竊竊私議起來。

令狐沖偕田伯光歸座，便輕聲道：「田兄，我看咱們得分道揚鑣了，田兄不必隨我回杭州，趕快回雷公山，把這消息告知向大哥他們。」

田伯光點了點頭道：「在下也正有此意，若是確爲苗王所爲，相信咱們有這麼多人手，已足可對付得了，令狐兄不必擔心，儘快趕回梅莊要緊。」

令狐沖心懸盈盈安危，不自覺地皺起了眉頭，露出憂急之情。

田伯光勸慰道：「令狐兄，吉人自有天相，不必爲聖姑兢憂，來！咱們哥倆好久沒有在一起痛飲了，今日難得有此機會，讓在下再重睹一番令狐兄昔日的豪氣吧！」

令狐沖這三年來，尤其跟盈盈成婚後，確實大爲收斂，不復過去的放蕩不羈，玩世不恭。

此刻雖憂心如焚，聽田伯光這麼一說，不禁豪邁地大笑道：「好！就與田兄痛飲一醉何妨！」

田伯光道：「在下倒不想把令狐兄灌醉，只是不忍見你愁在心頭，一則算是借酒爲兄解愁，一則以壯行色罷了。」

令狐沖道：「管他爲什麼，喝酒就是。」

隨即大聲招呼道：「伙計，快拿酒來啊！」

伙計應聲而至，送上一壺酒。

田伯光罵道：「他奶奶的！這一壺不夠洒家肚子裡的酒蟲喝，快把整罈的抬來！」

令狐沖交代道：「酒杯換大碗！」

伙計連聲恭應而退。

令狐沖和田伯光不禁相對大笑。

不消片刻，伙計抱了酒罈來置於桌旁，當即啟封開罈。

田伯光一把推開他道：「咱們自己來，快去上菜！」

伙計又恭應而去。

另一伙計剛換上大碗，不等菜上桌，田伯光就用碗伸進罈口，淘了一大碗給令狐沖，自

己再淘起一碗笑道：「來！咱們誰也不敬誰，喝酒！」

令狐沖應聲：「好！」，端起碗就喝。

兩人都是「咕嚕嚕」一口飲盡碗中酒，各自伸手向酒罈裡再淘。

菜尚未端上桌，他們已一口氣連乾了三大碗。

這等喝法，直看得掌櫃的和伙計發呆，其他食客也無不爲之咋舌。

尤其是令狐沖，已很久沒有如此開懷痛飲，突然之間，彷彿時光倒轉，又回到了幾年前，那種無牽無掛，放蕩不羈的光景。

那時，他雖身爲華山派的大弟子，背着師父師娘，還有他那心愛的小師妹岳靈珊，却是吃喝嫖賭全來，捱罵受罰也毫不在乎，照樣我行我素。

可惜他這種「好景」不常，自從「辟邪劍譜」掀起軒然大波，天下武林變色，「君子劍」岳不群逐漸顯露出狐狸尾巴，一切都改變了……

往事猶如昨日，歷歷在目，令狐沖不禁長嘆一聲，又連飲三大碗。

田伯光見狀笑道：「令狐兄想醉？在下奉陪！」

說完，他也連飲三大碗。

他們雖然一個曾是惡名昭彰的採花大盜，一個是華山派的掌門弟子，正邪殊途，但性情却極相似，都是放蕩不羈，拿得起放得下，豪氣萬丈的男子漢。

正如同當年劉正風與曲洋，不惜以命相交，只爲志趣相投。

酒逢知己千杯少，兩人開懷暢飲，直喝到整罈酒見了底，各自有了七分醉意，似仍意猶未盡。

田伯光突然推碗而起道：「令狐兄，咱們到此爲止，酒盡意未盡，來日方長，以後要醉有的是機會！」

令狐沖道：「好！」

隨即起身離座，走去櫃枱，搶着把帳結了。

兩人在衆目注視之下，相偕步出飯館，抱拳互道一聲珍重，立即分道揚鑣而去。

□□　□□　□□

一月後。

開封東門大街的「留香院」裡，一位形容憔悴，髮亂鬚長的尋芳客，正左擁右抱，開懷暢飲，已有幾分醉意。

人不可貌相，雖然他外表看似落魄狼狽，那身衣衫至少穿了一月以上未曾換洗，已是酒氣沖天。

但他却身懷鉅金，頭一天來就交了張百兩的銀票，留下一起結帳。

這已是第三天了。

「留香院」對這位其貌不揚的客人，倒是十分歡迎，因爲他酒量雖大，却是每飲必醉，醉了就呼呼大睡。

好似他來妓院，並非嫖妓，只是爲了買醉。

誰又能想得到、認得出，他竟然是聞名天下武林的大英雄、大豪傑令狐冲。

這一個月來，對他的打擊和刺激實在太大。

首先，他急急趕回西湖梅莊，竟然不見一個人影。

莊裡出了什麼事？盈盈和所有的人上那裡去了？

令狐冲這一驚非同小可，想到既是丐幫巴東分舵，派人趕往雷公山送信告急，杭州分舵可能也會有消息。

丐幫是天下第一大幫，人多勢衆，幫衆遍佈天下，各地均設有分舵。

令狐冲登門求見分舵主齊良，始知杭州分舵曾接獲幫主解風密令，派人前往梅莊處理那二十幾具男女屍體。

他這才知道，全莊已悉遭毒手，只是並未發現盈盈屍體在內。

至於出事詳情，齊良却不清楚。

齊良道：「敝幫主的密令中，只交代在下處理梅莊的善後，並囑此事不可對外張揚，其他隻字未提，究竟出了什麼事，恐怕只有幫主才知道了。」

令狐冲急問道：「貴幫主今在何處？」

齊良回答道：「密令是幫主匆匆離開西湖時，交由敝幫弟子送來，曾口頭交代，若有急事可向洛陽分舵連絡。」

令狐冲辭別齊良，立即馬不停蹄直奔洛陽。

見了丐幫洛陽分舵主張雲鵬，他跟齊良一樣，只知幫主親自發出兩道密令，分別給巴東與開封分舵，即匆匆前往嵩山少林，其他一概不知。

究竟出了什麼大事，解風竟如此神秘，連丐幫的分舵主都密而不宣？

解風既是親赴嵩山少林，不消說，必是去見少林掌門方證大師了。

令狐冲不得要領，只好又馬不停蹄，再趕往嵩山。

到了少林寺，獲悉解風來過，已偕同掌門人方證，及方生大師連袂離山多日，可能是前往開封。

兩位少林高僧親自出馬，足見事態嚴重。

令狐冲趕到開封，見到在分舵養傷的尚志，終於驚悉一切，想不到林平之竟然活在人世！

解風偕兩位少林高僧趕來，得知尚志鎩羽而歸，即命分舵主巴英，召集了數百名丐幫弟

子，隨同他們趕往「殺人名醫」平一指的住處。

可惜去遲一步，勞師動衆却撲了個空，倆口子和那對求醫的年輕男女已不知去向。

解風與兩位少林高僧不知何往，巴英則親自率領衆弟子，仍在各處搜尋那四人。

令狐冲聽了簡直不敢相信，三年多前，那日在五覇崗上竹棚內，曾親眼見到平一指自絕而亡。

盈盈尚說明，已用藥物將屍體化了，此人怎會仍活着？

他大惑不解地問道：「尚長老，你們見到的，確實是那『殺人名醫』平一指？」

尚志斬釘截鐵道：「絕對是他，在下曾與他們倆口子交手，那會錯得了，尤其平一指的形貌特殊，在下雖從未拜識，却早已風聞其人了。」

令狐冲暗自忖道：「這眞是怪事，林平之、平一指都已死了，且都是我親眼目睹，怎麼他們兩人仍活在人世？」

爲了解開這個謎，他當即告辭而去，親自趕往平一指的住處。

那幾間瓦屋似已多日無人住過，雖未見蛛網遍結，却已到處積上一層灰塵。

丐幫耳目衆多，尚且未能搜尋出那四人，他又能上那裡去找？

無可奈何，他只有回丐幫開封分舵，向尚志打聲招呼，決心留在城內等候消息。

由於心情憂急，唯有借酒澆愁。

一連等了三天，非但丐幫毫無消息，連解風和兩位少林高僧亦未回開封，不知他們三人的去向。

因而，令狐冲在「留香院」裡，一連醉了兩天，今天已是第三夜了。

儘管依在懷裡的兩名窯姐兒，使出渾身解數，賣弄風情、打情罵俏，極盡挑逗之能事，令狐冲却是無動於衷，除了猛喝酒，便是胡思亂想。

那花名牡丹的窯姐兒，忍不住問道：「這位爺，你爲什麼非喝醉不可？」

令狐冲帶着幾分醉意笑道：「喝酒不醉，那又何必喝它？喝白水才不會醉，哈哈……」

牡丹嫣然一笑，風情萬種地道：「可是，爺，您來的是什麼地方？」

令狐冲道：「妳以爲我眞醉了，連這裡什麼地方都不知道？」

牡丹笑問道：「那您說這是什麼地方？」

令狐冲不加思索道：「留香院，我沒說錯吧？」

另一個花名海棠的問道：「留香院是幹什麼的？」

令狐冲道：「喝酒的！」

海棠又問道：「喝完酒呢？」

令狐冲道：「睡大覺！」

海棠抿嘴一笑，把臉蛋兒湊近他道：「難道您一點都不想？」

令狐沖明知故問道：「想什麼？」

海棠用力在他大腿上捏了一把，嗔道：「來這種地方，你說想什麼嘛！」

令狐沖聳聳肩道：「我只想喝酒！」

牡丹忽道：「海棠姐姐，我看他跟那個『怪人』一樣，是根本不行……」

令狐沖詫異道：「什麼『怪人』？」

牡丹剛要開口，海棠急施眼色制止，使她欲言又止。

令狐沖更覺好奇道：「怎麼不說了？」

牡丹遲疑了一下，始道：「人家給了咱們五十兩銀子，交代我們不許向任何人說的……」

令狐沖「哦？」了一聲，笑問道：「那妳方才又爲什麼提到那『怪人』？」

牡丹道：「我是看您連來三天，只是猛喝酒，喝醉了就睡，好像對咱們姐妹毫無興趣，所以才想起那個『怪人』，一時不留神說溜了嘴……」

令狐沖突然推起懷裡的牡丹，從身上掏出兩張百兩的銀票，塞在她們手上各人一張，道：「夠嗎？」

牡丹茫然問道：「這是幹嘛？」

令狐沖笑道：「五十兩可以堵住妳們的嘴，我要用百兩讓妳們把嘴張開。」

牡丹恍然大悟道：「您喜歡聽那『怪人』的事？」

令狐沖道：「就算助助酒興吧！否則妳們也無聊。」

牡丹與海棠交換一下眼色，各自將銀票揣進懷裡，始笑道：「其實也沒什麼啦！前些日子，突然來了個小白臉，說是府裡有個飯局，要兩個姑娘『出條子』去陪客。咱們這裡的規矩，住夜是十兩銀子，外出得另加五兩車馬費，那位公子出手很大方，馬上就付了大娘五十兩。」

她換了口氣，繼續述說下去：「當時大娘就讓我和海棠姐跟她去，門口已備好馬車，那車把式又高又瘦，簡直像根竹竿，咱們跟那公子坐在車裡，也不知是去那家府宅，好像走的很快，像飛的一樣。

我突然想到，莫不是用五十兩銀子把咱們騙出來，被綁架了，心裡一害怕，就問那公子要去那裡。

誰知他理都不理，我一急就大叫：『快停車，讓咱們下去！』，不料那公子一伸手，咱們就昏了過去。」

海棠接下去道：「等咱們醒來時，發現躺在一張大床上，全身已被扒得精光，床上還有個沒穿衣服的年輕男人，但不是去接咱們的那位公子，當時咱們嚇呆了，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。

忽然聽見另一個男人說：『妳們不用怕，只要能讓小伙子對妳們動心，我老人家必有重賞！』。

咱們向帳外看去，門旁的椅子上，坐了個『怪人』，又矮又胖，那裡像個人，簡直像個肉球！」

令狐冲心神猛然一震，急問道：「是不是鼻子下留有兩撇鼠鬚？」

海棠道：「當時屋裡燈不太亮，又隔着帳子，他坐那麼遠那看得清楚，不過，他一直在摸嘴唇，大概留了鬍鬚吧！」

令狐冲道：「床上的那個年輕人，是不是瞎子？」

海棠搖頭道：「不是啊！」

令狐冲暗自尋思道：「照她們說的『怪人』體型，豈不正是自己親眼所見已死的『殺人名醫』平一指，那床上的男人猜想是林平之，既非瞎子，可不知道是誰了。」

他强自使自己冷靜，不動聲色道：「後來呢？」

海棠道：「咱們反正是賣身的姑娘，又聽說有重賞，當然願意一試，却聽那年輕男人嘆口氣道：『不用試，沒有用的……』。

那『怪人』很生氣，罵了起來道：『他奶奶的！我費了那麼大的心血，你總得爲我盡力而爲吧！』。

年輕男人好像拗不過他，才很勉强地說：『好吧！我盡力而爲就是了。』那『怪人』這才高興，站起來笑道：『姑娘們，我在這裡坐着，妳們會不好意思，現在我出去，妳們可得加把勁兒，別忘了，只要能使他對妳們動心，我必有重賞。』爺，您可曾聽過有這種怪人怪事？」

令狐冲强自一笑，搖搖頭道：「確實從未聽過。」

海棠也笑了笑，接道：「咱們爲了重賞，可是很賣勁，可惜咱們使出了渾身解數，累得滿身大汗，那年輕男子却無動於衷，只是不斷地唉聲嘆氣，好像他是柳下惠轉世。」

令狐冲又追問道：「後來呢？」

海棠「噗哧」一笑，道：「咱們可是假鳳虛凰，顛倒鸞鳳的『盡力而爲』，也裝成了欲仙欲死，嬌噓不勝的，可是假戲不能眞做，只好放棄了重賞啦！」

牡丹接道：「總算不錯哪！那個『怪人』雖然很生氣，也很失望，却給了咱們五十兩銀子，關照我們不許把這事對任何人說，過些天可能還會來找咱們，然後叫咱們穿上衣服，一伸手，咱們又昏過去了，醒來時已被送回這裡的大門口了。」

令狐冲聽畢，幾乎已能確定，那怪人和年輕男子，定然就是平一指和林平之。

聽了她們的述說，平一指果然不愧是天下第一名醫，不但已使林平之雙目復明，更試圖「妙手回春」，使他「重振」男子漢的「雄風」。

但他解不開心中幾個疑點：江湖傳言紛紛，豈不令人撲朔迷離？

首先，是平一指自絕而亡時，他曾親眼目擊，事後他欲回竹棚處理屍體，當時扮成「婆婆」的盈盈表示，已用藥物將屍體化了。

難道平一指是詐死，盈盈又故意爲他掩飾？

其次，林平之撞壁身死，也是他在場，且由秦武等人，連夜將靈柩護送回洛陽。

縱然平一指醫術高明，天下無出其右，又怎能使林平之死而復生？

最後他想到帶林平之求醫的少女，據尚志說，兩位長老曾見她施展「一指禪」，那豈不是曲非烟？

但林平之即使是詐死，又怎會跟曲非烟在一起？

一連串的疑問，重重解不出的謎，使令狐冲感到如同墜入五里雲霧……

忽聽牡丹笑問道：「爺，今晚要不要咱們也『加把勁』？」

令狐冲突然將她推起，道：「今晚我不喝了！」

海棠會錯了意，嫵媚地笑道：「咱們還沒加把勁兒，爺倒是等不及啦！」

令狐冲却起身離座，一言不發往外走去。

兩個窯姐兒大出意料之外，慌忙起身追出來，齊聲問道：「爺！您怎麼說走就走……」

令狐冲充耳不聞，穿過花廳，直向外走。

就在這時，突見大門口的龜奴，正在迎客，向一位身穿華服，風度翩翩的美少年鞠躬哈腰道：「公子，請進請進……」

美少年一脚跨進門，正好跟令狐冲打個照面。

令狐冲微微一怔，似覺這少年甚是面熟，却想不起曾在何處見過。

美少年也是一怔，突然回身奪門而出。

令狐冲疑念頓起，猛然想起來接兩個窯姐兒的「公子」，那不正是曲非烟？

一個箭步射出大門，只見美少年的背影，正向大街上疾奔而去。

他正待急起直追，不料牆邊黑暗處，出其不意地衝出一輛馬車，直向他衝來。

令狐冲一閃身，避開馬車的衝撞，却因帶有幾分醉意，一失足跌向了牆邊。

待他挺身跳起，馬車已飛騁電馳而去。

他不禁驚怒交加，拔脚就在後猛追。

幸好時已深夜，街上不見什麼行人，否則非遭馬車撞傷不可。

馬車雖疾駛如飛，却不及令狐冲的輕功。

他這時酒意已清醒，施展出絕頂輕功，那消幾個起落，便已迎頭趕上。

車把式大驚，情急之下，揮起手中長鞭，「呼」地一聲向他抽來。

令狐冲伸手一把接住鞭頭，用力往回一奪，心想對方若不及時撤手，必被他連鞭帶人，

一起拖跌下車座。

那知車把式膂力過人，反將他拖得向前一衝，直朝車轅撞去。

令狐冲已有前車之鑑，不敢貿然施展「吸星大法」，將對方眞力吸爲己有。

倉卒間，不及撤手，只得雙足猛力向前一蹬，正好踢中馬腹。

只聽一聲慘嘶，那匹拖車的健馬，已是肚破腸流，血雨濺中倒斃。

由於車正疾駛，衝力極大，拖車的馬邃然倒斃，使馬屍被衝帶拖出數丈，馬車方始停住。

令狐冲也被車身一撞一帶，反彈出兩丈開外。

幸而他臨危不亂，急施「千斤墜」，使身形平穩落地，毫髮未傷。

車把式却從車座上，全身向前飛射而出，一頭撞上一株合抱大樹，頓時頭破血流，昏死了過去。

令狐冲掠身而至，上前仔細一看，竟是那女扮男裝的洪巧娘。

這一點，他並不感到意外，曲非烟既然扮成「公子」來「留香院」接那兩個窯姐兒，這婦人裝扮車把式又何足爲奇？

伸手一探她鼻息和脈博，只是撞昏而已，令狐冲不禁暗喜，心想：「只要等她醒來，還怕她不招出藏匿林平之的地點？」

正待伸手點向這婦人穴道，使她清醒時無法脫逃。

不料，身後突然響起個少女的聲音道：「令狐冲，事由我起，衝着我來好了！」

令狐冲猛一回身，夜色蒼茫下，站在兩丈外的，可不正是那女扮男裝的曲非烟！

——請看下册——

出版者：皇鼎文化出版有限公司
發行人：趙　震　中
登記證：局版台業字第二〇五三號
連絡處：台北市晉江街一三〇號
電　話：三九七二三八八
連絡電話：三五一一七〇七
郵政劃撥儲金帳號第〇一五八一三〇—九號 趙震中帳戶
印刷者：本社印刷部
定　價：新台幣一六〇元
　　港幣
中華民國七十七年一月出版

版權所有　翻印必究